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The border is composed of a top arch, two vertical sides, and a bottom arch, all featuring repeating floral motifs and elegant scrolls.

中學叢刊

31

中學畢業前後

開明書店印行



3 0530 0217 0

527.1307
454-3

目次

我的中學生時代·····	(一)
一·····	章克標 (三)
二·····	尤墨君 (三)
三·····	夏丐尊 (三)
四·····	胡愈之 (三)
出了中學校以後·····	(四)
一 我的苦學經驗·····	豐子愷 (四)
二 我的自學經過·····	朱文叔 (六)
三 出了中學校以後·····	趙景深 (七)

四	從郵務生而新聞記者	胡仲持(九)
五	過去隨談	葉聖陶(〇〇)
六	從商人到商人	章錫琛(二一)
七	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	茅盾(三一)
八	出了中學校	汪靜之(三三)
	中學生體驗實話	(三五)
一	從臨畢業談到就業	堤柳(四五)
二	初中的三年	石影(六四)
三	失學的故事	斐兒(五四)
四	畢業了	王英(六六)

我的中學生時代



這樣一個題目下面的文章寫不好，我頗有自知之明。青年人是只知道未來，老年人才只回憶過去，我年紀固然已不大青了，但自以為也未至於老，對於回憶之類，確也興味毫無，這是原因之一。

第二，就因為我在學生時代很是平凡，並不會做什麼大壞事，可以做一篇懺悔錄來作為後來者的前車之鑒；也不會做了什麼好事，可以記述出來，作為當代青年的楷模。那麼寫出來的東西，勢必精彩毫無，而看了等於不看，在作者讀者，都是白費心力的事。

那麼，其實我大可以不寫什麼回憶。況且我們的過去時代的中學生活有什麼可以回憶呢？男女同學的事情，我們在做學生當時是沒有的，所以要記述些 *school life* 的插話是沒有的，除了捏造以外，但捏造不是回憶。我們那時所謂學生運動也還不會有什麼勢力，要想記述些 *heroic* 的行動，也只好在空想中去想像出來，但想像也不是回憶。我所聽

有的回憶，只有像外國文法的不規則動詞的變化一般乾燥無味的東西，當然不能引起多大的興味，我真不要寫這個題目下面的文章。

但是寫文章的目的難道全然在於引起別人的興味嗎？我這樣反詰自己。對於這個反詰，無話可以回答，便成了我非寫這一篇文章不可的理由，當然，在別的人也許以爲是不能成爲理由的，但在我則已是不能否認的大理由了。

我的中學校是浙江的省立第二中學，地點在嘉興。我畢業是在中華民國七年的夏季，記得不會留級過，那麼上推四年，入學的時期當在民國三年的秋季。那時我年齡已經十五歲了（約滿十四歲），不過因爲生得很小，所以坐火車還買半價票子的。等到入學之後，我才發見了我的年齡太小，全級分二班，計一百餘人之中，操體操排隊伍時，我總在末尾的前一二位吧。在全級也是全校學生中，年齡比我小的，幸而還有一人，同年紀的，倒也有三四人，但因爲年幼，體力不如別人，相打起來總喫虧，這是我當時頂不平的。

更不平的還有，當時學校中的舍監先生們，我們都叫他們「飯桶」的，很明白達爾

文進化論的原理，見了強大兇橫的學生，不但不敢干涉一切，而且常示以諂笑的顏色，而對我們弱小的幼年生，則如同小鬼羣中之暴君大王了。我的曾經被學校當局大加一頓訓斥，以致涕泗橫流，而且受了記大過一次，禁假三星期的處罰，也就是爲了舍監先生中之一人，我叫了他的雅號「鬍子」，恰被他走在我背後聽見了。也許是當面叫了他一聲「飯桶」，所以使得他十分動了怒吧。這事情的實際，我已記不清楚了，但在學校中的成績報告單上，我的操作就此被填了個「丁」字，而且以後無論如何安分守己，也總不能超過「丙」字，不過我自信，我的操作，恐怕在全校學生中，也可以算是一個善良分子的，因爲我是個無能力的人。

在知力一方面，聰敏我倒還算可以，讀書很不用心，但總能保持及格以上的分數，每到了大考的時候，別人要特別用功，早起晏眠，甚至於私下買了洋燭「開夜車」，我卻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和別人作耍，弄到別人叫苦發怒，我才哈哈大笑，自鳴得意。這一點是少時自己買弄聰明的不好行爲，但別人對我的不好行爲，卻因爲考試的結果，我總還可以

及格而非常驚佩，所以使我益加得意了。這在別一方面的理由，是由於學校當局獎勵體育及運動，我們生了誤解，以為頑皮也是運動之一種。

那時候，二中的校長是計仰先先生，在我們入學的一年上，他對於學生的體育特別關心起來，像強迫教育一樣，有一種強迫運動的規則發布。在下午四時功課完畢以後，每個學生都須到操場上去參加各項的運動，那時把自修室和寢室上了鎖，便是躲在廁所裏談天的，也去驅逐出來，都得在操場上，即使什麼事不做，也得站在操場上。於是操場的面積覺得太小了，便買了祥符寺隣旁的桑地，掘起了桑樹，把牠擴充為運動場。

次年，更加以整頓擴充，在學生身上徵收新規的運動費，運動的設備也極度加以整頓，頂值得記述的，是買了幾艘外國人用舊的短艇，作賽船之戲，在校後的河岸上，新築了碼頭，於是放船下去，出了水西門，便是運河，水手們便可以大顯身手了。別種的運動也都有，足球，網球，籃球，排球，棒球（但室內式），連田徑賽都特地築了個煤層的跑道圈，還聘請了一位美國來華白相的學生叫做 George Hudson 的做體育指導，錢恐怕實在化了

不少。結果，足球便雪了十年來之積辱，打敗了同地的教會學校的秀州中學，網球的友誼比賽，也占了上風，漕艇，因為全省中沒別處可以比賽的，只能與杭州的之江大學作了一次試賽。再一年後，派了二十名選手初次加入浙江的省中學聯合運動會，有SM符號的青色運動背心，震動了全杭州的青年，雖則不曾奪得錦標，而已聳動了一時的耳目，因為失敗是由於二三個運動員的過失，而實力之強，則是衆目所共睹的。

在這樣一種尙武的風氣之下，使我對於各項運動件件都有點門徑，但是因為喜玩的太多了，所以一項都不精。無論水上，陸上，田徑賽，球類，我都愛好，但我總不能成爲一個有專長的選手，第一因為我體力弱，實力不充足，是沒有辦法的。不過成不了選手也不至於使我不歡，反而有不受拘束的自由，並且真的運動趣味，也與選手不選手無關係，我對於運動，當時是很愛好的。星期日休假日總在運動場上玩，讀書的時間很少，而運動的時間較多，如其在夏天，更甚。因為出去習游泳和漕艇，有時放船到南湖，有時放船到三塔灣；總要到過了規定的晚飯時間才能回校。校中也特別優待這十多個人（因為船只有三

艘，只能容十餘人。晚飯也預備了較豐富的菜肴，我有時也得享這特殊的厚惠。

那時候飯喫得很多，有一次友朋間比賽喫飯，我可以喫到八碗，頂多的一位喫了十四碗，那用的碗也並不小，總足容三百克水量的樣子。平常我也可以喫四五碗飯，現在每次喫不上二碗，已經飽得不堪，真有點不勝今昔之感。自然那時候身體很好，氣力雖不很大，但是很有一點長力，持久力，譬如我在二百多米長跑圈上，可以跑三四十個圈子，譬如我一天到晚連續去做各項運動，到末了也並不覺得疲倦，真是不容易的。

體育方面多放了注意，在功課上多少總有點影響，第一學年考試的結果，我們一年級全級中，沒有一個人平均成績在甲等即八十分以上的。但是成績都比較平均，雖則也有幾位無法升級的，全體的總平均倒也和別的級上不相上下。我個人是位在中間，不壞也不好，得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不過到了三四年級上，我的分數卻比較多了，那因為關於藝術科即音樂，繪畫，手工等科目，我是很不得意的，而數學理化方面我比較可以多得些分數之故。而且在初時我進了學校也並不把分數放在心上，後來因為別人都很用功讀

書，我也稍稍受了點感化。

本來，在各項科目中，國文也是我喜歡的一科，在第一二年級上，每次作文的成績，我總在第五名前後的，但到了第三年上，擔任我們國文的朱蓬仙先生到了北京，換了一個先生來，是一個別有一派的先生，我的名次突然降低了，竟降到了倒數上的第五六的地方，這樣我對於文章的興趣就減削了，那時剛開始學幾何，又感到了新的興味，就轉到了算學一方面來，這一轉換，令我走錯了十年的路程！——我中學畢業後，就到日本，次年三月，進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入算學科，東京高師畢業後，又入京都帝大算學科，一年之後，對於算學又討厭起來，現在差不多又與算學絕緣了。

學校生活是一種團體的生活，我們那時大都是寄宿生，全校學生三百人，通學的不到三十人，所以這二百七十餘的青少年男子，來構成一大集團的生活，確也很有興味。這一羣人之中，年紀最大者約二十三、四，最小者十三、四歲，相差有十歲上下，是不能和協在一起的。他們年長的有年長的小團，星期日大抵是到街上去走，遊南湖、煙雨樓，或者到杉

青開品茶，慶豐館喝酒等等，而我們年少的，還不會知道這些趣味，只能在校門口買零碎果餌小食喫，及在運動場上玩。

賭博的事體，大概也免不出有，那是年長者的玩意兒，總是在校外幹的。因為校內的規則檢查極嚴，在廁所中時常有學監先生去查香煙出來而把人記過，在寢室裏查出了私看小說而被記了過的朋友也有，那搜了去而極口可惜着的，我記得像是留東外史，本要借來看的，我也沒有法借了。眉目姣好一點的同學，受人們的傾倒，也是事理之常。其間也沒有什麼特別可記的，因為都是很平凡，而不值得一記的。即我也曾喜歡一個脣紅齒白的少年同學，我現在還和他有很可以說的友情，那是一種友情，我特別聲明，這聲明的有沒有效力，我也不用顧到。

提倡運動之後，尚武的風氣所生必然的結果，是一種尊重粗蠻的精神，我那時也很感染着，衣裳穿得愈破愈污，自以為愈加光榮，在第四學年上，冬天的制服，大衣都破了，我也不再做新的以增加家庭的負擔，穿了那有不少破洞的衣服在街上走，使得路人側目，

而我是意氣揚揚的。（後年到了日本，知道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也正有這一種風尚，很使我發了會心的微笑。）不過這風氣好像只是一時的，我們畢業之後不久，即使是運動選手也要紅紅綠綠的美麗運動衫了。

那時沒有什麼學生會的，級長是由學校中指派的，在我的第二學年上，也曾起了小小一次風潮，不過秩序很好，對於校具什麼，一點不會破壞，而事後好像也只開除了二三個學生了事。以後我們是受了麻醉，我們自以為我們的學校是頂有名譽頂好的學校，而每個學生都以此自豪，大家拚命講究體育，講究功課，並不生以外的心思，到了考試也不想迴避。——據推測，因為學校中發生風潮的時期大都在將考試時，故有大半是因一部分學生想迴避考試之故而出此舉，所以也有些教育家主張廢除大考以爲消弭風潮之根本良策的。這一種見解，我不想可以是非。

別人常常說，中學生的生活是人生中頂快樂的時期，但我一點也沒有此種感想。因爲我家很窮，進中學也是勉強的，父親過爲我資質比較還好，所以勉強送我進中學去的。

本來我先去考清華學校的，父親同我到杭州去投考，自然不會被錄取，那時的清華學校，每省有定額的學生，而此錄取是操之若干私人的掌握之中，考試不過一種騙人的形式，是我後來才知道的。因為很窮，比之同學們在物質的享受上，什麼都不如，所以我總不會得到快樂過，雖則過分的不快也沒有。

我在嘉興讀了四足年的書，嘉興城中的街道我還不十分認識，那可以知道是大體不大到外邊去走的；因為外邊去走總要化錢，而我沒錢，還是留在校中打打球洗洗自己的衣服更好。特別可以記述的事情，我實在沒有，所以上面記述的也很少我個人的事情，但是一個人的在團體中生活，正該沒入於團體而作為團體的一分子，才是正當的，我的中學校生活很少我個人的事情，就可以算合了這一條原理吧。那麼，這真是意外的收穫了。

「中學生時代」在我的小傳中最可寶貴的一章裏——於今思之——猶覺得戀戀呢。

投考中學的經過

這是二十五年前的事。蘇州府中學堂（以下簡稱府中）招收學生了。那時我還在第一民立小學堂裏讀書，每年學費和膳宿費，記得要用去父親的心血錢六十四元之巨。倘使我做了中學生呢，我可以免費入學，因為官辦學堂，當時都不收一切費用；而府中也是官辦的。這是我投考府中的原因。然我敢說，那次我即考不取，父親年年也斷不會吝出此一筆巨款的。他早失學，期望於我者甚大。

在那時的青年，能識得幾句英文，已經有「洋學生」的資格；何況我讀了英文已近三年。往府中報名時，我遂犯了誇大狂，寫上英文會讀過四年。當時考試全憑學力，故報名

無需經過驗文憑的手續，而且照片也無需繳費，也不用納，只要請府學教諭保得「身家清白」就行了。考試只注重中文、英、算，可考可不考。什麼「各科常識」在那時還沒有這新奇的名稱呢。

初試的中文題是：「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義。」須作三百字方為完卷。這題，假使在今日有人要請我做成一篇什麼「義」，我只好繳白卷了。可是我當時如何完卷，自己也不知道。我只知這題出於易經。

大概時隔半月，有位私塾裏的同學許君來告我說：「府中初試，你已錄取，你為什麼不去覆試？那日覆試，總辦（即校長）許太尊親臨點名，他見你不到，並且還說，他的學堂開辦纔逾二年，學生的英文程度也不過只有二年多呢！」許君又告我，那日因覆試報到者很少，所以府中已擇定某日，續行補考。

我懷著一種又驚又喜的心理去應覆試：喜的是，初試我居然錄取；驚的是，英文考試，我恐怕要丟臉。那日的中文試題是：「王珪以師道自居論。」下午英文考試時，一輩監試

及與試的員生對我都很注目。李君 磐先生（府中的英文正教習，當時教員稱教習）口問我讀過什麼讀本和文法後，即指著字林西報上的一則路透電，命我朗誦解釋，那報本執在他手中的。然後我退坐在指定的地方聽候筆試。李先生真要難我，他就把字林西報上的一則火警新聞譯成中文，再命我還原——譯成英文。還有一位英文副教習陳保之先生說：「英文究竟有幾年程度，只消他一動筆，便可試出啦！」我想，我真要丟臉了。李先生和顏悅色地在旁監視著。我纔譯得一半，他即說「好了！」同時他還估價似的斷定我的英文程度只有二年半。主試宋委員——許總辦的代表——便提起硃筆，在我的中文試卷面上批道：「英文有二年半程度，甚好！」他還笑嘻嘻地把批語給我看，那張胖胖的臉兒上，夾着幾點麻點，我現在還有些記得哩。

府中揭曉了，學生正取二十名，我微倖取在倒數第一！

我是中學生

入學手續，很是簡單。報到後，我在書辦處（即書記室）具了一張值洋五角的「結」。

(即志願書)這五角是那書辦的繕寫費，也是他們的特別收入。

「府中的校舍是多麼宏大而深邃呀！」我走進我的自習室(現稱自修室)裏時，這麼奇異地想着。一位姓沙的同學指導我備了紅帖。我於是隨了齋夫(即校工)往東往西的拜謁老師。

等到一切手續辦竣，我儼然是個中學生了！

我的中學生生活

府中裏學生分級是如此的：中英算程度哪種高的，編入「前堂」；次的，編入「後堂」。(那時府中裏的教室共有二間：一在前進，一在後進。)中文和算學，我初俱在後堂上課。英文則編入前堂「甲組」聽講。(這甲組的名稱，還是我今日自定的，因為那時在前堂聽講的同學分有二組故。)這倒頗如現在小學的複式編制，也很合現在中學的能力分組。第一天上中文課，那位張孕襄先生踱進課堂時，各同學齊都起立，向他作了一個揖。他也還揖。我纔知道，中學生待老師的禮節要這樣隆重。講義發下後，我纔第一次看到真

筆版的油印講義。

作文的題目，無非是什麼「四書義」和什麼「史論」。做得最好的，每次至多不過得十二分。我初做中學生，作文分數常得到九分以上。有時我得着十二分，那篇文章，我真不厭百回讀啦！十三分我沒有得着過，便是各同學也沒有得着過。

歷史和地理亦是張先生教的。我們每課至少要做札記一則，發表心得。做得最好的，每次可得四分。

後來我升入前堂上課了。那位王鶴琴老師，道貌尊嚴，鬚髮皤然，我們都稱他爲「府中之大老」。他教我們作文須樸實說理，力避浮辭濫調；又教我們說文，又教我們破體字和俗字一概不許寫。當他高坐在講壇之上替我們改文卷時，我對了他生出無限的敬意。沒有他，我怎知什麼字有破體俗體之別，又怎知什麼說文，又怎知什麼作文要避浮辭濫調呢？

英文呢，我初讀的是巴德溫氏讀本三集和納氏文法二集。李君磐先生對我們同學

非常和藹。他常取報紙上的地方新聞或摘錄微草堂筆記，命我們試作翻譯。有時我們也學寫信，或作短文。分數多少，他不發表的，我們當時也少注意到牠。

算術從命分（即分數）授起，教我們的教習是王強之先生。他不用課本，不用講義，全用口授。當他背了我們在黑板上演算之際，我看到漆黑的黑板上襯着雪白的白字，式既整齊，字又漂亮，如讀完好之碑帖，不禁大羨。可是我屢要學他，終學不像。除黑板演習之外，我們在夜裏還要作習題。學到百分法，我們升入前室乙組了。翟得龍先生異常嚴厲。一次黑板演習算不出，他便要天天叫着你！我初次演習，總算被我逃過一重難關。此後，他也不常叫着我了。例題，每夜自習時，我們常要做到三十題以上；分數呢，亦至多不過十二分。算術授完了，他教代數，并告訴我們這有「大」「小」之別。

在那時有位外國人或留學生來做中學教習，是值得重視的。博物理化教習葉基楨先生曾留學日本，我們都目他爲嶄新的人物，常請他講些日本的政教風俗。他并諳催眠術，——據彼自云——我們屢次請他一試，他總不允。圖畫一科是一位日本村井先生教

授，葉先生作譯人。我還記得第一次畫鉛筆畫，我們臨摹的是一把茶壺。這二位先生上課時，向他們「作揖」的敬禮始改爲「鞠躬」。

體操教習屢屢易人，故我已不記得他們的姓名了。上操時，對教習的敬禮是「舉手」。逢雨天，我們也要上操，因爲有一間在當時所視爲很大的雨天操場可以容我們操徒手，所以沒法可以避免。什麼課餘運動是沒有的。踢足球，盤槓子，跳木馬，走天橋，都可隨各人的所好而大玩一下。

課餘，我們又可自由出入府中面對滄浪亭，中隔清流。亭外假山，鱗峒可數，我常優游其間，大有徜徉湖山之樂。

夜裏自習，最是辛苦。我作札記，做翻譯，演算草，連紅樓夢和革命軍都無暇偷看。

我的收入

中學生是分利者，我有什麼收入呢？是不是投稿賣文麼？完全沒有這回事。卽有，我恐亦不敢作此妄想。我的收入是「分數錢」和獎金。

府中注重積分，中英算三科的分數，按月一結。成績優者，可得獎金，我們稱牠爲「分數錢」。「分數錢」的支配，操在各教習之手；得獎的標準，他們各自爲政，從不公布的。體操一次不缺課，「分數錢」亦可得洋五六角。我每月平均可有四五元的收入，零用及置辦衣服等費都取給於此。猶憶某年初夏，我做了一件黑羽紗長衫和一件鐵線紗馬褂，幾耗去我一月多的分數錢；同學們見我有這種鮮衣華服，無不嘖嘖稱羨哩。

還有會考的獎金。府中每隔一月或二月，舉行中英算各科會考。名次取得高的，可以得獎。每次我可得洋四五元或六七元不等。

中學生時代的終了

我在府中讀了二年多。右鄰可園裏忽大興土木，奏准設立的游學預備科已擇定那園作爲校址了。府中奉到一紙公文，命保送優等生若干名與試。那時候學堂已改作紳辦，「總辦」也改稱「監督」。監督江霄懷先生便派定朱秦楊三位同學和我四人前往應考。我們知道了，人人都憂形於色，因爲游學預備科是造就出洋人才的專校，入學考試一

定不易。而且有官費出洋的希望，投考的人一定很多。倘使考試失敗，我們又何以副學堂保送之望呢。

一天，我們上罷英文課，王鶴琴老師笑逐顏開地走來向李君磐先生說道：「我們保送的四人都已錄取了。」李先生問道：「誰的名最高？」王老師說：「墨君列在第六名。」

我的小傳中最可寶貴的一章——中學生時代——於是要告結束了。翟得龍先生護送我們入游學預備科，并填寫保證書，我們每人應繳的保證金五元，亦由府中繳付的。我初入學時，眼高於頂，以為我的學問至少可以夠得上「預備出洋」四字了。那知名次比我低的同學還要勝我幾倍。

珍奇的雜憶

我入中學，僅化了洋五角。

我在中學，每月可得「分數錢」。

官辦時，校長稱「總辦」；紳辦時，校長稱「監督」、「校長」二字，我未曾聽到過。

上課，退課；起身，就寢，搖鈴爲號。喫飯則敲梆。「一聲梆子響，蜂擁上飯堂，」這是何等的情狀啊！

對教師致敬分三種：（一）作揖，（二）鞠躬，（三）舉手。

每逢初一與十五，我們須謁聖（即拜孔子）。

忙裏偷閒，我亦曾執了一本革命軍，高聲讀道：「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嗚呼！刀加我頸，鎗指我胸，我敢曰：賊滿人之虐待我！

戴上金邊的平頂陸軍帽，穿上鑲邊的黑布操衣，我徜徉於市，有人指着我說，這是洋學生！

夜裏自修點的燈是「油盞」，我們每月可領「油火錢」四百文。

作文，札記，算草各簿，每隔一月發一次。同學見我有餘，願以洋燭和我交換。

若說我是中學畢業生，我卻未曾取得一張文憑；若說我未曾畢業，游學預備科卻承認我有考試資格。

中學校時代，在年齡上是指十三四歲至十八九歲的一段的我。今年四十六歲，我的中學校時代已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正是由科舉過渡到學校的當兒，學校未興，私塾是唯一的學校。我自幼也從塾師讀經書，學八股，考秀才，後來且考舉人。及科舉全廢的前兩三年，然後改進學校，可是卻未曾曾在甚麼學校裏畢過業。未曾得過卒業文憑。

我上代是經商的，父親卻是個秀才。在十歲以前，祖父的事業未倒，家境很不壞，兄弟五人之中據說我在八字上可以讀書，於是祖父與父親都期望我將來中舉人點翰林，光大門楣，不豫備叫我去學生意。在我家坐館的先生也另眼相看，我所讀的功課是和我的兄弟們不同的。他們讀畢四書，就讀些幼學瓊林和尺牘書類，而我卻非讀左傳詩經禮記等等不可。他們不必做八股文，而我卻非做八股文不可。因為我是要豫備將來做讀書人的。

十六歲那年我考得了秀才，以後不久，八股即廢，改「以策論取士」。八股在戊戌政變時會廢過，不數月即恢復，至是時乃真廢了。這改革使全國的讀書人大起恐慌，當時的讀書人大都是一味靠八股喫飯的，他們平日朝夕所讀的是八股，案頭所列的是闡墨或試帖詩，經史向不研究，「時務」更所茫然。我雖八股的積習未深，不會感到很大的不平，但要從師，也無師可從，只是把大題文府等類攔起，換些東萊博議讀通鑑論古文觀止之類的東西來讀，把白摺紙廢去，臨摹碑帖，再把當時唯一的算術書筆算數學買來自修而已。

那時我家裏的境況已大不如從前了。最初是祖父的事業失敗，不久祖父即去世。父親是少爺出身，舒服慣了的，兄弟們爲家境所迫，都託親友介紹，提早作商店學徒去了。五間三進的寬大而貧乏的家裏，除了母親和一個嫂子，就剩了父子兩個老小秀才。父親的書箱裏，八股文以外，有一部史記，一部前後漢書，一部韓昌黎集，一部唐詩三百首，一部通鑑綱目，一部文選，一部聊齋志異，一部紅樓夢，一部西廂記，一部經策通纂，一部皇清經解，

還有幾種唐人的碑帖，與桐蔭論畫等論書畫的東西。父子把這些書作長日的消遣，父親愛寫字，種花，擊潔居室，室裏乾淨清靜得如庵院一般。這樣地過了約莫一年。

親戚中從上海回來的，都來勸讀外國書（即現在的所謂進學校）。當時內地無學校，要讀外國書只有到上海。據說上海最有名的是梵王渡（即現在的聖約翰大學），如果在那裏畢業，包定有飯喫。父母也覺得科舉快將全廢，長此下去究不是事，於是就叫我到上海去讀外國書。當時讀外國書的地方也並不多。外國人立的只有梵王渡震旦與中西書院，中國人立的只有南洋公學。我是去讀外國書的，當然要進外國人的學校。震旦是讀法文的，梵王渡據說程度較高，要讀過幾年英文的才能進去，中西書院（即現在東吳大學的前身）入學比較容易些。我於是就進中西書院。

那時生活程度還甚低，可是學費卻已並不便宜，中西書院每半年記得要繳費四十八元。家中境況已甚拮据，我的第一次半年的學費，還是母親把首飾變賣了給我的。我便友同伴到了上海，由大哥送我入中西書院。那時我年十七。

中西書院分爲六年（？）畢業，初等科三年，高等科三年，此外還有特科若干年。我當然進初等科。那時功課不限定年級，是依學生的程度定的。英文是甲班的，算學如果有些根底就可入乙班，國文好的可以入丙班。我英文初讀，入甲班，最初讀的是華英初階，算學乙班，讀筆算、數學、國文、甲班。其餘各科也參差不齊，記不清楚了。各種學科中，最被人看不起的是國文，上課與否可以隨便，最注重的是英文。時間表很簡單，每日上午全讀英文，下午第一時板定是算學，其餘各科則配搭在數學以後。監院（即校長）是美國人潘慎文，教習有史拜言、謝鴻賓等。同學一百多人，大多數是包車接送的富者之子，間有貧寒子弟，則係基督教徒，受有教會補助，讀書不用化錢的。我的同學中，很有許多現今知名之士。記得名律師丁榕，經濟大家馬寅初，都是我的先輩的同學。

中西書院門禁森嚴，除通學生外，非得保證人來信不能出大門一步，並且星期日不能告假（因為要做禮拜），情形幾等於現在的舊式女學校。告假限在星期六下午。我的保證人是我的大哥，他在商店做事，每月只來帶我出去一次，有時他自己有事，也就不來。

領我。我在那裏幾乎等於籠鳥。尤其是禮拜日逃不掉做禮拜覺得很苦。

禮拜真真多極。每日上課前要做禮拜，星期三晚上要做禮拜，星期日早晨要做禮拜，晚上又要做禮拜。每次禮拜有舍監來各房間查察，非去不可。每日早晨的禮拜約須三十分鐘，其餘的都要費一小時以上。唱讚美歌，禱告，講經，厭倦非凡。這種麻煩，如果叫現今每週只做一次紀念週猶嫌費事的學生諸君去嘗，不知能否忍耐呢。

讀了一學期，學費無法繼續，於是只好仍舊在家裏，用華英進階華英字典（這是中國第一部英文字典，商務出版）代數備旨等書自修。另外再作些策論四書義，請邑中的老先生評閱。秋間再去考鄉試。舉人當然無望，卻從臨時書肆（當時平日書店很少，一至考試時，試院附近臨時書店如林）買了嚴譯原富天演論等書回來，莫名其妙地翻閱。又因排滿之呼聲已起，我也向朋友那裏借了新民叢報等來看，由是對於清末清初的故事與文章很有興味。明季稗史，明夷待訪錄，吳梅村集，虞初新志等書都是我所耽讀的。

十八歲那年，因了一位朋友的勸告，同到紹興府學堂（即現在浙江第五中學的前

身)入學。在那一二年中內地學堂已成立了不少。當時辦學概依奏定學堂章程，學制很劃一。縣有縣學堂，性質爲現在的高小程度，府學堂則相當於現在的中學，省學堂相當於大學豫科，京師大學堂即現在的所謂大學了。學堂的成立，並無一定順序，我們紹屬，是先有中學，後有小學的。府學堂學費不收，宿費更不須出，飯費只每月二元光景，並且學校由書院改設，書院制尙未全除，月考成績若優，還有一元乃至幾毛錢的「膏火」可得（膏火是書院時代的獎金名稱，意思是油燈費）。讀書不但可以不化錢，而且弄得好還有零用可獲得的。

府學堂的科目記得爲倫理，經學，國文，英文，史學，輿地，算學，格致（即現在的理化博物），體操，測繪（用器畫與地圖），功課亦依程度編級，一如中西書院的辦法。我因英文已有每日三點鐘半年及在家自修的成績，居然大出風頭，被排在程度頂高的一級裏，算學與國文的班次也不低。同學之中年齡老大的很多，班級皆低於我，我於是頗受師友的青睞。

國文是一位王先生教的，選讀皇朝經世文編，作文題是「范文正公爲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之類。經學是徐先生（即刺恩銘的徐烈士）擔任的，他叫我們讀公羊傳，上課時大發揮其微言大義。測繪也由這位徐先生擔任。體操教師是一位日本人。他不會講中國話，口令是用日本語的，故於最初就由他教我們幾句體操用的日本語，如「立正」，「向前」之類。倫理教師最奇特，他性朱，是紹興有名的理學家，有長長的鬚髯，走路蹣跚，寫字仿朱子。他教我們學「灑掃應對」，「居敬存誠」，還教我們舞佾，拿了雞尾似的勞什子作種種把戲。據他的主張，上課時書應端執在右手，不應挾在腋下，上班退班，都須依照長幼之序「魚貫而行」，不應作鳥獸散，見先生須作揖，表示敬意。我們雖不以爲然，但卻不去加以攻擊，只以老古董相待罷了。

當時青年界激昂慷慨，充滿着蓬勃的朝氣，似乎都對於中國懷着相當的期待，不像現在的消沈幻滅。庚子事件經過不久，又當日俄戰爭，風雲惡劣，大家都把一切罪惡歸諸滿人，以爲只要滿人推倒，國事就有希望了。新民叢報，浙江潮等雜誌大受青年界的歡迎。

報紙上的社論也大被注意閱讀。那時戀愛尙未成爲青年間的問題，出路的關心也不如現在的急切（因爲讀書人本來不大講究出路，）三四朋友聚談，動輒就把話題移到革命上去，而所謂革命者，內容就只是排滿，並沒有現在的複雜。見了留學生從日本回來，沒有辮子，恨不得也去留學，可以把辮子翦去（當時普通人是_不許翦辮子的。）見了花翎顏色頂子的官吏，就暗中憎惡，以爲這是奴隸的裝束。盧梭，羅蘭夫人，馬志尼等都因了新民叢報的介紹，在我們的心胸裏成了令人神往的理想人物。羅蘭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已成了搖筆即來的文章的套語了。

我在這樣的空氣中過了半年中學生活，第二學期又輟學了。這次的輟學，並非由於拿不出學費，乃是爲了要代替父親坐館。原來，父親在一年來已在家授徒了，一則因鄰近有許多小孩要請人教書，二則父親嫌家裏房屋太大，住了太寂寞，於是就在家裏設起書塾來。來讀的是幾個族裏與鄰家的小孩。中途忽然有一位朋友要找父親去替他幫忙，爲了友誼與家計，都非去不可。書館是不能中途解散的，家裏又無男子，很不放心，於是就叫

我輟學代庖，功課當然是我所教得來的。學生不多，時間很有餘暇，於是一壁教書，一壁仍行自修。家裏人頗思叫我永繼父職，就長此教書下去，本鄉小學校新立，也邀我去充教習，但我總覺得於心不甘。

恰好有一個親戚的長輩從日本留學法政回來，說日本如何如何地好，求學如何如何地便利。我對於日本留學夢想已久了，聽了他的話，心乃愈動。父母並不大反對，只是經費無着。乃遍訪親友借貸，很費力地集了五百元，冒險赴日。

當時赴日留學，幾成爲一種風氣，東京有一個宏文學院，就是專爲中國留學生辦的，普通科二年畢業，除教日語外，兼教中學課程。凡想進專門以上的學校的，大概都在那裏豫備。我因學費不足兩年的用度，乃於最初數月請一日本人專教日文，中途插入宏文學院普通科去，總算我的自修有效，英算各科居然尚能銜接趕上。在那裏將畢業的前二三月，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招考了，我不待畢業就去跨考，結果倖而被錄。當時規定，入了官立專門學校，就有官費的。而浙江因人多不能照辦，我入高工後快將一年，猶領不到官費，家

中爲我已負債不少，結果乃又不得不中途輟學回國，謀職餬口。我的中學時代就此結束了。那時我年二十一歲。

總計我的中學時代，經過許多的周折，東補西湊，斷續不成片段。我爲了修得區區的中學課程，曾經過不少的磨難，空費過長期的光陰。這種困苦的經驗，當時不但我個人有過，實可謂是一般的情形。現在的中學生，在這點上真足羨豔，真是幸福。

四

胡愈之

一九一一年的陰曆正月二十日，我的父親送我到紹興府中學堂去投考。清早從我的家——浙江上虞——雇了一隻划船，到紹興府城，已經是黃昏時候了。這是我第一次的長途旅行，因為我雖然已有十六歲了，我還不曾離開過家鄉，到三十里以外。

論到我的年齡，早就可以進中學了。虧了我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我又是長子，所以從六歲上學起，就不會失過學。在本縣高等小學裏我讀了五年，差不多已修完了現在的初級中學的功課。那時候學制是非常雜亂的。我在高小裏，國文是已讀熟了古文辭類纂裏百餘篇的選文，數學習過了大代數，歷史看完了御批通鑑輯覽，地理教完了屠寄的寰瀛全志，物理，化學，博物，生理都學過了一點。論到我的年齡和成績，早兩年就該進中學了。但因為我自小多病，我的祖母和父親不放心我離開縣城，所以特意囑託縣立高小校的校長，把我留在縣校多讀幾年，直到十五歲那年冬季方畢了業。經我自己再三的要求，我

的家庭方允許送我進紹興府中學堂，這是離開我家最近的一所中學校。

到了紹興，我們下宿在府中學堂對門的一家木匠店內。府中學堂是舊府學改建的，從前我父親赴府學應考時，曾在這家木匠店投宿，所以有一點相識。這木匠店主是一對老年夫婦，有小孩數人。款待我們非常懇摯，後來這老年木匠成了我的救命恩人，這且待以後再說。

現在我先說當時紹興中學的情形。這時候的學制，每一府城設一中學堂。紹興府中學堂是爲紹興八縣而設的。清朝末年改變中學學制，分爲文實兩科，各四年畢業。紹興中學的較高幾班是用舊制，不分文實科。只有二年級有實科一班，一年級有文實科各一班。當時只要投考及格，各級都可插班。清末雖廢科舉，對於學校畢業生，仍給予功名出身。小學畢業的作爲秀才，中學畢業的作爲舉人，但必須從頭修完功課者，方有功名出身。中途插班者不給。我在小學時，常看些新民叢報、浙江潮、譚嗣同仁學一類的書報，幼稚的頭腦裏已裝滿了民主革命思想，對於功名出身，全不放在眼裏。所以我決意投考實科二年級，

因爲一則插班可以減少一年修業時間，二則我自信學力可以考入二年級，三則我對於數理科格外有興趣——雖然我出中學後因種種關係，早就把我所愛好的數理科丟了——進實科二年，最爲合算適宜。但我的父親卻抱着不同的主張，他以爲插入二年級，丟棄了將來的功名資格，甚爲可惜。不過我的父親在當時也已沾染了一些革命思想，對我的要求，倒也並不堅持。他只說要去信和我的祖母，叔父商量後再定。在三天中我的叔父卻來了兩封長信，一定叫我投考文科一年級。他說，我家「累奕書香」十餘代「讀書種子」，斷不能「棄文就實」，究竟是功名出身要緊，多讀一年書，不算什麼。並且說如進二年級，捐棄功名，祖母也極不以爲然。經我叔父的竭力主張，我的父親也勸我投考文科一年。爲了此事，我費了無數口舌，和父親爭持。終於是我得了勝利。我在實科二年級報了考，而且居然以第一名被錄取了。

進了中學以後，因同級同宿舍的有幾個老學生，是我小學的同學，大家都相識，所以也不覺困苦。實科二年級的功課非常繁多，用的課本都很艱深。不過我因爲在小學裏已

經學過了許多種中學的科目，所以除英文以外，都不感到十分困難。我在小學中已養成了習慣，往往愛看課外讀物，或者寫遊戲文章。進了中學還是如此。那年紹興府中學堂的學監是周豫才先生，就是後來用魯迅的筆名寫文的那位著名作家。他在我們這一級，每週只受生理衛生一小時，但在學校裏以嚴厲出名，學生沒一個不怕他。他每晚到自修室巡查。有兩次我被他查到了在寫着罵同學的遊戲文章，他看了不作一聲。後來學期快完了的時候，一天晚上我和幾個同學趁學監不在，從學監室的窗外爬進屋子裏，偷看已經寫定的學生操行評語，魯迅先生給我的評語是「不好學」三個字。這可以想見我在中學時的荒懶了。

在府中學堂上學期，我所經歷印象最深的，只有兩件事，即剪辮髮與鬧風潮。

大家都知道一九一一年是清朝最末的一年，那年上半年，革命雖未發動，排滿的空氣已到處瀰漫。紹興又是革命策源地。在不久以前被清廷捕殺的革命黨徐錫麟、秋瑾都是紹興人。那時紹興府中學堂的校長陳（？）先生和學監周豫才先生，都是日本留學生，

學生們都知道他們兩人是和同盟會及徐錫麟有過關係，雖然逢着聖誕日，他們都戴上假辮髮，率領學生向萬歲牌跪拜，但學生都明白他們是革命黨，是不得已而爲此，因此都對他們起了敬意。當時清政府對於革命勢力的鎮壓，雖然並不怎樣嚴密，但對於革命黨人，拿住了便殺頭，對於告密的人，升官獎勵，這種情形，在清末很是普遍。紹興因鬧了幾次的黨案，所以就地官員防止革命運動，非常出力。因此府中學內不得不格外謹慎。雖然如此，十餘歲的中學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們不會想到殺頭的恐怖，只會想到革命的壯烈。他們的心目中，都相信皇帝一定是要被推翻的，一個新世界將要到來。這新世界的內容如何，卻含糊的很。我在紹興府中學的那年上半年，忽然來了一個剪髮運動。沒有人知道是誰提倡起來的。許多高年級的學生把辮髮剪了。當時校外剪髮的人還很少。剪了髮的人是要被認作亂黨看的，亂黨就有被殺頭的資格。所以學生家長都反對剪髮。但在學生中間，不願剪髮的人往往被看作無用懦弱，被人家稱作「拖豬尾巴」。因此這剪髮成了學校中的大問題。後來學校中出了佈告，說學生剪髮，可以自便，學校不加干涉，但如因

剪髮而引起校外糾紛，發生危險，學校不能負責。在我看來，這佈告是贊成學生剪髮的，因為如果學校不贊成剪髮，便可以一律禁止，現在如此說，不過是避免家長的詰責而已。我在當時，自然是熱心剪髮的一個。可是家庭方面，卻來了幾次的警告，說如果我剪去了辮子，便永遠不許回家。我是弱者，沒有反抗家庭的勇氣，因此只好暫時保留髮辮，忍受「豬尾巴」的奇辱。

在那一年，我們這實科二年級起了一次風潮，我險些兒因這次風潮被開除了。風潮的起因，是爲了學生不滿意一位教動物學的教員。這教員是諸暨人，理科的知識是太欠缺。當時校內學生分山陰會稽籍，與諸暨新昌籍這兩大派，餘姚上虞籍的學生則處中立。山陰籍的學生中想乘機排斥諸暨新昌勢力，所以竭力鼓動同學攻擊那位諸暨教員。先寫了一封請願書給校長，要求撤換動物學教員。這請願書寫好後，要求全體同學共同簽名。這簽名的方法很巧妙，是畫成一個圓圈，各人將名字寫在圓圈周圍，因此無從找出簽名的先後。但山會學生很狡猾，他們故意把名字寫的很大，佔了很多的位置。剩下來的最

小的空白，叫我們餘姚上虞籍的學生——我也是一個——簽名。這請求書送去後，校長置之不覆。剛逢着小考，考到動物學時，全班學生約齊一律繳了白卷。當時校長和學監對付手段很嚴厲，一面是那動物學教員自辭了職，一面秘密查出幾個爲首反對教員的山會學生，一律除了名。這幾個山會學生本來就不是用功的學生，所以學校措置的頗爲得當。但山會學生不服，卻去向校長學監告訴，說鼓動風潮的全是幾個餘上學生，我也在內。他們提出的證據是說請願書的簽名，寫的最密的是我們餘上學生，照着習慣，依圓圈簽名，最初寫的一定寫的緊密，後來附從的，便寫的疎闊。因此要懲戒應先懲戒餘上學生。因此我幾乎被開除了。後來虧了一位和我們接近的教員替我們洗刷了才算沒有事。這是我第一次所受到的生活中的政治經驗。以後我在社會中所得到的經驗，有許多我在中學裏已經驗過的。

上學期匆匆過去了，我通過了學期考試，在家過了暑假，又回到校裏。我滿想平安修完了中學的學業，但下學期到校還未滿兩星期，便病倒在牀上，熱度非常高，已失了知覺。

府中學堂雖有一名校醫，卻不常到校。同寢室的同學以及舍監都不知道我病重，把我丟在寢室，沒人理會。這一回是虧了對門的老木匠。平時他常來校看我。這次他來看我時，我幾已不省人事。他非常着急，馬上替我雇了一隻划船，親自把我抱下船。在船裏我全無知覺。半夜到了家，忙請我的堂兄，一個醫生，診治，到天明方才有些清醒，以後算是漸漸救活了。據醫生說，再遲一天，我是沒救的了。所以這老木匠是我救命的恩人。前幾年我經過紹興，已找不到這木匠店和這長厚慈善的老木匠。現在我在這裏祝福他。

這一病就病了四個月。傷寒病初愈的時候，身體非常單薄，不能起牀，不能閱讀書報。每天我要求拿一份報紙來，放在牀頭閱看。母親和祖母恐怕我過分疲勞，不許我多看，記得有一次我因為在牀上急於想看報紙，乘四面無人的時候，支撐着起牀，走到對面父親的書房裏，偷了一份時報來，沒有回到牀上，因沒氣力，便倒在地下了。這時候我為什麼急着要看報紙呢？因為這時正是一九一一年十月。上海來的日報滿載着各地起義反正的大字新聞，清室推翻了，黎元洪在武昌做都督了，各處都挂着白旗了。這些驚人的消息，使

病後的我感到無限的喜悅與興奮。最使我快慰的，是當我病愈起牀的一天，一家人約定着一齊剪下辮髮，從前反對我剪髮的父親和叔父，現在自己也剪下辮子。我自己呢，卻不必再剪髮了，因為我經了一場大病早就脫去了滿頭的頭髮。

第二年春初，我已完全痊癒，而且成了新共和國的國民了。如再進紹興府中學，因缺了半年的課，非留級不可，我不願意。我當時忽然做起出洋的夢來，想讀好英文，考清華學校。因此我便進了杭州的英語預備學校。這學校算是專門學校程度的。我這太短促的中學生時代從此便閉幕了。但是至今我還懷想着這熱烈奔放的少年期，我癡心盼望這緊張興奮的一九一一年時代重又到臨。

出了中學校以後

一 我的苦學經驗

豐子愷

我於一九一九年，二十二歲的時候，畢業於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這學校是初級師範。我在故鄉的高等小學畢業，考入這學校，在那裏肄業五年而畢業。故這學校的程度，相當於現在的中學校，不過是以養成小學教師爲目的的。

但我於暑假時在這初級師範畢業後，既不作小學教師，也不升學，卻就在同年的秋季，來上海創辦專門學校，而作專門科的教師了。這種事情，現在我自己回想也覺得可笑。但當時自有種種的因緣，使我走到這條路上。因緣者何？因爲我是偶然入師範學校的，並不是抱了作小學教師的目的而入師範學校的。（關於我的偶然入師範，現在屬於題外，不便詳述。異日擬另寫一文，以供青年們投考的參考。）故我在校中祇是埋頭攻學，並不注意於教育。在四年級的時候，我的興味忽然集中在圖畫上了。甚至拋棄其他一切課業而專習圖畫，或托事請假而到西湖上去作風景寫生。所以我在校的前幾年，學期考試

的成績屢列第一名，而畢業時已降至第二十名。因此畢業之後，當然無意於作小學教師，而希望發揮自己所熱中的圖畫。但我的家境不許我升學而專修繪畫。正在躊躇之際，恰好有同校的高等師範圖畫手工專修科畢業的吳夢非君，和新從日本研究音樂而歸國的舊同學劉質平君，計議在上海創辦一個養成圖畫音樂手工教員的學校，名曰專科師範學校。他們正在招求同人。劉君知道我熱中於圖畫而又無法升學，就來拉我去幫辦。我也不自量力，貿然地答允了他。於是我就做了專科師範的創辦人之一，而在這學校中教授西洋畫等課了。這當然是很勉強的事。我所有關於繪畫的學識，不過在初級師範時偷閒畫了幾幅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又在晚上請校內的先生教些日本文，自己向師範學校的藏書樓中借得一部日本明治年間出版的正則洋畫講義，從其中窺得一些陳腐的繪畫知識而已。我猶記得，這時候我因為自己只有一點對於石膏模型寫生的興味，故竭力主張「忠實寫生」的畫法，以為繪畫以忠實模寫自然第一要義。又向學生演說，謂中國畫的不忠於寫實，為其最大的缺點；自然中有含有無窮的美，唯能忠實於自然模寫者，方

能發見其美。就拿自己在師範校時放棄了晚間的自修課而私下在圖畫教室中費了十七小時而描成的 Venus 頭像的木炭畫揭示學生，以鼓勵他們的忠實寫生。當一九二〇年的時代，而我在上海的繪畫專門學校中勵行這樣的畫風，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閉門造車。然而當時的環境，頗能容納我這種教法。因為當時中國宣傳西洋畫的機關絕少，上海只有一所美術專門學校，專科師範是第二個興起者。當時社會上人士，大半尙未知西洋畫為何物，或以為美女月份牌就是西洋畫的代表，或以為香煙牌子就是西洋畫的代表。所以在世界上看來我雖然是閉門造車，但在中國之內，我這種教法大可賣野人頭呢。但野人頭終於不能常賣，後來我漸漸覺得自己的教法陳腐而有破綻了。因為上海宣傳西洋畫的機關日漸多起來，從東西洋留學歸國的西洋畫家也時有所聞了。我又在上海的日本書店內購得了幾冊美術雜誌，從中窺知了一些最近西洋畫界的消息，以及日本美術界的盛況。覺得從前在正則洋畫講義中所得的西洋畫知識，實在太陳腐而狹小了。雖然別的繪畫學校並不見有比我更新的教法，歸國的藝術家也並沒有甚麼發表，但我

對於自己的信用已漸漸喪失，不敢再在教室中揚眉瞬目而賣野人頭了。我懊悔自己冒昧地當了這教師。我在布置靜物寫生標本的時候，曾爲了一隻青皮的橘子而起自傷之念，以爲我自己猶似一隻半生半熟的橘子，現在帶着青皮賣掉，給人家當作習畫標本了。我想窺見西洋畫的全豹，我也想到東西洋去留學，做了美術家而歸國。但是我的境遇不許我留學。況且我這時候已經有了妻子，做教師所得的錢，贍養家庭尙且不夠，那裏來留學的錢？經過了許久煩惱的日月，終於決定非赴日本不可。我在專科師範中當了一年半的教師，於一九二一年的早春，向我的姊丈周印池君借了四百塊錢，（這筆錢我才於二三年前還他。我很感謝他第一個惠我的同情）就拋棄了家庭，獨自冒險地到東京去了。得去且去，以後的問題以後再說。至少，我用完了這四百塊錢而回國，總得看一看東京美術界的狀況了。

但到了東京之後，就有許多關切的親戚朋友，設法接濟我的經濟。我的岳父給我約了一個一千元的會按期寄洋錢給我，專科師範的同人吳劉二君，亦各以金錢相遺贈。結

果我一共得了約二千塊錢，在東京維持了足足十個月的用度，到了同年的冬季，金盡而返國。這一去稱爲留學嫌太短，稱爲旅行嫌太長，成了三不像的東西。同時我的生活也是三不像的。我在這十個月內，前五個月是上午到洋畫研究會中去習畫，下午讀日文。後五個月廢止了日文，而每日下午到音樂研究會中去學提琴，晚上又去學英文。然而各科都常常請假，拿請假的時間來參觀展覽會，聽音樂會，訪圖書館，看 Opera，以及遊玩名勝，攢舊書店，跑夜攤 (Tomise)。因爲這時候我已覺悟了各種學問的深廣，我只有區區十個月的求學時間，決不濟事。不如走馬看花，呼吸一些東京藝術界的空氣而回國罷。幸而我對於日文，在國內時已約略懂得一點，會話也早已學得了幾聲。到東京後，旅舍中喚茶，商店中買物等事，免強能夠對付。我初到東京的時候，隨了衆同國人入東亞預備學校學習日語，嫌其程度太低，教法太慢，讀了幾個禮拜就輟學。自己異想天開，爲了學習日語的目的，向一個英語學校的初級班報名，每日去聽講兩小時。他們是從 A boy, A dog 教起的，所用的英文教本與開明第一英文讀本程度相同。對於英文我已完全懂得，我的

目的是要聽這位日本先生怎樣地用日本語來解說我所已懂的英文，便在這時候偷取日本語會話的訣竅。這異想天開的辦法，果然成功了。我在那英語學校裏聽了一個月講，果然於日語會話及聽講上獲得了很多的進步。同時看書的能力也進步起來。本來我只能看正則洋畫講義一類的刻板的敘述體文字，現在連不如歸和金色夜叉（日本舊時很著名的兩部小說）都會讀了。我的對於文學的興味，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以後我就爲了學習英語的目的而另入一英語學校。我報名入最高的一班，他們教我讀伊爾文的 Sketch Book。這時候我方才知道英文中有這許多難記的生字。（我在師範學校畢業時只讀到天方夜譚）興味一濃，我便嫌先生教得太慢。後來在舊書店裏找到了一冊 Sketch Book 講義錄，內有詳細的註解和日譯文，我確信這可以自習，便輟了學，每晚伏在東京的旅舍中自修 Sketch Book。我自己限定於幾個禮拜之內把此書中所有一切生字抄寫在一張圖畫紙上，把每字剪成一塊塊的紙牌，放在一隻匣子中。每天晚上，像摸數算命一般地向匣子中探摸紙牌，溫習生字。不久生字都記誦，Sketch Book 全部都會

讀，而讀起別的英語小說來也很自由了。路上遇見英語學校的同學，詢知道他們只教了全書的幾分之一，我心中覺得非常得意。從此我對於學問相信用機械的方法而下苦功。知識這樣東西，要其能夠於應用，分量原是有限。我們要獲得一種知識，可以先定一個範圍，立一個預算，每日學習若干，則若干日可以學畢，然後每日切實地實行，非大故不準間斷，如同喫飯一樣。照我當時的求學的勇氣預算起來，要得各種學問都不難：東西洋知名的幾冊文學大作品，我可以剋日讀完；德文法文等，我都可以依賴各種自修書而在最短時期內學得讀書的能力；提琴教則本 Hornahn 五冊，我能每日練習四小時而在一年之內學畢；除了繪畫不能硬要進步以外，其餘的學問，在我們都可以用機械的用法方法來探求其門徑。然而這都是夢想，我的正式求學的時間只有十個月，能學得幾許的學問呢？我回國之後，回想在東京所得的，只是描了十個月的木炭畫，拉完了三本 Hornahn，此外又帶了一些讀日本文和讀英文的能力而回國。回國之後，我爲了生活和還債，非操職業不可。沒有別的職業可操，只得仍舊做教師。一直做到了今年的秋季，十年來我不斷

地在各處的學校中做圖畫音樂或藝術理論的教師。一場重大的傷寒病令我停止了教師的生活。現在蟄居在嘉興的窮巷老屋中，伴着了藥爐茶竈而寫這篇稿子。

故我出了中學以後，正式求學的時期只有可憐的十個月。此後都是非正式的求學，即在教課的餘暇讀幾冊書而已。但我的繪畫音樂的技術，從此日漸荒廢了。因為技術不比別的學問，需要種種的設備，又需要每日不斷的練習時間。研究繪畫須有畫室，研究音樂須有樂器，設備不周就無從用功。停止了幾天，筆法就生疏，手指就僵硬。做教師的人，居處無定，時間又無定，教課準備又忙碌，雖有利用課餘以研究藝術的夢想，但每每不能實行。日久荒廢更甚。我的油畫箱和提琴，久已高擱在書櫥的最高層，其上積着寸多厚的灰塵了。手癢的時候，拿毛筆在廢紙上塗抹，偶然成了那種漫畫。口癢的時候，在口琴上吹奏簡單的旋律，令家裏的孩子們和着了唱歌，聊以慰藉我對於音樂的嗜好。世間與我境遇相似而酷嗜藝術的青年們，聽了我的自述，恐要寒心罷！

但我幸而還有一種可以自慰的事，這便是讀書。我的正式求學的十個月，給了我一

些閱讀外國文的能力。讀書不像研究繪畫音樂地需要設備，也不像研究繪畫音樂地需要每日不斷的練習。只要有錢買書，空的時候便可閱讀。我因此得在十年的非正式求學時期中，讀了幾冊關於繪畫、音樂、藝術等的書籍，知道了世間的一些事。我在教課的時候，常把自己所讀過的書譯述出來，給學生們作講義。後來有朋友開書店，我乘機把這些講義稿子把他刊印爲書籍，不期地走到了譯著的一條路上。現在我還是以讀書和譯著爲生活。回顧我的正式求學時代，初級師範的五年只給我一個學業的基礎，東京的十個月間的繪畫音樂的技術練習已付諸東流。獨有非正式求學時代的讀書，十年來一直隨伴着我，慰藉我的寥寂，扶持我的生活。這真是以前所夢想不到的偶然的結果。我的一生都是偶然的，偶然入師範學校，偶然歡喜繪畫音樂，偶然讀書，偶然譯著，此後正不知還要達到何種偶然的機緣咧。

讀我這篇自述的青年諸君！你們也許以爲我的讀書生活是幸運而快樂的；其實不然，我的讀書是很苦的。你們都是正式求學，正式求學可以堂堂皇皇地讀書，這才是幸運

而快樂的。但我非正式求學，我只能伺候教課的餘暇而偷偷隱隱地讀書。做教師的人，上課的時候當然不能讀書，開會議的時候不能讀書，監督自修的時候也不能讀書，學生課外來問難的時候又不能讀書，要預備明天的教授的時候又不能讀書。擔任了他一小時的功課，便是這學校的先生，便有參加議會，監督自修，解答問難，預備教授的義務；不復爲自由的身體，不能隨了讀書的興味而讀書了。我們讀書常被教務所打斷，常被教務所分心，決不能像正式求學的諸君的專一。所以我的讀書，不得不用機械的方法而下苦功，我的用功都是硬做的。

我在學校中，每每看見用功的青年們，閒坐在校園裏的青草地上，或桃花樹下，伴着了蜂蜂蝶蝶，燕燕鶯鶯，手執一卷而用功。我羨慕他們，真像瀟灑的林下之士！又有用功的青年們，擁着綿被高枕而臥在寢室裏的眠牀中，手執一卷而用功。我也羨慕他們，真像耽書的大學問家！有時我走近他們去，借問他們所讀爲何書，原來是英文數學或史地理化，他們是在預備明天的考試。這使我更加要羨慕了。他們能用這樣輕快閒適的態度，而研

究這類知識學科的書豈真有所謂「過目不忘」的神力麼？要是我讀這種書，我非喫苦不可。我須得埋頭在案上，行種種機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以硬求記誦。諸君倘要聽我的笨話，我願把我的笨法子一一說給你們聽。

在我，只有詩歌，小說，文藝，可以閒坐在草上花下或奄臥在眠牀中閱讀，要我讀外國語或知識學科的書，我必須用笨功。請就這兩種分述之。

第一，我以為要通一國的國語，須學得三種要素，即構成其國語的材料，方法，以及其語言的腔調。材料就是「單語」，方法就是「文法」，腔調就是「會話」。我要學得這三種要素，都非行機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不可。

「單語」是一國語的根柢。任憑你有何等的聰明力，不記單語決不能讀外國文的書。學生們對於學科要求伴着趣味，但語記生字極少有趣味可伴，只得勞你費點心了。我的笨法子，即如前所述，要讀 *Sketch Book*，先把 *Sketch Book* 中所有的生字寫成紙牌，放在匣中，每天摸出來記誦一遍。記牢了的紙牌放在一邊，記不牢的紙牌放在另一邊，以

便明天再記。每天溫習已經記牢的字，勿使忘記。等到全部記誦了，然後讀書，那時候便覺得痛快流暢，其趣味頗足以抵償摸紙牌時的辛苦。我想熟讀英文字典，曾統計字典上的字數，預算每天記誦二十個字，若干時日可以記完。但終於未曾實行。倘能假我數年正式求學的日月，我一定已經實行這計劃了。因為我曾仔細考慮過，要自由閱讀一切的英語書籍，只有熟讀字典是最根本的善法。後來我向日本購買一冊和英根柢一萬語，假定其中一半是我所已知的，則每天記二十個字，不到一年就可記完，但這計劃實行之後，終於半途而廢。阻礙我的實行的，都是教課。記誦和英根柢一萬語的計劃。現在我還保留在心中，等待實行的機會呢。我的學習日本語，也是用機械的硬記法。在師範學校時就在晚上請校中的先生教日語。後來我買了一厚冊的日語完璧，把後面所附的分類單語，用前述的方法一一記誦。當時只是硬記，不能應用，且發音也不正確；後來我到了日本，從日本人的口中聽到我以前所硬記的單語，實證之後，我腦際的印象便特別強明，不易忘記。這時候的愉快也很可以抵償我在國內硬記時的辛苦。這種愉快，使我甘心消受硬記的辛苦。

又使我始終確信硬記單語是學外國語的最根本的善法。

關於學習「文法」我也用機械的笨法子。我不讀文法教科書，我的機械的方法是「對讀」。例如拿一冊英文聖書和一冊中文聖書並列在案頭，一句一句地對讀。積起經驗來，便可實際理解英語的構造和各種詞句的腔調。聖書之外，他種英文名著和名譯，我亦常拿來對讀。日本有種種英和對譯叢書，左頁是英文，右頁是日譯，下方附以註解。我曾從這種叢書得到不少的便利。文法原是本於論理的，只要論理的觀念明白，便不學文法，不分 Noun 與 Verb 亦可以讀通英文。但對讀的態度當然是要非常認真。須要一句一字地對勘，不解的地方不可輕輕通過，必須明白了全句的組織，然後前進。我相信認真地對讀幾部名作，其功效足可抵得學校中數年的英文教科。——這也可說是無福享受正式求學的人的自慰的話；能入學校而受先生教導，當然比自修更為幸福。我也知道入學是幸福的，但我真犯賤，嫌牠過於幸福了。自己不費攢研而袖手聽講，由先生拖長了時日而慢慢地教去，幸福固然幸福了，但求學心切的人怎能耐煩呢？求學的興味怎能不被打

斷呢？一種外國語要拖長許久的時日，我們的人生有幾回可供拖長呢？語言文字，不過是求學問的一種工具，不是學問的本身。學些工具都要拖長許久的時日，此生還來得及研究幾許學問呢？拖長了時日而學外國語，真是俗語所謂「扯得被頭直，天亮了！」我固然無福消受入校正式求學的幸福；但因了這個理由，我也不願消受這種幸福，而寧願獨自來用笨功。

關於「會話」，即關於言語的腔調的學習，我又喜用笨法子。學外國語必須通會話。與外國人對晤當然須通會話，但自己讀書也非通會話不可。因為不通會話，不能體會語言的腔調；腔調是語言的神情所寄托的地方，不能體會腔調，便不能徹底理解詩歌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的精神。故學外國語必通會話。能與外國人共處，當然最便於學會話。但我幸而沒有這種機會，我未曾到過西洋，又我是未到東京時先在國內自習會話的。我的學習會話，也用笨法子，其法就是「熟讀」。我選定了一冊良好而完全的會話書，每日熟讀一課，剋期讀完。熟讀的方法更笨，說來也許要惹人笑。我每天自己上一課新書，規定

讀十遍。計算遍數，用選舉開票的方法，每讀一遍，用鉛筆在書的下端劃一筆，使湊成一個字。不過所湊成的不是選舉開票用的「正」字，而是一個「讀」字。例如第一天讀第一課，讀十遍，每讀一遍劃一筆，使在第一課下面劃了一個「言」字旁和一個「土」字頭。第二天讀第二課，亦讀十遍，亦在第二課下面劃一個「言」字和一個「土」字，繼續又把昨日所讀的第一課溫習五遍，即在第一課的下面加了一個「四」字。第三天在第三課下面劃一個「言」字和「土」字，繼續溫習昨日的第二課，在第二課下面加一個「四」字，又繼續溫習前日的第一課，在第一課下面再加了一個「目」字。第四天在第四課下面劃一個「言」字和「土」字，繼續在第三課下面加一個「四」字，第二課下面加一個「目」字，第一課下面加一個「八」字，到了第四天而第一課下面的「讀」字方始完成。這樣下去，每課下面的「讀」字，逐一完成。「讀」字共有二十二筆，故每課共讀二十二遍，即生書讀十遍，第二天溫五遍，第三天又溫五遍，第四天再溫兩遍。故我的舊書中，都有鉛筆劃成的「讀」字。每課下面有了一個完全的「讀」字，即表示已經讀熟了。這辦法有些好處：分

四天溫習，屢次返復，容易讀熟。我完全信任這機械的方法，每天像和尚念經一般地笨讀。但如法讀下去，前面的各課自會逐漸地從我的唇間背誦出來，這在我又感得一種愉快，這愉快也足可抵償笨讀的辛苦，使我始終好笨而不遷。會話熟讀的效果，我於英語尚未得到實證的機會，但於日語我已經實證了。我在國內時只是笨讀，雖然發音和語調都不正確，但會話的資料已經完備了，故一聽了日本人的說話，就不難就自己所已有的資料而改正其發音和語調，比較到了日本而從頭學習起來的，進步快速得多，不但會話，我又常從對讀的名著中選擇幾篇自己所最愛讀的短文，把牠分爲數段，而用前述的笨法子按日熟讀。例如 Shewerson 和夏目漱石的作品，是我所最喜熟讀的材料。我的對於外國語的理解，和對於文學作品的理解，都因了這熟讀的笨法而增進一些。這益使我始終好笨而不遷了。——以上是我對於外國語的學習法。

第二，對於知識學科的書的讀法，我也有一種見地：知識學科的讀，其目的主在於事實的報告，我們讀史地理化等書，亦無非欲知道事實。凡一種事實，必有一個系統，分門別

類，源源本本，然後成爲一冊知識學科的书。讀這種書的第一要點，是把握其事實的系統。即讀者也須源源本本地諳記其事實的系統，卻不可從局部着手。例如研究地理，必須源源本本地探求世界共分幾大洲，每大洲有幾國，每國有何種山川形勝等。則讀畢之後，你的頭腦中就攝取了地理的全部學問的梗概，雖然未曾詳知各國各地的細情，但地理是甚麼樣一種學問，我們已經知道了。反之，若不從大處着眼，而孜孜從事於局部的記憶，即使你能背誦喜馬拉亞山高幾尺，尼羅河長幾里，也只算一種零星的知識，卻不是研究地理。故把握系統，是讀知識學科的书籍的第一要點。頭腦清楚而記憶力強大的人，凡讀一書，能處處注意其系統，而在自己的頭腦中分門別類，作成井然的條理；雖未到書中詳敘細事的地方，亦能知道這詳敘位在全系統中那一門那類那一條之下，及其在全部中重要程度如何。這彷彿在讀者的頭腦中畫出全書的一覽表。我認爲這是知識書籍的最良的讀法。

但我的頭腦沒有這樣清楚，我的記憶力沒有這樣強大。我的頭腦中地位狹窄，畫不

起一覽表來。倘教我閒坐在草上花下或奄臥在眠牀中而讀知識學科的書，我讀到後面便忘記前面，終於弄得條理不分，心煩意亂，而讀書的趣味完全滅殺了。所以我又不得不**用笨法子**。我可用一本 *Note book* 來代替我的頭腦，*Note book* 中畫出全書的一覽表。所以我的讀書非常喫苦。我必須準備了 *Note book* 和筆，埋頭在案上閱讀。讀到綱領的地方，就在 *Note book* 上列表，讀到重要的地方，就在 *Note book* 上摘要。讀到後面，又須時時翻閱前面的摘記，以明此章此節在全體中的位置。讀完之後，我便拋開書籍，把 *Note book* 上的一覽表溫習數次。再從這一覽表中摘要，而在自己的頭腦中畫出一個極簡單的一覽表。於是這部書總算讀過了。我凡讀知識學科的書，必須用 *Note book* 摘錄其內容的一覽表。所以十年以來，積了許多的 *Note book*，經過了幾次遷居損失之後，現在我的廢書架上還留剩着半尺多高的一堆 *Note book* 呢。

我沒有正式求學的福分；我所知道於世間的一些些事，都是從自己讀書而得來的；而我的——都須用上述的機械的笨法子。所以看見閒坐在青草地上，桃花樹下，伴着了

蜂蝶，燕鶯而讀英文數學教科書的青年學生，或擁着綿被，高枕而臥在眠牀中讀史地理化教科書的青年學生，我羨慕得真要懷疑！

一九三〇，一一，一三，嘉興

二 我的自學的經過

朱文叔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的一生，天天過着平凡的生活。從五四起，到現在爲止，這十多年，是我們這個古老的社會，在表面似乎是起了種種劇烈的變動的時代；和我同輩的人，有許多是睜開眼來，擡起頭來，爲了追求較有意義的人生，大踏步衝上前線去了。但是，說來慚愧，在這變動的時代，不長進的我，還是照例過着我的平凡生活。只能爲生活而生活，不能爲生活而決死，我自己知道，這實在是我的大缺點。

像我這樣的人，本不配對現代青年說話。在事業上，在學術上，我更沒有什麼成就，一切是平淡無奇，乏善足陳。但受夏可魯先生之命，不能不靦顏把我自己出了中學校以後十多年來的經過寫在下面。

我在民國六年七月，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以後，在杭縣第三小學擔任初小三四年複式學級的級任半年，在浙江省立女師附小擔任初小單級級任半年，在

女師本校當教務員兼教員三年，從民國十年七月以後，就到上海來當中華書局的編輯，一直沒有變動過；這是我「就職的經過」。屈指算來，從畢業到現在總計十三年半，內中四年過的是喫粉筆灰的生活，九年半過的是搖筆桿兒的生活。讀者諸君，我的生活，不是很平凡嗎？

至於「用功的經過」，那尤其不值得說啦！什麼都懂得一點而什麼都不十分懂得的，平常稱爲「三腳貓」。我便是這樣的一隻三腳貓。我之所以成爲三腳貓，有兩個原因，第一就因爲我是師範畢業生，第二因爲我在中華書局是一個教科書的編輯者。師範學校，以造就小學教師爲目的；小學教師，是不需要專門學問的；所以，師範教育的方針，是對於各科都給學生一點起碼的常識，給學生一點最初步的門徑，給學生一點籠籠統統一團濃霧樣的籠罩一切的東西。尤其是那時我們母校的當局，採取嚴格的均齊主義，要學生平均注重各科的學修，不容你有所偏倚，所以我們的同學，除了極少數的一二人因爲特殊的個性跟着特殊的教師學得一二種專門學術——如劉質平兄之於音樂——之

外，差不多全是一模一樣的製造品。於是，在這種教育之下，我的三腳貓的基礎便打好了。中華書局呢，我在這裏，差不多已經銷磨我的生命的六分之一——假定我能殼活六十年——，而這六分之一，又恰當人生最重要的壯年，這九年半的生活，在我個人的歷史上，該是最重要的一頁。但是，不幸，我在中華書局幹的又是編輯教科書並且以小學教科書爲主的事情。編輯小學教科書，也只要有常識就夠了，不需要專門的學問，國文也要編，史地也要編，公民也要試試，算術也要看看，再加以事務上種種雞零狗碎的勾當，忙得不亦樂乎，在正項工作以外，又因從前局中人手少，忙不過來，常常要你拿出些稿件來，在課外做夜工。這樣一來，認真研究學問的工夫，便很少很少了。我在中華書局，可以說喫一天飯，打一天雜，打了九年半的雜，於是我十足成了一隻三腳貓。

三腳貓當然說不上「用功」。就有所謂用功，「用功的經過」也不值得供讀者諸君的「借鏡」。但是轉念一想，不論三腳貓或是專門家，人類獲得經驗所循的途徑，總是大同小異的吧，那我又何妨來說說三腳貓的當身本領是怎樣學來的。

我的當身本領，最重要的，是關於語言文字方面比較的有一點兒素養。

人類經驗之獲得擴充，全在人我之間思想的「且取且與」，人我之間的思想所以能且取且與，全靠語言文字做媒介。所以語言文字，實在是人生最重要的工具。我之所以幸能不為生活的落伍者，也全靠對於語言文字有一點兒素養。關於語言文字的素養，最重要的，不必說是讀書力和發表力。我現在，只有可以看懂一切常識的書籍的讀書力，只有自己有了什麼感想就能動手寫出來的發表力，原是淺薄得很，但只此已經受用無窮，以下分爲本國文和外國文兩項，略述我的讀書力和發表力養成的經過。

(1) 本國文 我的讀書力的養成，第一要感謝母校的藏書樓和閱覽室。樓中藏書室中所備雜誌雖然不多，但給中等學生閱讀，已經儘夠了。有了這小規模的藏書樓和圖書室，纔使我在正課以外，有嘗點野味的嗜好，纔養成我隨便什麼書都歡喜翻開來看看的習慣。第二要感謝的，是浙江省立圖書館。我在杭州九年，雖然不常到圖書館去，但是王充論衡一書，是在圖書館裏讀完的；這對於我後來的思想，很有影響；並且使我覺得在中

國舊書裏，未嘗沒有新奇可讀的東西，激起了我的讀古書的興趣。第三要感謝的是從事新文化運動的諸位先生。從民國七年到民國九年，提倡新文化的各種雜誌，繼新青年之後，如雨後春筍，刊行了許多。雜誌正配三脚貓的胃口，於是我把各種雜誌，差不多都定齊了，在女師校務之暇，一本一本翻開來看。讀雜誌的結果，啓發了我的多方興味，使我對於許多學問，都獲得一點起碼的常識，雖然是雜而不純，博而不精，但在我後來九年半的編輯生活上，很有幫助。國語文類選便是我那時讀雜誌的一點遺蹟。第四要感謝的是現在的同事張獻之先生。做一個編輯，起碼要知道使用字典和類書的方法；尤其是要研究中國的舊東西，必須會使用類書。使用辭典的習慣，我在學生時代早已養成，使用類書的方法，我可一點不知道。讀古書或編輯上發生疑難的時候，因為不曉得要查怎樣的書纔會明白，常常苦苦的暗中摸索。後來幸虧張先生隨時指導我使用類書的方法，告訴我什麼樣的東西要查那一類的書，我纔得了讀古書的一條門徑。此外還有目錄之學，以及各時代的重要學者的重要著作，他都隨時指教我一個大概，他的話簡單明瞭，如同口述的

「書名解題」一樣。這一來，我讀古書的能力，比從前暗中摸索的時候，要強得多了。近來我替中華編了一部初中用的國語與國文書，書中是有註解的。這註解，可真難做啊！有時翻遍各種字典辭書，都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解釋，那便只有自己來創造新解釋。有時和張先生商量，他往往能殼或者用引伸的方法，或者根據音韻學由字音的轉變下一個貼切的解釋。我得了這個門徑，遇到爲難的時候便自己試做了幾條新解釋，居然得他的贊可，那時候我真高興極了。還有偶然碰到幾個辭典，找遍了各種字典辭書都沒有的時候，他也會或者由時間的關係，或者由空間的關係，想出種種方法，指導我去翻各種特殊的書，這本沒有，再翻那本，那本沒有，再換一本。雖然也有失望的時候，但是總是能殼尋根究柢，找出「牠的娘家」來的多。我根據自己歷來編小學國語文教授書以及此次替國語與國文做註解的經驗，有一個新發見，可以告訴讀者諸君，我覺得要懂得中國的文字，要研究中國的文字，第一該用關係法。（這是我杜撰的名詞。）我們的漢字，除少數用法極廣的字外，大多數的字是用途有限的，換一句話說，就是可以和牠發生關係的別的字，是有限

的。你只要把這個字能夠和那幾個字發生關係弄清楚，那不但讀書的時候便利，發表的時候也可以得到許多幫助。

但是，單是讀書，單是吸收，是無用的。依心理原則，讀過的書，吸收來的知識，必須經過自己的融會貫通，應用出來，發表出來，纔能確實把住，不會忘卻。應用的次數越多，那感應結便越強固，把住便越堅實。要養成發表力，雖然有種種條件，依據我自己的經驗，覺得最重要的是多做。讀者諸君，且聽我慢慢說來：我的發表力的養成，第一要感謝母校的校友會雜誌和學生雜誌。我在學生時代，開頭幾年，除了課內的作文，學期終照例的考試和課外的記日記、寫家信外，差不多沒有發表的機會。自從校友會雜誌發生以後，有許多同學便常常去投稿，我可還不十分注意牠。有一次，全校遠足到雲棲，校中當局要學生們各做一篇遠足記事。我無意之中，把路過的一個小學校，也記在我的文章裏，不料竟因此獲得首選。（我記得第二是方時旭君，依文章論，他的要比我的好得多了）當校中當局召集

四五百同學在大禮堂裏宣布我是第一時，我的臉兒不禁紅了，頭不禁低掛到胸前了。這篇文章，就載在校友會雜誌裏。我受了這個刺激，從此對於校友會雜誌發生興味，常常做點稿子去投，越做發表慾越強，有些稿子，便寄到學生雜誌發表。當時的學生雜誌，是贈送書券的。這對於我，不但是不無小補，簡直大有幫助。因為我是一個苦學生，我在師範學校，雖然因為免費的緣故，頭兩年每年用不到六十塊錢，但這區區六十塊錢，家中籌措已大不容易，每到假期將滿，看見母親愁眉不展，替我設法學費的時候，我恨不得立刻輟學就業。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之下，我當然沒有多餘的錢買書。自從得了學生雜誌社酬報的書券以後，買書的錢便有着了，現在我手頭用的辭，還是一篇不知什麼文章換來的。以後投稿的範圍越廣，有時也得到現金的酬報，便不大向家裏要錢，免得母親爲難。又因為投稿到中華教育界，並應中華書局徵集各省地志的徵文（我做了一篇浙江省志），中華書局便認識了我，民國五年的暑假，就到上海來在中華書局編輯所幫了兩個月臨時的忙，所得薪金，便用作師範最後一年的學費。我同中華書局發生關係，是這時候起的，我現

在的職業，是這時候埋好根的。如上所述我的投稿，雖然含有經濟的原因，但是發表的興味究竟也是一個要素。同時因為發表慾越強，讀書慾也越強；多讀一本書，發表的質料也便增加許多；這樣的循環推進着，我現在搖筆桿兒的生活，便在這時打下了基礎。（這一段已經軼出題外，但不是這樣源源本本寫，以下的話便沒有線索，故不刪。）

離校以後，和實社會接觸了，我更有種種機會，來練習我的發表力。第一是在各種公共集會或團體中擔任書記職務。民國七八年之交，浙江省各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組織一個日本教育視察團，到日本去跑了一趟，我便是團中的書記。以前我做的文字，大都偏於說理方面，有此行，我纔練習做記事文，試把所見所聞的社會情形寫出來。後來杭州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組織一個聯合會，我也當會中的書記；各學校開聯合運動會的時候，我又常常參與編輯會刊的事情。其次是做名人講演的記錄。當時浙江省教育會或女子師範請名人演講的時候，差不多回回是我的記錄。一方面要聽，要領會，同時要加以整理的工夫，攔住演講的要點，立刻把他寫下來，這種練習，可以使「耳快、心快、手快」是很

有益的。杜威到杭州來演講的時候，由鄭曉滄先生做翻譯，我坐在講壇旁邊，一手拿着筆寫，寫了一段演講間歇的時候，擡頭望着他們倆，一長一短，站在講壇上，這很有趣味的對照，到現在還深深映在我的腦中呢。

除多做外，懂得文法和修辭，也是發表的必要條件。我在學生時代，雖然做了許多文章。但於文法，和修辭，只能知其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民國九十年之交，我在女師當了一年的預科國文教師，爲了教授上的應用，我纔開始研究文法和修辭。馬氏文通和章士釗的中等國文典，我都仔細看過一遍。同時又翻閱學生時代所讀的英文文法教科書 *Modern Tongue* 用對照的方法，比較中英文法的異同。當時國語教育的呼聲很高，白話作品已經選爲教材，在教授時，我也隨時比較語體文與文言文法上的異同。雖然所得的都是零零碎碎的東西，沒有系統的研究，但關於文法的基礎知識，我是在那時候得到的。

到現在，修辭學，還沒有善本，所以關於修辭的知識，大半由實際的經驗獲得，而最重要的來源，是我們稱爲「磨教科書」的工作。中華書局出教科書是比較鄭重的，一部教

科書編好了，不知要打磨多少遍，纔付排印。無論我自己編或別人編的書，打磨的時候，我總仔細把原文一課一課讀過，有時覺得這地方太老實了，應得想法說得活動些；有時覺得這地方太拖沓了，應得想個「飛過海」的法子，輕輕飛渡過去；有時覺得這個字下在這裏沒有妥貼，應得換一個再適切些的字；有時覺得這地方讀起來不大順口，應得添減幾個字，或是避去同音的字，或是改一個讀得響的字；有時覺得這話沒有勁，應得再做短峭些；有時覺得這話太晦澀，應得再做明顯些……這都是很困難的問題。遇到一個困難，我便苦苦思索，幾次三番試爲修改，有時竟想了半天想不出好辦法，便拿去同別人討論。討論的結果，或是由別人或是由自己發見了妥當的辦法，那便真如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一般，不知不覺，快樂得手舞足蹈起來，經過長時期的訓練，我便養成了吹毛求疵的習慣，一篇文章拿上手來，總想找出牠的缺點來，這是我的職業使然，在讀者諸君看來，或許覺得太麻煩。是的，這真太麻煩！但我也有個簡便的法子，可以告訴諸君，我以爲諸君如要文章做得好，最重要的是該懂得「歧字辨異」的方法，就是看似同性質的字或詞，你得辨

別出他的小異來。例如「優」「良」「善」「美」四詞，是同性質的，但是牠們又各有其特性，你得用比較的方法，細細體會，在「大同」之中找出「小異」來。這是修辭的基本工夫，懂得這個，作文的困難，便可以解決不少。

最後要說到和發表力最有關係的整理的工夫。我的整理工夫的養成，第一是得力於學生時代對於論理學用過一番苦功。第二是得力於女師的一年國文教師。因為當國文教師，是要改文稿的，預科同學的文字，當然不免有思想蕪雜、層次凌亂之病，我不能不憑着淺薄的經驗，指示她們怎麼修改，纔可以使所作文字，比較的脈絡貫通，語有倫次。這樣的教學相長，我的整理的工夫，便增進許多。第三是得力於九年半的編輯生活。整理是編輯上一種很重要的工作，往往有許多外面來的稿子，要你整理過纔發排，這可不容易，你得把原稿一氣讀到底，發見其重複、歧出甚或矛盾衝突之點，加以刪改，這是一種。還有一種，是某種書籍——如歷史——因為時間性的關係要加以增訂，你就得依原書體裁，把最近發生的史料整理一過，添加上去。或者某種書籍因為地方性的關係，也要加以增

訂——例如王熾昌君編的新師範教育史，原稿只有西洋教育史，局中要我加入中國教育史，我便把幾千年來中國的教育史料，整理一過，並且爲篇幅所限，只縮成短短的二十三十面，添加上去。這種工作，雖然不容易做，可是經過一回訓練，我的整理的工夫，總增進一些。

以上所述，偏於文字方面，說到語言方面，那我真慚愧得很。語言也和文字一樣，是發表的重要工具，可是到現在，我還不能充分應用這工具。我是嘉興人，生長在吳語區域，從小所說的話，和國語差得很遠很遠。到杭州讀書以後，雖然學得了較近於國語的「杭州官話」，土白還是不離口。直到在女師教國文的時候，爲了職務的關係，我纔發憤學習注音字母，研究國語發音學，拚命練習說國語，究竟年紀大了一時真不容易改轉來。譬如我的土白，讀「黃」如「杭」，讀「光」如「剛」，讀「魚」如「夷」，讀「雨」如「以」，常常隨口說出，惹得同學們笑話。可是她們的笑話，卻給我一種刺激，使我研究所以這樣讀的原因，於是我發見了我們的方音沒有介母×，以致讀「黃」如「杭」，讀「光」如

「剛」又沒有撮口呼，以致讀「魚」如「夷」，讀「雨」如「以」。這個發見本來很平常，在當時我可自視為奇蹟，引起我很大的興味，使我費去一星期的工夫，杜撰了一個我們的方音和國音的比較表，可惜這稿子現在是遺失了。來滬以後，搖筆桿兒的時候，常常覺得國語的詞兒不夠用，這在我們當編輯的，是很大的困難，我想減少這個困難，曾經發一宏願，想把所有舊小說裏用的詞兒摘出來，備大家採用，可是事情太忙，紅樓夢第一本沒有摘完，就停止了。翻查詞典的時候，又每每覺得國語詞典還沒有善本，又曾發一宏願，要編一本國語普通詞典，貢獻給初中以下的學生，只可惜做到舊時分部注的廣部為止，也因爲編教科書忙給擱下來了。

直到最近爲止，我總以爲國語說得不好，是自己莫大的缺憾。我正在想種種補救的辦法：第一是就和日常生活中的對話一般，熟讀國語教科書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第二是多聽平劇，注意劇中的說白，並置備留聲機和各種平劇的唱片；第三是到遊藝場去聽相聲、大鼓之類；第四是有機會到北平去住他兩三年。

(2) 外國文 我的外國文，比較還是日文勉強過得去。我讀日文，第一要感謝夏尊先生。在學生時代，夏師適做舍監，他真是我們的恩師，不辭勞倦，在課外教我們日文。雖然因為學習的時間不多，在當初只能看極平易的科學書，可是那時思想的來源，卻全靠學得這一點兒日文。離校以後，學校的事務雖忙，我還不時到浙江省教育會去，借新出的關於精神科學的日文書來看，所以並不荒疏。來滬以後，又先後約集同志，在工餘讀田壽昌先生和日人北野正義先生教日文，也因讀的工夫太少，結果還只能閱讀日本雜誌中的論文，看文藝作品是很勉強。直到去年，因為要替中華編一部初小國語讀本，覺得國內現有的材料不夠，要借材異地，便把日本的小學國語讀本和歐美各國國語讀本的日譯本，配了許多來。在每天早上沒有上工的時候，不怕麻煩，自己查字典；不怕鄰人笑話，拉開喉嚨朗讀。這樣的硬讀了三十幾冊小學讀本，我的日文纔有進步，可以看文藝作品了。這層工作，現在仍舊繼續進行着。讀者諸君，我現在還在做日本的小學生呢，「做到老，學到老」這句話，真不錯啊！

除語言文字以外，關於精神科學和社會科學，我也雖下過自學的苦功，但爲篇幅所限，並且交卷已誤原約日期，不容再緩，不能再多說了。

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脫稿。

三 出了中學校以後

趙景深

我是一個無產者；家中沒有田也沒有地，更沒有銀行存款以及一切的動產不動產。祖上不會遺留給我什麼。

我不但不會進過大學，卽在中學也只讀過兩個一年級。所以現在尙能翻譯一點英文小說者，全靠了小學教育的基礎以及後來的自修。因爲我進的是教會學校，安徽蕪湖聖雅各小學，一九一七年以考得第一畢業，我已經讀完納氏文法第二册和中學英文讀本第四册了。我的先生是饒恕，他現在暨南大學教英文，他對於我的鼓勵，我是至今感激的。

一九一八年進了聖雅各中學，學費由我的叔父供給，從天津寄給我；因爲我的叔父在天津省長公署當祕書，勉強可以幫助我。

後來我的叔父要我考陸軍小學，說是將來的出息好，我因爲眼睛近視，恐怕描準時

要錯打了自己的人，所以不曾去嘗試。一九一九年到天津，就投考南開中學。

南開中學我是想插二年級的。我在一年級已經及格，便考二年級。我的英文和國文都很好，可是代數是我所不會學過的，竟得了一個大雞蛋——零分。這因為教會學校不大注重數學，我在小學時代已把算術學完，到了中學又讀英文本的算術，不過把加減乘除改而為 Plus, Minus, Multiply, Divide 一二三改而為 One, Two, Three 罷了。考試的結果，平均下來是不及格，我只得又進一年級，讀那我在小學裏早已讀過的中學英文讀本第一冊。但也有好處，就是在這個學校這一班（一年七組）裏，我學習了教會學校所不注重的博物和中國史地，略微得到一點這一方面的常識。西洋史地則除了小學以外，從此更不會得到什麼。值得特提的，就是這時正是胡適等提倡白話文的時候，我的國文教師洪北平白話文範（商務）的編者，第一次教給我文學，我也第一次從他那裏知道了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等的名詞和托爾斯泰莫泊桑等的人名。

我的叔父景況漸漸的不行，不能再拿錢來供給我讀書，於是我就「出了中學校了」。

但是，「出了中學校以後」呢？

我還是想進學校。知道叔父沒有錢，就想進師範，預備將來當小學教員維持生活。但因非本省人不能進這個免費的學校，只得作罷。恰好這時天津棉業專門學校招考，不收膳宿學費，供給書籍，並且畢業後還可以留美，回國就是赫赫的工程師。考試的資格，本科須中學畢業，預科須舊制中學三年級學畢。可是，我是個中學一年生呢！

我就只得立下僥倖一試的心。在暑假內請我的姑母教我的代數、幾何、物理等科，兩個月內已把物理學完，代數、幾何也各學習了一半。考完就等待發榜，常跑到學校門口去看。誰知榜出了的時候，在一千多人中我竟以第四名被錄取了。這時我的欣喜，自不消說。本來我是喜歡童話和小說的，從此便把這些書都送給小朋友，專心一致的求學，以紡織家自居。一天到晚忙著學習軋棉機，梳棉機，輪盤，輪齒之類。

到了一九二一年，由預科跳了一年，升入本科二年級。一面讀書，一面爲了經濟困難，

便與友人孔翔鵝、呂一鳴二位在益世報開了一欄新知識，每日三欄，約三千字，每月九萬字，得洋六十元，每千字合洋六角七分。我每月可得二十餘元，也就是每月要寫三四萬字，於是弄得連課都不上，一天到晚只是寫，寫。

這時還在少年雜誌上投稿安徒生的火絨匣，皇帝的新衣和白鵝。我認識安徒生是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介紹給我的。又在婦女雜誌上譯安徒生，稿費有每千字二元之多，我很高興；在這時便與章錫琛通信。又與周作人先生通信討論童話，他替我登在晨報副刊上。兒童世界的編者鄭振鐸（後來他對於我常有幫助）要組織兒童文學研究會，來信要我加入，此後我便常和他通信，並且寄童話稿給他。

因為我的工夫都用在科學常識和童話上，所以一九二二年畢業時竟降到第三十六名去了，這時棉專關門大吉。善後之策是把紡織科的學生派往天津、青島、衛輝等處的華新紗廠。我因為考得低，被派到衛輝。待遇是每月大洋八元，每日工作十小時，還要做夜班。我想，像我這樣軟弱的身體實在受不了；棉織維吸多了，也許會短命身亡。又聽說，

到了那裏終日站班，連喫飯都沒有椅子坐，於是我這文質彬彬的沒落的少爺就更不願意去了。八塊錢，我每月不是可以得到二十餘元麼？於是便在新民意報馬千里面前毛遂自薦，要替他編文學附刊，也是每天三千字，每月的編輯費是十元；自己校對，外加五元；又加編小學生雜誌五元半，共計二十元五角。

文學附刊所得到的投稿朋友是焦菊隱、于廣虞、蹇先艾、萬曼、孫席珍、王禮錫等，後來我們便組織了一個文學團體綠波社。夏天我們都到南開大學上徐志摩近代英文文學的課。

我的中國童話集（與亡友趙克章等合編）和格列姆童話集在崇文書局出版，又詩集小冊子樂園在天津出版。綠波社出版春雲、于廣虞、焦菊隱早期的詩都在這裏面，我也有詩櫻葉一輯，現在荷花的前九首就是從櫻葉裏選出來的。

雖然我的月薪只有二十元零五角，我卻過得很寬裕，每天上牛肉館子，一頓只用一毛小洋，一個月不過花六塊錢左右。我還寄五元給我的父親，還買兩本 Modern Lib-

看看。

我沒有煙酒的嗜好。從來不曾吸過一口煙，酒也是前幾年學了一點，但難得喝，並不是我有戒煙酒的毅力。實在是一吸煙就會頭暈，喝了一杯酒面孔就要紅得好像關雲長一樣。直到現在，酒席上不喝酒，至多沾唇而已。月薪雖少得以夠用，這也許是原因之一。

關於我在新民意報社編文學附刊（這名稱是仿倫敦時報的）一年來的生活請看拙著梔子花球（北新版）中的蒼蠅。又我的荷花（開明版）也是我的生活的記載。我不會創作，只會寫自己。

蒼蠅寫到我出了新民意報館為止。但是，這隻蒼蠅後來是怎樣的生活呢？

我失了業，便寫信給周作人，願意做他的書記，他也不能替我找到職業。我又寫信給鄭振鐸先生，他介紹我到長沙嶽雲中學教高中的國文，每月薪金七十元，道爾頓制，只授課六小時。從二十元而失業，即在十元的職業亦已肯做，忽然升到七十元，真是如登天堂，

大有飄飄欲仙之概。於是欣然上任。這時是一九二三年，我只有二十二歲，大有都德的小物件之概，小先生居然上講堂教書了。

我不曾學過教育，不懂得什麼叫做逃而遁制或是竇二墩制。至於我的國文基礎呢？僅於在幼時文字即已通順而已。我所看過的文學理論書只有一部廚川白村的近代文學十講，作品是安徒生童話集、柴霍甫小說集、史特林堡結婚集、史梯文生兒童的詩園。這幾本英文書，此外就是一些新出的詩集和小說集。經史子集是只在小學時讀過孟子，從北平師學習了一點零碎文章，一本書也不會看過。於是一面讀，一面教，現蒸現賣，好不苦煞我也！

要速成，便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此外還買商務張之純的諸子菁華錄中重要的幾家——老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等——來看，又讀四書，看史記精華錄，更買了許多的詩文集——李杜韓柳王孟溫李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等等——這一年很用功，不大出去玩，拚命的看書。但心裏總是苦悶的，常想到像這樣濫竽充數，不如死掉的好。不過轉

念一想，好死不如賴活，誰不貪生呢？只得打起精神來幹。記得有一次我上課把「寸」字讀作「聘音」，便有一個學生閒散的側着頭，白着眼，隨意的曳長着聲音說：「恐怕是讀作『寸』字罷。」真把我弄窘了，面孔漲得通紅。從此預備功課，不但注重字義，也注重字音起來。想起學生時代，馬馬虎虎的讀國文，哪裏有教國文這樣的認真，這樣的賣力——一個字的意思也不能輕輕放過，一個字的讀音也不能含糊過去，必須還個交代，連看二三遍，把意思和讀音弄得像水一樣的清澈，方算完事。於是我恍然大悟，讀書不在多，只在融化，精讀使我在文字上增進了不少，我讀別字，被學生嘲笑是一個恥辱，我一定要永遠銘記在心，感謝這位學生的鼓勵，拿他這一句話作為我的座右銘。

在嶽雲中學任教的期間，還擔任平民大學的文學概論，因此認識了該校的教員魯彥和章鐵民。又在第一師範兼了一班課，認識了該校的教員汪馥泉。這時我所譯的無畫的畫帖已在上海新文化書社出版。

一九二四年因趙惠謨的介紹在第一師範教中學一二年級的國文，認識了同事田

漢葉鼎洛和亡友何呈鎬等。關於在一師的事情，田漢在上海裏寫了一點，葉鼎洛還寫了一篇拉丁區的案子，收在男友（良友版）裏，尤庭玉就是作者自己，鐵瑞章是田壽昌（漢）裘一秋是邱文藻（望湘），鮑芹村是我。

一九二五年到上海，由周予同介紹，在立達學園教國文兩班，這個學校是一般執心教育的人辦的，要造成一個理想的學校，所以許多教員都在別的學校兼課，不但不要立達的錢，反而「倒貼」錢給立達，例如匡互生賣掉他的田地，豐子愷賣掉他的房屋，這種精神是極可欽佩的。我因為沒有得賣，又沒有錢用，便破例向他們每月拿二十元，此外還由周予同介紹在景賢女子中學每週授課兩小時，得洋十元；又在上海大學本科四年級授童話概要，得洋六元——共計三十六元。我便把父母接來，在三豐里住了一個前樓，每月七元半，連電燈在內；這在我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但我在立達住宿，喫飯，都不出錢，所以也勉強夠用了。

一九二六年一月娶妻馬芝寶，她是我父親的文友蘇州馬季芸的女兒。由鄭振鐸、陶

希聖的介紹，我到紹興第五中學教書，與妻同去。這時的生活載在拙著梔子花球（北新版）的前四篇和荷花（開明版）的妹妹，這是夢麼等篇裏。

一九二七年由鄭振鐸、黎錦明的介紹到廣東海豐中學教了半年書。這個地方很苦。我去時是一個人去的，妻子留在三豐里，這時她已懷孕六月了。偏偏我坐了一個運貨的船，從上海到廣州會整整的走一星期，找着了校長，同赴汕尾，由汕尾坐轎子走旱路纔到海豐。這個地方教員宿舍沒有地板，窗子是木板的，點洋油燈；洗澡用木桶，臥牀是硬板，骨頭碰着板，名為「硬碰硬」。語言不通，我只學會幾個字，男子稱為「大包郎」，女子稱為「雜摸郎」，一二稱為「吉羅」。幾歲稱為「格多未」，小便和大便稱為「伊起班賽」和「伊起班鳩」。該處店鋪只有幾十家，但馬路極好。學校離街市數十里，每日喫的是大蝦和豌豆殼，非腥卽生。女學生赤腳穿木屐。好處是學生尙都用功，民風也很純樸。我因新婚離別，苦憶我的妻子。恰好該處有了政變，我便逃回上海。這時國民革命成功，一切的氣象，自與以前不同。書店也多了起來，我便由徐調孚的介紹，在開明書店當編輯主任，每月

五十元，工作八小時，星期放假，言明可以隨便。但我爲了責任心，總感到苦悶。因爲我生了一個孩子長生，須養父母妻子，一家五口，再加傭婦，又租下後樓和亭子間，每月房租即須十五元，實在不夠用。在上海藝術大學教了兩小時的課，約一月餘，只拿到兩塊錢。在開明工作時間內自己譯書，是我不願意做的，不措油又實在不夠開銷。幹了五個月（八月至十二月），便向開明自薦譯柴霍甫短篇傑作集，按字計算，每千字三元，大家不喫虧，有一個字算一個字。我每天可以譯四千字，即可得十二元，一個月做十天事情就可以得到一百二十元了。

從一九二八年一月起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止是我譯柴霍甫和編文學週報的時期，其間在立達教過一學期高二的文學概論和高三的歐洲文藝思潮。起初很高興，覺得生活極其自由，隨便幾時都可以起來。雖然除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卻又起了厭倦。最後的六個月是我譯柴霍甫最困難的時期。此時我那相處四年的含辛茹苦的妻子芝寶竟離我而去。

一九三〇年四月由汪馥泉和章衣萍的介紹，與李希同結婚。六月起在北新書局編輯現代文學和混合國語教科書。九月又在復旦大學教文學概論和模範小說。現在還在做這教書和編輯的兩重工作。每月所得約二百元，沒有積蓄，也沒有欠債。

以上是我出了中學校以後的事略。不瞞諸位說，從一九二二年在新民意報編輯文學附刊，我已立志將我的一生獻給文學，我是個追求着名譽的人，一方面固然是興趣在於文學，一方面也想藉此得名。以前我終日夢想着一本集子。現在我卻只想多看叢書。求名不是一件壞事，必須實在。但我現在是在做機器，又哪有許多閒工夫看書呢？倘若我是一個關老就好了，我可以靜心地讀書。但到了那時，也許我又不愛看書了。學問是日積月累的，我要打破這個難關，每天勻出一點時間來看書。

我是四川宜賓人，一九〇二年生於浙江處州，因為當時我的曾祖父在處州當府尹。我的著作如下：

一、創作

- (1) 梔子花球 (北新) (2) 荷花 (開明) (3) 天鵝歌劇 (商務) (4) 小朋友
童話 (北新)

二. 論文

- (5) 中國文學小史 (光華) (6) 文學講話 (亞細亞) (7) 現代文學雜論 (光明) (8) 作品與作家 (北新) (9) 現代世界文壇鳥瞰 (現代) (10) 最近的世界文學 (遠東) (11)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 (神州) (12) 俄國三大文豪 (亞細亞) (13) 新式標點用法詳解 (中原)

三. 譯文

- (14) 羅亭 (商務, 屠格涅甫作) (15)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 (開明, 八卷) (16) 蘆管 (神州, 雜譯世界小說) (17) 月的話 (開明, 安徒生作) (18) 皇帝的新衣 (開明, 安徒生作) (19) 格列姆童話集 (中原)

四. 童話論文

- (20) 童話概要 (北新)
民間故事研究 (尙志)
- (21) 童話學 A B C (世界)
(24) 民間故事叢話 (廣州中大)
- (22) 童話論集 (開明) (23)

一九三〇, 一一, 二〇。

四 從郵務生而新聞記者

胡仲持

大約在一般將近畢業的中學生，都是這樣的罷，我在中學時代的最後一學期，因為時時懸念着畢業後的前途，是感到非常的煩悶的。我知道在中學校所學得的一點知識，日後一定不夠應用，當然很希望畢業後再進大學，而且我的父親見我一向讀書認真，也有勉力培植我的意思。可是當時的我已經脫離了天真爛漫不懂世故的兒童時代，漸漸懂得家境的艱難，父親的辛苦了。我知道我的家庭連年負債，父親先前為我籌措中學校的教育費，就已左支右絀，況且在我肩下還有三個兄弟，內中一個雖已習商去了，其餘兩個還得在中學及小學讀書。如果父親勉力把我送到大學裏去，勢必沒有餘力來培植該進中學的一個兄弟了。我為體諒我的父親，顧全我的兄弟的學業計，不得不拋棄了進大

學的念頭，而作尋求職業的準備。這就是我後來投考郵務局的動機。

二

一九一九年五月，正在全國學生運動澎湃的時代，我們全校的學生也停了課，去參加檢查日貨宣傳愛國的種種運動。我趁那停課期間，到了上海，應郵務局的郵務員考試。考畢返校，過了幾時，便草草率率經過了畢業試驗。

在暑假期間，接到郵務局的來信，說是那回考試的結果，我列在備取的幾名中間，暫予作郵務生任職。我接信之後，很覺快慰，因為雖然沒有達到我的願望，錄取為郵務員，總之，我有了穩定的職業了。

同年十月二日是我就業的第一天。那天早晨我帶了總局副郵務長的信，到赫德路郵政供應處。那就是我被派去服務的地方。進門之後，投送了那封信，便由一位職員專引到處長的辦公室。處長是一個意大利人。他見了我，便問我的年齡，學歷等等幾句話。我也

用拙劣的英語回答了幾句。於是我出了那辦公室，安插在忙着操作的職工們的中間，開始我的服務了。

起頭幾天，我所做的是檢點材料，編訂號碼之類零星的事務。隨後，上級的職員交給我一個大鑰匙，叫我看管棧房。這是比較閑適的職司。雖然棧房裏空氣不很清爽，但是除了少許的時間，須得照管工人，幫同別的職員點貨之外，我是可以整日靜坐在那里，閱看我所喜歡的雜誌小說的。

那時我住在我的哥哥家裏。早晨趁了電車去上工，傍晚放工的時候趁了電車回寓。午飯是在供應處附近的包飯作喫的。天天過着那樣刻板的生活。可是我那時沒有什麼無謂的應酬，沒有什麼牽掛的煩惱，心頭倒也覺得十分快活。

回想起來，那短促的在郵政供應處服務的一個月期間，是着實可以玩味的。記得那些日子，在不知不覺地經過了八小時的工作時間之後，和親切的家人們共喫的一頓晚飯，委實是了不得的甘美。晚飯之後，總在燈下和哥哥一同看書談天。有時，由哥哥的指導，

寫譯些短篇的論文和小說。我最初在東方雜誌投稿的兩篇俄國小說，便是在那一個月中翻譯的。

三

我對於新聞事業似乎從小就有了緣了。十二三歲時，我就愛閱雜誌報章，把父親舊時所定購的匯報，浙江潮及各種日報的附張，分類裝釘成冊，隨時翻閱，還和我的哥哥及堂兄弟編纂家庭雜誌及三日家報等各種手寫的刊物，給親長們傳觀，內中材料有一部分便是從那些舊雜誌上剽竊的。後來在高小讀書，和同學們創辦校報，用謄寫版印刷。在中學校的最後一年五四運動的前後，我又和三四個同學編輯學生會周刊，作愛國的宣傳。那是用鉛印印刷的，發行數目竟達千份以上。我有了以上種種的經歷，對於新聞事業，益覺有着深切的興味。所以出了中學校以後，雖然在郵政方面做着機械的工作，也還自得其樂，但在心裏未嘗不是夢想着日後做一個新聞記者的。

當我在郵政供應處任職將近一個月的時候，我從新聞報上忽然看到新聞報館招考編輯部練習生的一條廣告。於是覺得又一新機會到了。我寫了一封信去報名。待到考試的一天，我託故向郵政供應處請了一天假，到新聞報館去應考。在匆卒的兩三小時之間，我填寫了國文及英文的試卷。那天應考的人很多，而名額只有兩個，我自知錄取的希望是很少的。可是，第二天，我從郵政供應處回到寓所的時候，報館方面通知錄取的信已經送到了。

四

新聞報館前經理汪漢溪先生（即現經理汪伯奇君的父親）對於所招用的兩個青年，鄭懷谷君和我原是抱着無限的期望的。然而鄭君不到六月，我則纔滿一年先後脫離了那報館。這實在是使汪先生非常失望，而我們兩人應該對他抱歉的。當我初進新聞報館那一天，汪先生就以極其懇切的話勸勉我說是這次招考是他要整頓編輯部的第

一步，如果我能夠一心一意爲報館盡力，日後一定會把我重用的。他隨後待我確乎是很親切。當時我住在報館裏，他每天午後到館，時常叫我去，把他種種得意的設施，和對於館中什麼人員不滿意的地方，嘮嘮叨叨講給我聽，還叫我代寫私人信件，翻譯外國人寫給他的信，如果有什麼事得和編輯部方面接洽，就叫我傳話。外邊各方面送請柬來，請他喫飯，他多半叫我去做他的代表。他叫我幹各種各樣的事，我有時也覺得太繁忙和不舒服，然而心裏卻始終感激着他的善意。我在編輯部方面，幾乎什麼事情都做過，起先編輯本埠新聞，隨時翻譯外報，還做過三四次時評。但是這些都是晚上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每天午後，出外採訪新聞。新聞報館本來沒有所謂外勤記者，所有稿件都是館外的訪員供給的。自從我進了那報館，社會上如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汪先生和總王筆李浩然先生總派我去採訪紀錄。於是報上重要的新聞不致和別報雷同了。我素來不慣交際，但是做了外勤記者之後，用我木訥的口才，訪問達官巨紳，名流要人，卻也不覺得什麼不舒服。爲什麼呢？因爲進到社會的中間察看形形色色的世相，是使我頗有一種愉快之感的。

五

我在新聞報館任職剛纔一年，上海的望平街上，異軍突起似地出現了一家商報。牠的壽命雖僅六年，然而在中國新聞界的史實上，卻有着重大的意義。因為牠從創刊時，就效法於國外進步的各大報，注意論評的精當，編輯的醒目，內容的切實，一新國內報紙的面目。上海各大報，向來是懶於改革的，自從商報出世，在體例上就多少有所革新了。現在各報都設經濟欄，而電報都依事輯集，裝有顯豁的標題了，這些雖屬小節，但可以說，是受商報的影響的。商報創辦的時候，我在中學校素所敬佩的陳杞懷、陳布雷兩先生，主持着內部的事務。他們知道我在報界有相當的經驗，邀我去幫忙。我因為他們懇切相邀，而且有幾位舊時莫逆的同學也將在那里任職，便打定了主意，向新聞報館投了一封辭職書，悄然和牠告別了。

六

在商報館任職的五年中，我所幹的完全是內勤方面的事務。我的職務較之前在新聞報館時專一得多了。因此，也有了很多的餘暇。我常利用了那餘暇，讀我愛讀的書。我自知像那樣胡亂的讀書，在真實的學問上是沒有多大的進益的，但是數年以來，我覺得在常識上，在閱讀英文書報的能力上似乎增進了不少了。商報在最後的數年中，因為經濟困難的緣故，編輯部方面幾個負責的重要人員先後離去。於是由淺學的我，維持了一時的殘局。終於，我爲了自身的經濟關係，也不得不和那眼見其創立的商報離開了。

七

現在我服務於國內最老的一家報館，已有三年多了。我所做的還是六七年來做慣了的那套工作。我自知從嚴格的眼光看來，遠不是一個合格的新聞記者。現代的新聞記

者應當具備的知識和條件，我是非常欠缺的。這是因為我資質愚鈍，學識淺薄的緣故。我為彌補這種欠缺計，惟有此後盡我的力量，以吸收智識鍊鍛才能而已。

五 過 去 隨 談

葉 聖 陶

一

在中學校畢業是辛亥那一年。並不會作升學想頭，理由很簡單，因為家裏沒有供我升學的錢。那時的中學畢業生當然也有「出路問題」；不過像現在的社會評論家雜誌編輯者那時還不多，所以沒有現在這樣鬧嚷嚷地。偶然的機緣，我就當了初等小學的教員，與二年級的小學生作伴。鑽營請託的況味沒有嘗過，依通常說，這是幸運。在以後的朋友中間，有這麼一個，因在學校畢了業，將與所謂社會者對面，路途太多，何去何從，引起了甚深的悵惘，有一回偶游園林，看見澄清如鏡的池蕩，忽然心酸起來，強烈地萌生着就此跳下去完事的欲望。這樣生帖孟脫的青年心情我卻沒有，小學教員是值得當的，我何妨當當；依實際說，這又是幸運。

小學教員一連當了十年，換過兩次學校，在後面的兩個學校裏，都當高等班的級任；但也兼過半年幼稚班的課，——幼稚班者，還不上初等一年級，而又不像幼稚園兒童那樣的被訓練着。是學校裏一個馬馬虎虎的班次。職業的興趣是越到後來越好；這因為後來的幾年中聽到一些外來的教育理論同方法，自家也零星悟到一點，就拿來施行，而同事又是幾個熟朋友的緣故。當時對於一般不知振作的同業頗有點看不起，以為他們德性上有着污點，倘若大家能去掉污點，教育界一定會大放光彩的。

民國十年暑假後開始教中學生。那被邀請的理由是很滑稽的。我曾寫一些短篇小說刊載在雜誌上。人家以為能作小說就是善於作文，善於作文當然也能教文，於是，我彷彿是頗適宜的國文教師了。這情形到現在仍舊不衰，作過一些小說之類的往往被聘為國文教師，兩者之間的距離似乎還不會經人切實注意過。至於我舍小學而就中學的緣故，那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今年，曾在五處中學三處大學作教，教的都是國文；這大半是兼務，正業是書局

編輯，連續七年有餘了。大學教員我是不敢當的；我知道自己怎樣沒有學問，我知道大學教員應該怎樣教他的科目，兩相比並，不敢是真情。人家卻說了：「現在的大學名而已。你何必拘拘？」我想這固然不錯；但從「盡其在我」的意義著想，不能因大學不像大學，我就不妨去當不像大學教員的大學教員。所惜守志不嚴，牽於友情，竟爾破戒。今年在某大學教「歷代文選」，勞動節的明天，接到用紅鉛筆署名L的警告信，大約說我教那些古舊的文篇，徒然助長反動勢力，於學者全無益處，請即自動辭職，免討沒趣云云。我看了頗憤憤；若說我沒有學問，我承認；卻說我助長反動勢力，我恨反動勢力恐怕比這位L先生更真切些呢；或者以為教古舊的文篇便是助長反動勢力的實證，更不用問對於文篇的態度如何，那末他該叫學校當局變更課程，不該怪到我。後來知道這是學校波瀾的一個孤痕，同系的教員都接到L先生的警告信，措辭比給我的信更嚴重，我才像看到丑角的醜臉那樣笑了。從此辭去不教；願以後謹守所志，「直到永遠。」

自知就所有的一些常識以及好嬉肯動的少年心情，當當小學或初中的教員大概

還適宜的。這自然是不往根柢裏想去的說法；如往根柢裏想去，教育對於社會的真實意義（不是世俗所認的那些意義）是什麼，與教育相關的基本科學內容是怎樣，從事教育技術上的訓練該有那些項目。關於這些，我就同大多數的教員一樣，知道得太少了。

二

作小說的興趣可說由中學校時代讀華盛頓歐文的見聞錄引起的。那種詩味的描寫，諧趣的風格，似乎不會在讀過的一些中國文學裏接觸過；因而這樣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開頭作小說記得是民國三年；投寄給小說周刊禮拜六，被登載了，便繼續作了好多篇。到後來，禮拜六派是文學界中一個卑污的名稱，無異海派黑幕派鴛鴦蝴蝶派等等。我當時的小說多寫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後來的相彷彿，淺薄誠有之，如何惡劣卻未必，雖然所用的工具是文言，也不免貪懶用一些成語古典。作了一年多，便停筆了，直到民國九年才又動手。是顏剛君提示的，他說在北京的朋友將辦一種雜誌，作一篇小說付去吧。從

此每年寫成幾篇，一直不曾間斷；只今年是例外，眼前是十月將盡了，還不曾寫過一篇呢。豫先布局，成後修飾，這一類ABC裏所詔示的項目，總算盡可能的力實做的。可是不行；作小說的基本要項在乎有一雙透入的觀世的眼，而我的眼殼不上；所以人家問我那一篇最愜心時，我簡直不能回答。爲要作小說而訓練自己的眼，固可不必；但眼的訓練實是生活的補劑，因此我願意對這上邊致力。如果致力而有進益，由這進益而能寫出些比較可觀的文字，自是我的歡喜。

爲什麼近來漸漸少作，到今年連一篇也沒有作呢？有一個淺近的比喻，想來倒很確切的。一個人新買一具照相機，不離手的對光，扳機，捲乾片，一會兒一打乾片完了，便裝進一打，重又對光，扳機，捲乾片。那時候什麼對象都是很好的攝影題材；小妹妹靠在窗沿憨笑。這有天真之趣，攝他一張；老母親捧着水煙袋抽吸，這有古樸之致，攝他一張；出外游覽，遇到高樹，流水，農夫，牧童，頗濃的感興立刻湧起，當然不肯放過，也就逐一攝他一張。洗出來時果能成一張像樣的照相與否似乎不很關緊要，最熱心的是「搭」的一板；面前是

一個對象，對着他「搭」的板了，這就很滿足了。但是，到後來卻有相度了一會，終於收起鏡箱來的時候。愛惜乾片麼？也可以說是，然而不是。只因希求於照相的條件比以前多了，意味要深長，構圖要適宜，明暗要美妙，更有其他等等，相度下來如果不能應合這些條件，寧可收起鏡箱了事！這時候，徒然一板是被視為無意義的了。我從前多寫只是熱心於一板，現在卻到了動輒收起鏡箱的境界，是自然的歷程。

三

中學生主幹會囑我說一些自己修習的經歷，如如何讀書之類。我很慚愧，自計到今為止，沒有像模像樣讀過書，只因機緣與嗜好，隨時取一些書來看罷了。書既沒有系統，自家又並無分析的綜合的識力，不能從書的方面多得到什麼是顯然的。外國文字呢？文曾讀過葛祖蘭氏的自修讀本兩冊，但是像劣等的學生一樣，現在都還給教師了，至於英文，中學時代不算讀得淺，讀本是文學名著，文法讀到納司非爾的第四冊呢，然而結果是

半通不通，到今看電影字幕還未能完全明白。（我覺得讀英文而結果如此的實在太多了。多少的精神時間，終於不能完全看明白電影字幕正在教英文讀英文的可以反省一下了。）不去澈底修習，弄一個全通真通，當然是自家的不是；可是學校對於學生修習的各項科目都應定一個畢業最低限度，一味胡教而不問學生果否達到了最低限度，這不能不怪到學校了。外國文字這項工具既不能使用，要接觸一些外國的東西只好看看譯品，這就與專待餵飼的嬰孩同樣的可憐，人家不翻譯，你就沒法想。講到譯品，等類頗多。有些是譯者實力不充而硬欲翻譯的，弄來滿盤都錯，使人懷疑何以外國人的思想話語會這樣的奇怪不依規矩。有些據說為欲忠實，不肯稍事變更原文文法上的排列，就成為中國文字寫的外國文。這類譯品若請專讀線裝書的先生們去看，一定回答「字是個個識得的，但不懂得這些字湊合在一起講些什麼。」我總算能夠硬看下去，而且大概有點懂，這不能不歸功到讀過兩種讀如未讀的外國文。最近看到東華君譯的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清楚流暢，義無隱晦，以為譯品像這個樣子，庶幾便於讀者。聲明一句，我不是說這本

書就是翻譯的模範作；我沒有這樣狂妄，會自認有判定譯品高下的能力。

說起讀書，十年來頗看到一些人，開口閉口總是讀書，「我只想好好兒念一點書，」
 「某地方一個圖書館都沒有，我簡直過不下去，」什麼事都不管，只要有書讀，我滿足了，
 這一類話時時送到我的耳邊；我起初肅然生敬，既而卻未免生厭。那種爲讀書而讀書的
 虛矯，那種認別的什麼都不屑一做的傲慢，簡直自封爲人間的特殊階級，同時給與旁人
 一種壓迫，彷彿唯有他們是人間的智慧的葆愛者。讀書只是至平常的事而已，猶如喫飯
 睡覺，何必作爲一種口號，惟恐不遑地到處宣傳。況且所以要讀書，自全憑觀念的玄學以
 至真憑實據的動植礦，就廣義說，無非要改進人間的生活。單只是「讀」決非終極的目
 的。而那些「讀書」「讀書」的先生們似乎以爲單只是「讀」很了不起的，生活云云，不
 在範圍以內；這也引起我的反感。我頗想標榜「讀書非究竟義諦主義」——當然只是
 想想罷了，宣言之類是不會做的。或者有懂得心理分析的人能夠說明我之所以有這種
 反感，在於自家的頭腦太儉了，對於書太疎闊了，因此引起了嫉妬，而怎樣這樣的理由是

非意識地文飾那嫉妬的醜臉的。如果被判定如此，我也不想辯解，總之我確然曾有了這樣的反感。至於那些將讀書作口號的先生們，果真個讀書，我不得而知；只有一層，從其中若干人的現況上看，我的直覺的評判成爲客觀的真實了。他們果然相信自己是人間智慧的寶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得便時拋開了爲讀書而讀書的招牌，就不妨包辦一切；他們儼然承認自己是人間的特殊階級，雖在極微細的一談笑之頃，總要表示外國人題出來的「高等華人」的態度。讀書的口號包辦一切，「高等華人」這其間彷彿有互相糾纏的關係；若請希聖君解釋，一定能頭頭是道的。

四

我與妻結婚是由人家作媒的，結婚以前沒有會過面，也不會通過信。結婚以後兩情頗投合。那時大家當教員，分開在兩地，一來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頭，寫信等信成爲盤踞心窩的兩件大事。到現在十四年了，依然很愛好。對方怎樣的好是彼此都說不出的，只覺

很適合，更適合的情形不能想像，如是而已。

這樣打彩票式的結婚當然很危險的，我與妻能夠愛好也只是偶然；迷信一點說，全憑西湖白雲庵那月下老人。但是我得到一種便宜，不曾爲求偶而眠思夢想，神魂顛倒；不會沈溺於戀愛裏頭，備嘗甜酸苦辣各種味道。圖得這種便宜而去冒打彩票式的結婚的險，值得不值得固難斷言；至少，青年期的許多心力和時間是挪移了過來，可以去應付別的事情了。

現在一般人不願冒打彩票式的結婚的險是顯然的，先戀愛後結婚成爲普遍的信念。我不菲薄這一種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謂「必然」。我只想說那些戀愛至上主義者，他們得意時談心，寫信，作詩，看電影，游名勝，失意時傷心，流淚，作詩（充滿了驚嘆號）說：人間至不幸的止有他們，甚至想投黃浦江；像這樣把整個兒生命交給戀愛，未免可議。這種戀愛祇配資本家的公子「名門」的小姐去玩的。他們享用的是他們的父親祖先剝削得來的錢，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在未入母腹時早就排定，他們看看世界非常太平，一

點沒有問題：閒暇到這樣子卻也有點難受，他們於是去做戀愛的題目，弄出一些悲歡哀樂來，總算在他們的空白的生活錄寫上了幾行。如果是並不閒暇到這樣子的青年，而也想學步，那惟有障礙自己的進路，減損自己的力量而已。

人類不滅，戀愛也永存。但戀愛有各色各樣。像公子小姐們玩的戀愛，讓它「沒落」吧！

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六 從商人到商人

章錫琛

「密斯脫章，你在日本是帝國大學畢業的麼？」第一次我遇到「交際博士」時他這樣問我。

「不，」我笑着搖一搖頭說。

「那末早稻田？」他又追問一句。

「不，不，我連日本都沒有到過。」我怕他再提出別的大學名字來，趕忙補足了這一句；但自己也覺得有點赧赧然。

那時候我正在商務印書館初次編輯婦女雜誌，並且常常有幾篇翻譯日文的文字在雜誌上發表，而博士學士的頭銜，在這社會中是被重視的，因此便引起這位「交際博士」的誤會。老實說，在我十四五歲的時候，也曾經抱有留學日本的野心，並且記得曾經向家庭提出過這種幼稚的要求。後來知道這全然是虛幻的夢想，也就把野心壓下去了。

但我的學習日文，就從那時開始。一方面固然爲了有留學日本的野心，一方面也是被梁任公、丁福保諸先生所說，「學日文三天可以小成，三月可以大成」的話所誘惑，以爲即使不能留學日本，化了極經濟的時間，可以多讀一點新書，也是上算的。至於將來想靠此喫飯的念頭，就是做夢也不曾有過。

可是我這個想多讀新書的念頭，恰好與我家庭的期望相違反。我的家庭，向來在鄉間經營小商業，不曾有過讀書的人。我的父親，對我期望頗切，至少望我能夠進一個秀才，可以光宗耀祖，——不幸我至今還是一個商人，——所以從九歲便起首學習考秀才所必要的八股文。後來清廷維新，改八股文爲四書義策論，並且在城裏也辦起新式的學校來。但我還依然跟着八股先生在私塾裏學習四書義策論，預備每年冬季應秀才的考試。我的知道有日本和日本文，是十四歲上在城中一個私塾裏讀書的那一年。那時我們的先生，雖然有着許多學生，事務卻是很忙，一天見不到幾次面，對於我們的功課，當然不暇過問，因此每天跟着幾個年長一點的同學在街上亂跑，從書店裏看到新民叢報，浙江潮

一類的雜誌，感到新奇，便買幾本來瞎七瞎八的閱讀，後來讀上了癮，模模胡胡地知道一點世界的大勢，覺得非懂一點外國文或到外國去跑一趟不可。於是乎才買幾本東文典問答，和文漢讀法，廣和文漢讀法一類的日文書來自習。同時也自修一點算學和英文。

第二年，我離開了這位並沒有教導我卻使我得到不少益處的先生，另外從一位陶碌先生讀書。陶先生是我第一位先生；我的讀書也可以說是從陶先生那裏開始。他並沒有設塾授徒，也不是在校講授，只有我一個人住在他的家裏，早晚聽他的指導。他的對我，簡直同朋友一樣，既沒有像從前的先生每天要指定一部書，依着時間背誦講解；也不要限定三六九文期，硬逼我做一篇策論或四書義；不過指示一點我所應該讀的書，叫我自己去瀏覽；任我自己有興致的時候，隨便寫一點出來請他改削。我從他那裏，纔知道有所謂周秦諸子，有所謂宋明理學，有所謂六書音韻，有所謂古文駢儷，有所謂詩詞戲曲，有所謂書法繪畫。不但這樣，他也教我學算學，學日本文，雖然他自己也並不怎樣深造，卻常常勉勵我去學。此外他更教我閱讀新譯的許多關於哲學，心理學，倫理學，論理學，社會學

以及理化博物之書籍，所得雖然不多，但從此我知道近代式學校中各種學科的大略。但這樣，他還教我想法去應付一切瑣事，使我知道種種做人處世的道理。所以他實在是我生平第一位恩師！

以上所敘的，都是進中學校以前的事，似乎未免軼出了本文的題外。但在我看來，陶先生家裏，實在就是我的中學校。不幸未滿兩年，陶先生出外就職，以致我不能再住在他的家裏，繼續我的中學修業。這時候科舉已經廢止，讀書人的正途出身，限於學校；我也曾不得家庭的許可，應過府中學的入學試驗，但終於沒有錄取，因此我祇得住在家中做我的「小店王」。但陶先生仍然不絕的寫信來勉勵我，並且教我隨時寫些文字請他去改削，把讀書時所得的疑義向他去質問，所以還沒有把學業完全拋荒。

十七歲的下半年，城裏有幾位日本留學生，組織了一個東文傳習所，我聽到了這消息，就私自報名就學，隨後纔得了祖父的允許。在所中雖然也有幾十位同學，但完全不像學校組織，教師學生，都是馬馬虎虎，因為規定祇有三個月就畢業的。畢業的時候，我雖然

考取第一，會講一兩百句的日語；但要看日本書，還是相差很遠。畢業之後，這一兩百句的日語，也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十八歲纔是我進正式的中學校的一年。學校是私立的，叫做通藝學堂，設在我們紹興風景很好的東湖裏。我的進這學校，不但爲了讀書，也爲了貪慕那裏的風景。那時的學校，沒有像現在的分年級，我的國文和日本文列在最高的一級，英文卻列在最低的一級，算學在次低的一級，其餘各種學科，都是隨班聽講，不分什麼級別。同學裏面，像我這樣年青的已經頗少，大多數都是比我長三年五年，也有長十年十五年的。大部分的思想，無非想從學校裏得一個近乎秀才的頭銜，對於學科都不甚發生興趣。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我隨着大衆糊糊塗塗的過去。不到半年，家庭就要替我結婚。當時既然還不知道有所謂自由戀愛的新名詞，更不知道盲目結婚的應該反抗，祇有服從父母之命，回家去「拜堂」。到了度過「蜜月」之後，再回到學堂裏，已經將近暑假了。這時學堂裏不知爲了什麼忽然鬧起一點小風潮，但同學中祇有幾個人主持，大家不很起勁。到了風潮平靜以後，假期

也就到了。

暑假過後，家庭裏不肯再供給我的學費，我已經感到學校生活的無聊，同時又感到新婚生活的可戀，所以也不再堅持，就此「跌交坐坐」也罷。於是乎我的短促的中學生生活就此完結。

在那時候，好像出路問題並沒現在這般的切迫；所以雖然失了學，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類的問題。一半也因為我家設在鄉間的小店，每年可以得一兩百塊錢的贏利，我的祖父又買有二三十畝的田，收得的租米可以維持全家的食糧。而經濟的大權由我父親掌管，雖然娶了妻，並不須顧到這類事情，因此一天到晚躲在一間鴿棚似的小閣上，翻弄着幾本破書；除了市集的上半天生意十分忙碌時坐在賬臺上偶然寫幾筆賬之外，人家差不多看不到我。祖父雖然也常常叮囑我留心店務，並且教我許多生意經；但我知道父親的意思，這店是要歸我第三個弟弟繼承的，因此對於店務並沒有上緊去處理，人家雖都稱我做「小店王」，在我祇自認為是一個幫忙的雜差而已。

這樣的無聊生活過了七八個月，在我竟不感覺怎樣的無聊，現在回想起來真可算得奇怪。大概因為那時讀了幾本理學書，對於程朱的學說非常尊重，學得了一點自己慰安的辦法，也未可知。我的父親雖然見了我捧着書不問他事的那種默氣，也有時不免要責備幾句，但並沒有強迫我做什麼事，而且也知道我是做不來什麼事的。反是家庭以外的人倒替我着急。有一次，一位年長的親戚特地叫了我去，替我打算出路。他的意思，以為科舉已經停止了，學校是無法進去的了，教書是寒酸的勾當，永遠不會出山的；還不如紹承箕裘，做一個店王。因為我的祖父就靠這店擁有這基業的，總可圖一生的溫飽。雖然我父親立意把這店給我兄弟，但我是長子，祇要我願意，當然有這權利。我雖然對於這樣的好意很是感激，但一則覺得違反親意為聖賢所不許，一則根本對於做「小店王」這件事沒有興味，也就祇得辜負了。還有一位幼年曾教過我書的先生，自己已經丟了本行，而對於我的賦閒很是惋惜。他有兩個兒子沒處讀書，便勸我父親叫我開設蒙館，並且擔任替我拉攏學生。我父親很以為然，一口應許；我因為父命難違，也祇得勉強應允。於是便在

鴿棚式的小閣中招生授徒，南面做起獼猴王來了。

教書的生意並不壞，一開館便有學生七八人，連我的兄弟們都在內。後來的還是續續而至，因為屋小都被拒絕。年底一算，居然賺了七八十元的薪金。我父親笑逐顏開，稱贊我能夠生利。不久我祖父去世。我一面教書，一面仍幫着做店裏的事情，生活覺得比較的豐富。後來有一位朋友，因為正在沒事，常常跑到我那裏來談天；有一次，談到鄉村裏的塾師太不高明，計劃辦一所小學堂來搶他們的生意。不久居然成功了，就在我家附近一所兩上兩下的老屋裏，掛起一塊學堂招牌來，取易經蒙卦「果行育德」的意思，題名做「育德學堂」。屋本來是我家的，收一點小小的租費，兩個人拿出資本來，做了點新式的黑板，講臺，學生用的桌椅，便遵照學部章程，到勸學所去立了案。那時鄉下人都反對學堂，旁人替我們擔心，怕沒有生意。不料招生廣告一貼出，報名的居然有五六十人。到了開學，拖鼻涕赤腳梗的孩子，濟濟一堂，頗極一時之盛。我請那位朋友做了校長，他卻定要我做副校長。於是這學堂裏面有了兩個校長，卻沒有教員，事務員以及校役等等，這些職務，都由

我們兩個校長兼任。開學之後，學生還是絡繹不絕的來，不久竟到了百把人，把我們那所七倒八歪斜的老房子都要擠破了。這使我們非常的興高采烈，一面添做桌椅，一面分配年級。那時的初等小學是五年制，我們約略把學生的程度考了一下，分做五級。樓上下的雙間牆壁打通，造成兩間教室，採用複式教授。樓下右手的一間廂房，本來供着我們祖先的牌位的，改做教務室；門首一間房子，本是空着的，改做禮堂；自己以爲是非常合式，鄉下人也以爲是像模像樣了！一切教授都採用新式；鄉下人買不起教科書，我們便買了教科書來，油印了發給他們，但四書之類還是照樣的教。我那位朋友是進過警察學堂的，便由他擔任體操；我雖然不會唱歌，但「獨覽梅花」這七個字是認識的，便擔任音樂，並且買了一具手風琴，像賣糖人的亂拉一番，引得一班鄉下孩子都張着小眼驚奇起來。門口掛起了兩塊「學堂重地閒人莫入」的虎頭牌子，自己儼然以爲是在辦學堂；附近一二十里以內的鄉下人，都當做一件新聞講；坐茶店的朋友把教科書裏面的句子當做笑話來批評；還有被我們奪去了生意的私塾教師，到處貼起「無頭榜」來詆毀我們。過了幾時，

城裏的視學員下鄉來視學了。我們恭恭敬敬地引導他到教室禮堂中參觀，他可祇是搖頭，於我們很是不滿。我們對他說了許多經濟竭蹶無法設備完全的話，他還祇是搖頭，搖頭，搖頭。送出了視學之後，我們兩校長也開過幾次「教務會議」，討論改良的方法，但終於討論到經費問題碰壁。

這樣的學校辦了一年，那時我是二十歲，自己居然以教育家自任，其實連淺近的教育原理也一點沒有懂得。然而到了第二年，還是繼續辦下去。但這時忽然從地方報紙上看到城中開辦簡易師範的廣告，章程是一年畢業，不收學費膳費。因此引起了我學了師範再來辦學校的念頭，同我們校長開了一次會議，由我去學師範，讓他獨自維持校務，另外添聘一位教員襄理。這議案通過之後，我就上城去投考。起初還存着嘗試的念頭，以爲不過去碰碰機會而已。不料出案之後，我居然名列第二，於是依着程序入學。下半年，學校裏又添招插班生，而我們的校長也來報名入學，校務便完全交給那聘來的教員。到年底，我們育德學堂的兩校長，居然都在師範學堂畢業了！

可是，兩位校長是在師範畢業了，學堂卻祇得關門了！因為照章程，學生畢業之後，是要由學校派往各處服務的；我被留在母校服務，我們的正校長卻被派往鄉間別一所的學校。本來我們也可以向學校當局請求，就派在自辦的學校中服務。但商量的結果，覺得依我們的財力，無論怎樣辦不出一所好學堂來；而且這時在我們本鄉已經創立起一所地方公立的小學堂，我們也樂得就此息手。

簡易師範，雖然也是中等學校程度，但既然祇有一年畢業，是一種速成性質，各種學科的程度當然很低。我在這一年的所得，雖比半年的通藝學堂略好，但也不過曉得一點淺近的常識，自己要想去看程度較高的書，可以有些門徑而已。然在辦事方面，我卻得到不少的益處。學校裏面，設有一種級長，由同學公舉，我因為考進去的時候名次較高，所以在選舉級長的會場上，就和一位同學韓希賢先生被選充這任務，從此使我有練習辦事的機會。畢業的時候，我的名次列在第一。監督（等於現在的校長）杜海生先生很看得起我，叫我在母校的附屬小學做教師。並且由他發起，聯合了城區幾所小學組織一所校

聯會，每星期開會一次，討論改良教授管理方法等等的問題，由我充任書記。會中注意實際事項，如學校用的表簿，記分法，統計表，以及舉行小學校會考之類，大概都由杜先生定下計劃，叫我來擬格式，章程，通告之類，也曾經出過一種刊物，由我擔任編輯。因此我在辦事上着實有了不少的進步。後來勸學所辦了一所師範傳習所，每星期開講一次，各種學科都有，乃是專替私塾教師及鄉下的小學教師設的。杜先生介紹我去擔任講師。我因為怕坍臺，在每次開講之前，常常不得不落了夜來預備功課。此外他又介紹我去兼任女子師範的教育學教師，我也祇得「蝦蟆墊牀腳」似地把自己前一年讀過的書依樣畫葫蘆去演說一番。好在她們所提出的祇是字句上的問題，都還可以敷衍過去，僥倖沒有露出馬腳來。

這樣過了將近三年，武昌革命軍起義，浙江也不久光復。王金發帶兵進紹興城，做起紹興都督來。一時城裏發生了恐慌，有許多人都避地他去。那時我在女子師範擔任國文及教育學的教科，住在校中，校裏負責的人把事務託付了我。後來王金發都督派他的祕

書謝斐麟先生做女子師範監督。他本來是我通藝學堂時代的監督，也是簡易師範時代的國文教師，同我頗要好，所以仍舊叫我把事務管下去。他因為軍務很忙，不過偶然一到，但我因為那時軍政府的名譽太壞，辦事方面也有許多棘手，同時有一部分妒忌我的人，對我頗不快活，覺得這樣的生活實在再過不下去了。恰巧這時杜海生先生從上海來信，說替我在商務印書館方面找到一件事情，我就把校務約略交代之後，於民國元年一月動身到上海來了。

到了上海之後，纔知道他所替我介紹的是東方雜誌的事情，說叫我編些中國大事記之類，我自己覺得還可以擔任。那時東方雜誌的主編者杜亞泉先生，是海生先生的堂姪，並且海生先生的哥哥山次先生也在同部辦事，所以我更覺放心。但我去見亞泉先生的時候，他就問我是否懂得一點日文，我回答說，雖然從前學過一點，卻沒有好，而荒疎日久，也多忘記了。不料進館之後，他第一件給我的工作，就是從一本日文雜誌，叫我翻譯一篇鑄錠發明者居利夫人的傳記。我接到一看之後，不禁汗流浹背。因為我的化學知識本

來很淺，鑼錠這個名詞在我所讀的化學書上從來沒有見過；而七年前所學的日文，不但全部忘卻，並且在文體上也大有變更。所以除了幾個漢字和平假名的聲音之外，幾乎不知所云。但第一件工作，不好推卻不做，祇得硬着頭皮，仔細尋繹。出來之後，又特地去買一本日文字典來逐字檢查。這樣過了兩天，總算望文生義的勉強成了篇，送給亞泉先生。他替我改削了一下，我再拿來和原文對看，把自己譯錯的地方記出來，做下次的預備。後來這篇文章登在第八卷第十一號的東方雜誌上，由亞泉先生署名高勞，這實在是我學日文以後第一篇的翻譯文字。這樣接連又翻譯了幾篇，有的登出來，有的被塞在字紙箋裏。不久陰曆的年假期到了，我便告假回家，從書箱角裏找出了幾本從前學過的日本文法書，從新溫習，又從字典上摘出許多通用的字句，抄成一本小冊子，以便臨時翻查。經過了大半年之後，漸漸覺得順手，翻譯的文字也漸漸多起來了。

民國八年的下半年，杜亞泉先生辭去東方雜誌職務，專任理化部的事情，山次先生也因爲多病辭職。第二年就由陶惺存先生接辦，我仍然被留在那裏；不久陶先生病故，又

由錢智修先生接辦。這一年，擔任小說月報兼婦女雜誌的主編王專農先生辭職，沈雁冰先生接任小說月報主編，婦女雜誌卻還沒人接任。後來經錢智修先生的推薦，叫我去接手。我當時還不敢答應，最後錢先生允許給我幫忙，我纔勉強承認下來。那時正當新思潮運動極盛的時期，婦女問題頗爲一般人所注意，我感覺到在婦女雜誌中非討論到婦女問題不可。但一向對於這問題沒有研究，祇得臨時抱佛脚，到東方圖書館裏找出幾本日文學籍來，生吞活剝地來介紹一點。後來我請到一位有力的幫手周建人先生來共同編輯。於是這類的文字漸漸增多。婦女雜誌的讀者，居然由二三千增加到一萬多人。我們的興味，由此竟集中在婦女問題上，常常想夾七雜八的發表一點自己的意見，除了婦女雜誌之外，又在外面編輯旬刊週刊，如時事新報的現代婦女及民國日報的婦女週報之類，趁晚上寫一點肆無忌憚的文字，批評社會及個人。但因此寫滑了手，在婦女雜誌也竟發表和當局意見不甚相合的文字來，常常受到警告。到民國十五年，爲了一篇文字，受某學者批評，因而發生爭辯，遂從當局送來嚴重的警告。我本來就想辭職，但因了錢智修先生

的勸告，祇得姑且忍耐。後來當局對於稿件的檢查愈加嚴厲，使我們萬難忍耐，不得不提出辭職。這辭職書提出之後，就被核准，但仍然不許我出去。結果把我調在國文部，周先生調在博物部，雜誌改由杜就田先生接辦。到了年底，經幾個友人的慫恿，要我另辦一種關於婦女問題的月刊，定名做「新女性」，編輯歸我擔任，經費則由大家幫忙。我被大家一哄，居然答應，但我的將近十五年的飯碗便因此敲破了！

我還沒有脫離商務印書館之前，早已厭倦於上海生活，很想換一個方面來做點事情，但苦於沒有機會。有一次，偶然碰到了夏丏尊先生，他正在管理春暉中學，談起他的理想來。我同還有一位友人，聽了很表同情，便要求他替我們弄一個位置，居然蒙他答應了。一切的條件都已議妥，正在預備向商務辭職。那時春暉的校長經子淵先生，被浙江當局任命做省立第四中學校長，因為時間局促，沒處拉教師，聽到這消息，就要求我們兼任四中教科。但我們到鄉間去，原想多有一點餘暇，如果應了他的要求，一星期須在甬紹路上跑好幾趟，覺得未免反比上海繁忙。所以雖然經他苦勸，終於卻了盛情，連春暉也祇好不

去。到了我被商務辭退，夏丏尊先生也脫離了春暉，此外也沒有別的路可走。我當時決心回家，想回到從前設私塾的生活，一面靠翻譯來喫飯。但當時發起創辦新女性的幾位朋友，因為這事正在起頭，萬不能沒人擔任，硬要把我拖住，專任這件工作。一面並由謝六逸先生請我擔任神州女學的功課，使我得到一點生活費。

新女性辦起之後，讀者居然很多，銷行數也到了三四千。編輯、校對、發行的事務，都由我一人擔任，事情忙不過來，到了下半年，祇得把神州女學的教科辭去了。但雜誌本是虧本的生意，銷數雖多，決不能把我一家養活，於是便有人主張，另外印幾部書來賣；後來索性把新女性社改為書店，這就是開明書店。當初本主張集股來辦，並且股款也有人認定；但大家都是窮措大，雖然有這志願，錢終於拿不出來。印書的資本和我自己的生活費，不得已祇好拿商務的退俸金來維持，不夠的時候，便向我的兄弟去借用一點。後來生意漸漸發達，祇得聘用朋友來襄助，需錢也便愈多。我兄弟所有的一點儲蓄，都投在店裏面，我自己有十幾股的商務印書館股票，也賣掉了作為資本。我弟弟終於也辭去了他的職務，

來共同經營這書店了。

我們起初計劃開書店的時候，本來祇想集兩千塊的資本，專印朋友裏面比較好一點的書，對於排印，紙張，裝訂等，都竭力考研精緻，希望一方面可以維持自己生活，一方面可以有一點興趣，同時並且可以使讀者不致失望。但到了後來，銷路漸漸擴大，資本漸漸增多，竟到了自己的力量不能維持為止。在前年的下半年，便同幾位朋友商量，改爲股份有限公司，資本五萬元。不久居然盜額，我們把盜出來的數目，另外創辦了一所印刷公司。書店裏各董事公舉杜海生先生做經理，把出版和推廣部分的事情，派我擔任，印刷所的事務，也由我管理，編輯的事務，從前歸我擔任的，改公司之後，卻另請了夏丕尊先生做編輯主任，一直到現在爲止。但在本年，資本又覺不足，再擴充招股一次，把書店改爲十萬元，印刷所則由二萬元改爲四萬元。但我至今還不過是一個小夥計，雖然常常有人戲呼做「老板」，而我在這兩處的投資也不過二十分之一而已。

把我這四十年來瑣瑣碎碎的事情，寫成了七八千的冗長的文字，使讀者多費寶貴

的時間和腦力，實在很覺抱歉。但既然派定了我非獻自己的醜不可，也就沒有辦法。如果讀者看完了之後，覺得太不上算；請諸位不要說是上章錫琛的當，祇能說是上夏可尊先生的當。

夏先生要叫大家做這篇文章的本意，無非要使讀者知道雖是中學生，祇要自己肯立志向上，也不見得定會無路可走。但這個目的，從其餘諸先生的文中，當然可以達到；在這篇文章，其效果可說是等於零。因為我根本不是一個中學生，而且我從來沒有立志向上過，現在更不能說是有所成就的人。至於我之所以到現在幸而還不至於餓死，完全是機會使然，我自己並沒有什麼努力過，我的幸而有一點淺薄的知識，能夠寫這樣似通非通的文章，並不是從讀書得來的，是從不讀書得來的。我一向所做的事情，都是外行的事情。像我現在的幹出版事業，管理印刷所，從小都沒有學過。而且我也並不是立志要做這種行業，都是為勢所迫，不得不然。但是我向來無論做那件事情，都覺得可以發生一點興味，這也許正因為是外行的緣故。現在想起來，大概興味的所在，正如捉迷藏一樣，因為眼睛

是被蒙着的，所以捉到了愈加有趣，而且從東西摸索上發生一種興趣起來。我現在還在東西摸索的時代，今後的運命，究竟註定了我該摸索到些什麼，該怎樣去摸索，我自己也還沒有知道。好在我暗中摸索的時候，常常有人給我指示方向，說明什麼地方有障礙物，鼓勵了我不少的勇氣。現在回想起來，生平的師友中，幫助我最多的，最初是陶碌先生，他給與我學問門徑的指導，訓練了我辨別事物的腦筋；後來是杜海生先生，他給與我處理事務的經驗，並且給我介紹相當的職業；還有杜山次先生，他給與我人格的感化，使我知道處事接物的正則。這幾位都是我的師輩。至於友輩裏面，如錢叔青、周建人、胡愈之諸先生，有的給我學問的切磋，有的給我思想的訓練，有的給我事業的幫助，都使我受到不少的益處。到民國十五年失業以後，更承許多朋友的幫助，使我有勇氣去做出版事業，而且僥倖得免於失敗；其中最有力的一人，尤其是夏丏尊先生。在寫完了這篇時，我不能不對這幾位先生表示我深切的感謝。

十九年十二月。

七 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

茅盾

時常這麼想：如果我現在又是個中學生，夠多麼快活！我時常希望在夢中我居然又是中學生；我居然又可以整天跑，嚷，打架，到晚上睡在硬板鋪上絲毫不感困難地便打起牀來；居然又可以熬整夜預備大考把大捆的講義都強記著，然後又在考試過後忘記得精光；居然又可以坐在天橋上和同學們毫無顧忌地談自己的野心，幼稚地然而赤誠地月旦人物。呵呵！熱烈愉快的中學生時代！前程遠大的中學生時代！在那時，如果有誰不覺得整個世界是他的，那他一定不是好中學生，我敢說！

然而我始終未曾在夢中再為中學生，甚至中學時代的同學也不會夢見半個。不過是十多年呢，然而抵得過一百年的滄桑多變的這十多年，已經去的遠遠，已經不能再到夢中來使我暢笑，使我痛哭，使我自負到一定要吞下整個世界！

是的，吞下整個世界！是中學生，一定得有這個氣魄！有一個挨得起餓，受得起凍，經得

起跌打的身體，有一個不怕風吹，不會失眠，不知道什麼叫做暈眩的腦袋，還有二三十年大好的光陰，原封不動地疊在他前面，他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人類將來的一切，都操在他手裏，都等待他去努力創造，他怎麼可以自己菲薄？

遇到了年青的朋友時，我總喜歡聽他們談他們的中學生生活。聽到了他們這時代所特有的鬪爭生活的緊張和快活，我常常爲之神往；再聽到了他們這時代所特有的青年的苦悶，我又常常爲之興奮而惆悵。不錯，現代的青年，尤其是前程遠大的寶貝的中學生，都不免有些苦悶，都曾經有過一度的苦悶；始終不感得此苦悶者，若非「超人」便是渾渾噩噩的傻瓜。超人非此世所有，因而只有好中學生纔會有苦悶，有一時的苦悶罷？這

是我們當此受難時代所不得不經過的「洗禮」呀！時代的特徵就是每一個有造化的青年，必得經過一度苦悶。應該歡迎這苦悶，然後再戰勝這苦悶，十分元氣地要吞下全世界似的向前向前，幹著幹著，創造你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和人類將來的一切罷！

鬪爭的生活使你幹練，苦悶的煎熬使你醇化；這是時代要造成青年為能擔負歷史使命的兩件法寶。

在我的中學生時代，卻沒有福氣來身受這兩件法寶的薰陶。相差不過十多年呀，然而我的中學生時代是灰色的平凡的，只把人煨成了恹恹小丈夫的氣度。在我的中學生時代，沒有發生過一件事情使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感受著興奮和震盪。也許就是為此我始終不再夢見我的中學生時代了。

我的中學生時代是灰色的，平凡的；沒有現在的那許多問題要求我們用腦力思考，也沒有現在的那許多鬪爭來磨練我們的機智膽略。學校生活的最大的浪花是把年青的美貌的一年級同學稱為 Face 而爭著和他做朋友，爭著謔七言的歪詩來讚頌他，或是嘲笑那些角逐中的對方。我經歷過三個中學校，浙西三府的三個中學校，我的最可寶貴的中學生時代也就在這樣灰色的空氣中滑了過去。如果一定要找出這三個中學校曾經給與我些什麼，現在心痛地回想起來，是這些個：書不讀秦漢以下；駢文是文章之正

宗詩要學建安七子；寫信擬六朝人的小札；舉止要風流瀟灑；氣度要清華疏曠……當時固然沒有現在那些新雜誌新書報，即使也有一二種那時所謂新的，我們也視爲俗物；說牠文章不通，字非古義。在大考時一夜的「抱佛脚」中，我們知道了歐洲有那些國，那些戰爭，和中國有那些條約，有所謂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普法戰爭，日俄戰爭，然而我們照例是過了大考就丟在腦後去了。世間有所謂社會科學，我們不知道，且也不願意去知道。是在這樣的畸形閉塞的空氣中，我度過了我的中學生生活，這結果使我現在只能生在這裏寫文章，過所謂「文士生涯」。

那時我們亦無所謂「苦悶」。苦悶的人是有福的，因爲這是思想展開到某種程度的徵象。因爲通過了這一時期的苦悶，他的思想就會得確定，他將無往而不敢，而不愉快。我們的中學時代卻只有渾噩，至多不過時或牢騷，一種學來的牢騷；太息於前輩風流不可再見，叔季之世無由復聞「正始之音」那種無聊的非青年人所宜有的牢騷。

中學畢業的上一年，「辛亥革命」來了。住在滬杭鐵路中段，每天可以接讀上海報

紙的中學生的我們，大概也有些興奮罷？大概有一點。因為我們也時常到車站上買旅客手裏帶著的上海報，並且都革去了辮子了。然而這興奮既無明確的意識的內容，並且也消滅的很快。第一個陽曆元旦，在府學明倫堂上開了什麼市民大會一類的東西，有一位本來是我們這中學的校長，且又是老革命黨而又新任什麼軍政分府，演說「採用陽曆的便利」；那天會裏，這是惟一的演說。現在我還依稀記得的，是他擎拳頭上指骨的凸出處來說明陽曆各月的月大月小。如果說我在中學校曾經得了些新知識，那恐怕只有這一件事罷？

後來我又進過北方某大學，讀完了三年預科，我還是我，除了多喫些北方的沙土，並沒新得些什麼，於是我也就厭倦了學校生活了。

現在，三十許的我，在感到身體衰弱的時候，在熱血塗涌依然有吞下整個世界的狂氣的時候，每每要遺恨到我的中學生時代的太灰色太平凡了。我總覺得我的太平凡太灰色的中學生時代使得我的感情理智以及才能，沒有平衡的發展，只成了不完具的畸

形的現在的我。時代不讓我的青年時代，最可寶貴的中學生時代，在鬪爭的興奮和苦悶的熬煉中過去，不讓我有永遠可以興奮地回憶着的青年時代的生活的浪花，這也許就是所謂早生者的不幸罷？

這也就是爲什麼我時時有這樣的感想：如果我現在又是中學生，夠多麼快活！好像是一個失敗的圍棋手，在深切地認知了過去的種種「失著」以後，總想要再來一局，而又況我的過去的「失著」都好像罪不由己，都好像是早生幾年者該得的責罰似的。

相差不過十多年呢，然而在現今這大變化的時代作中學生是幸福的！各種的思潮都在你面前攤開，任由你憑著良心去選擇，很不像我的中學生時代只能聽到些「書不讀秦漢以下」一類的話語。學校生活不復是讀死書，不復是無聊到僅僅在一年級新生中間發見 Face，而是緊張的不斷地有鬪爭，還有社會的活動。這些，這些，多麼能夠發展你的才具，充實你的生活！

歷史的悲壯劇的展開是數百年而始得一見的，青春，中學生時代，人生也只有有一次；

正在青春而又正在前程無窮的中學生時代，而又躬逢數百年一見的歷史的悲壯劇的展開，而或又更幸而未生在富貴家庭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做活寶貝，這真是十全的「八字」，應該不要辜負，應該不要自暴自棄，應該比什麼人都興高采烈些！

只有不幸而生於富厚之家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做活寶貝烘軟了骨頭的現代青年，纔是很不幸地只配在歷史的大輪子下被碾成肉泥！

這樣的不幸兒是可憐的。他沒有自由的身體，他沒有選擇他的生活的自由，他就不配有吞下整個世界的豪氣。

我很慶幸我沒有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當做過活寶貝，所以雖然我的中學時代是那樣的灰色平凡，從那樣的陳腐閉塞幾乎將我拖進了幾千年的古墳裏去，可是歷史的壯潮依然捲我而去，現在我還坐在此間寫這一篇文字。但是我依然羨慕着現今為中學生的幸而不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當作活寶貝的年青的朋友。呵呵！尚在中學校或將出中學校的年青的朋友呀，不要以為你是一個小小的中學生看着那龐大混雜的社會而

自慚形穢，不是這麼的，正因為你是個寒苦的中學生，你的骨頭尚未為富貴祿利所薰軟，你有好身體，你有堅強的意志，你肯幹，你是無敵的，你剛在入世，你有年富力強的二三十年好光陰由你自己支配，你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人類將來的一切，都操在你手裏，都等待你去努力創造呢！

八 出了中學校

汪靜之

想起了中學校以後，到各中學校及大學校去教書，每逢填履歷表的時候，不能和其他同事一樣填一個體面一點的大學畢業的出身，我常覺得無資格的人是和無資產的人在同一被壓迫的地位的；但我想起我所從事的文學工作，我便慶幸我沒有被托爾斯泰在藝術論裏說過的「教育只能損害天才，不能助長天才」的大學教育把我很薄弱的一點創作能力羈絆束縛得毫無活氣，壓榨摧殘得乾枯朽腐。

我是從來沒有拿過一張畢業文憑的人，不論中學小學。我從小在私塾裏讀書，讀過幾部詩集和四書、詩經、左傳、古文觀止……學做過舊詩。雖中毒不很深，但已有頑固的小儒教徒的模樣了。後來沒有經過小學的階段便進了屯溪一個中學，讀了兩年覺得不滿意，便由錢塘江東下，轉入杭州第一師範。在一師二年，又到上海宏文學院讀了半年。以後便永遠沒有進過學校了。

私塾只把我的腦裏蒙了些塵灰，中學給我的好處也與零相差不遠，我的一點淺薄的學識全是由自修而得。出了學校以後，我自己專修文學——其實我在中學時代已經專修文學了；我在學校裏於功課方面是一個懶學生，尤其數理課我是絕頂的低能兒，我每學期只上兩三堂數理課，學期考試從來不考數理一門。但我每日在校園裏讀詩看小說是很勤的，簡直是入迷了。像我這樣的學生在普通中學裏，早已留級或除名了；但杭州一師是當作一個專門學校的樣子辦的，和普通的中學不同，獎勵特長，管理極端放任。所以圖畫、音樂、英文、數理、社會科學各門都有傑出的天才。

我與新文學是接觸得很早的，因為我的老家徽州績溪和胡適之的老家相隔不過一里，所以我在初入中學那一年便讀了新文化運動的幾種急先鋒刊物：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星期評論……後來出版的嘗試集、女神、草兒等新詩集都是我初期愛讀的書。我便棄了舊詩，專學新詩。

十七歲到十九歲三年中糊亂寫了很多的新詩，朱自清、劉延陵、葉紹鈞、胡適之、周作

人魯迅諸先生都出乎意外地給我許多指導與讚許。離開杭州一師那一年我便編成一集蕙的風出版，又出乎意外地風行一時，到前三年止銷了二萬餘部。新詩集銷行最廣的是嘗試集，其次是女神，蕙的風的銷路是第三位。蕙的風實在是一部很幼稚的詩，但因為裏面的戀愛詩卻引起一場筆戰，周作人劉大白魯迅宗白華……等都有文字參加，替蕙的風辯護。一位十九歲的青年得到這樣的成功，是做夢也沒有夢到的。我那時便更堅決地以文學為終身的事業了。

我做的詩有些發表在新青年、新潮、小說月報、晨報副刊、詩等處。一九二二年春，開始做了一篇不成東西的小說，發表在小說月報，因為做得太壞，以後便不敢續做了。在杭州和峯漢仁四人組織一湖畔詩社，合出過一本湖畔。後來又組織了一個晨光社，有男女社員二三十人，出過十餘期的晨光週刊。

一九二二年，我離開杭州一師，曾在吳淞中國公學住了一暑假，常常帶着書到海邊草堤上去獨坐，一邊讀書，一邊看海。那海波的活潑的丰度，海雲的變幻的神態，都是我所

最熟悉的。有一次和沫達夫同遊海濱，直玩到半夜，討論新詩讀法，大家試讀。沫讀我的詩，讀得很慢，好像唱崑腔一樣，每個字音都拖得很長。他的讀法和胡適之的讀法完全相反，胡適之讀新詩不用哼哼調，就和說話沒有分別。接着我讀他的湘纍，我便把他們兩人的讀法折中了讀。雖帶一點哼哼調，但亦不離語言的自然，聲調太遠。

那時我愛看的是沈雁冰編的小說月報，章錫琛編的婦女雜誌，創造社編的創造季刊，及點滴，域外小說集，茵夢湖，少年維特之煩惱，沉淪，隔膜，另外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共學社的翻譯及創作的文學書，我沒有一本不看的。

那年我的父親因為經商失敗，已經變成徹底的無產者，沒有一個錢寄給我，我的生活費便全靠仁與浩川等的幾百元的幫助，和蕙的稿費。我看見新出的文學書想要買來看，因手頭無錢，便把衣物當了去買書，是常有的事，我的皮夾是當票的永久的住家。有一次被扒手扒去一個皮夾，過了幾天來了一封無名信，信內封着那皮夾內的幾張當票，至於皮夾內的幾元錢他是老實不客氣了。因為那皮夾內有一封最近收到的周作人

的信，所以扒手知道我的住址。

一九二三年春我回到杭州，常常在西湖上跑，每每帶一本書一塊麵包到西湖裏的山上去讀一天纔回寓。西湖我是玩味得最深的，晨妝的淡麗，晚妝的溫柔，晴天的笑容，雨天的愁態，我都陶醉過；一片片湖波，一塊塊岩石，一株株綠樹，一朵朵山花，我都和她們親切過。我於一九二一年春會恣遊過一次普陀，我最愛的是千步沙，我最愛斜臥在千步沙看那潔白如雪的撒嬌的浪花手挽手地排成一隊，好像有白淨的大腿的一萬個舞女一樣，笑盈盈地走到我身邊，怕我要伸手捉住她們，馬上又輕捷地一翻身成排地逃去了；逃去兩丈遠的樣子又迎面跑來，復又如先前一樣逃去；簡直頑皮得太可愛了。——我常在遊山水的時候或遊山水之後做詩，我的詩多是由山光水色醞釀出來的，（固然秀眉麗眼也是我的詩的發酵素）尤其是西湖給我的影響最多。

一九二三年的暑假最窮，曾經餓過兩天肚子，每天只喫一片小燒餅。餓到第二夜很是難受，我便跑到聚英旅館去，找那天從烟霞洞下山來的胡適之，見他桌上擺着兩碟十

分鮮美的西式糕餅，姿態異常嫵媚。我心裏想：「他若請我喫，我便喫得他一點不剩。」不料他這次偏不請我喫，我只得空着肚子出來。至於錢，我已向他借過兩次了，也不願再開口。後來還是由他寫信要亞東書館寄錢給我，預約半年後寄一本詩集去出版，亞東便陸續寄了兩百元來。結果沒有交詩集去，只標點了一部書去抵。

暑假後移住僻冷的太平門的臥觀音菴內，仍舊終日讀文學書。詩集是新舊並讀；小說是專愛看翻譯的，如現代小說譯叢、日本小說譯叢、你往何處去、人心復活……等；創作小說這時不是本本都看了，舊小說看得很少，只看過紅樓夢等八九部。（一直到現在沒有增看別的舊小說）。

那年冬天當店裏的衣被不能完全贖出，三兩夜地凍得抽腳筋抽醒。我把凡是可以用保溫的布類的東西——甚至襪子，揩手布都蓋在棉被上，找遍房內沒有東西可蓋了，除了兩架書。我想書紙是樹木製的，傳熱也很慢，便鋪了好幾十本書在棉被上，上面用毯子包裹着，而後再鑽進去睡。結果被窩裏增高不到一度的溫暖，卻要做惡夢，第二天還得到

一身骨頭的微痛。

一九二四年初春有一天在湖濱遇着馥泉，由他轉託孫偃工介紹我到武昌旅鄂湖南中學去教國文。到湖南中學走進大門，號房以爲我是去報名投考，連忙拒絕道：「考過了，不收插班生了。」我說明我是來教書的，他還現出不相信的眼色，勉強帶我進去見校長。走進校長室，坐下不到一分鐘，校長便問我：

「汪先生是不是北大畢業的？」

我聽了很不快活，接着恨恨地答道：

「我從來沒有畢過業！」

他聽了好像很失望似地，由他那臉色推去好像是說，「請了一個小孩子來了，如何是好呢！」接着又露出木已成舟，無可如何的神氣，只得陪笑說道：

「汪先生少年英俊，著作等身，前途無量。」

我教的是舊制中學四年級，學生一半和我差不多年紀，一半比我還大幾歲，最大的

一個已經三十一歲，兒子也生了三個了，比我剛好大十歲。我也不知那裏來的勇氣，第一次上講堂居然能夠不慌不忙地鎮靜沉着地空談了一點鐘文學理論，一點不畏怯，不臉紅。我怕學生說我只懂新文學，不懂舊文學，所以我只講三分之一的新文學，大部分是講離騷、九歌、齊物論、逍遙遊、秋水、項羽本紀、老子道德經……等，但我自己預備翻辭源也就夠苦了。學生對我感情很好，甚至我有時誤筆在黑板上寫出個把別字他們也能原諒我。

放暑假時因為換了校長，我便回到杭州，杭州是我的第二故鄉。我住過廣化寺，善福菴，後來住在陶社。常到西湖圖書館去借書看。除讀書外，寫了一篇長文李太白評傳在晨報副刊發表了一部分。

一九二五年初春，由海道往北京，經過柔軟的綠水洋與死寂的黑水洋，更飽餐了海的別樣的姿態，做好幾首詩，後來收在寂寞的國裏。到北京後，又轉赴保定育德中學教書。

育德校長倒沒有問我的出身，大概他自己已斷定我是北大畢業的。深信不疑，所以

不必再問了。我何以知道他的斷定呢？因為第二天晚上便有兩個北大出身的同事來邀我去參加北大同學會，並問是在那一系，我說我不是他們的同學，他們乃掃興而去。學生也都毫無疑義地派定我是北大出身。（這種誤會大概是由胡適之替蕙的風做序所致。）

在武昌教書時，預備翻字典，忙得很苦，在保定不論教新文學舊文學，都綽有餘裕，一點不感困難了。在那校裏認識梓年，時常和他討論切磋。

快放暑假的時候，學生要請我演講，我講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這樣一個題目，用一種激烈的，極端的，沉痛的態度，把東方文化的基礎儒釋道三教痛罵了一番，後來還托演辭寫下一篇長文來印發給學生，學生對於我的意見，個個熱烈贊同。後來被校長看見了，大喫一驚，以為我是個大逆不道的人，怕要把他的學生教壞，便對各班學生訓話，說我的話全是錯的，相信不得，並命令學生把那篇文章繳還校長燒燬。但學生很愛那篇文章，終不肯繳出，雖用記過恫嚇也不中用。

於是我乃離保定到北京，住過銀閣胡同及西山。除常到北大圖書館讀書外，並寫了

三篇小說發表在文學週報，至今還未整理出版。

初秋回到上海，住在橫濱橋。法說商務的百科小叢書買稿有五元一千字，我就用三星期時光寫了一本詩歌原理賣給商務（現編在萬有文庫內）因為篇幅太長，只賣了二萬餘字，餘下三章一萬餘字至今未發表。這本書是參考下列幾部書做成的：苦悶的象徵自己的園地，詩學，詩之研究，文學評論之原理，文心雕龍，本間久雄文學概論，托爾斯泰藝術論。

這時我更愛看翻譯的書，如棉被，馬丹波娃利，莫泊桑短篇小說集，灰色馬，一生，沙樂美，陀螺……等書，更是愛不忍釋的。創作的除周作人，魯迅，達夫等的文章及聖母像，前志的詩外，看得很少了。

那年章錫琛，周建人與陳伯年爲了新性道德引起一場筆戰，我看了周建人引的一節新聞，很有感觸，就寫了一本耶穌的吩咐，後由開明書店出版。

一九二五年秋到二十六年夏這一年間，是我收成最豐的一年，除詩歌原理，耶穌的

吩咐外，又寫成下列三書。一，把新做的和前兩年做的詩合起來編成一本寂寞的國，但擱了兩年才由開明書店出版。（這部詩比幼稚的蕙的風進步了許多，但銷路僅及蕙的風十分之一。）二，把新做的杜甫評傳及李杜比較論，和舊作李太白評傳合編成李杜研究，賣給商務為國學小叢書，現編入萬有文庫。三，寫了一部壽命發表於小說月報，後改名翠英及其夫故事給亞東出版。

一九二六年暑假後到蕪湖省立二農教書。十一月到南昌見沫，轉赴武昌總政治部，寫了九個月最無聊的宣傳品。

一九二七年秋回浙江臨平，除專心讀書外，做了幾篇小說編成一本父與女給大江書鋪印行。

一九二八年春到上海暨南大學教書。初到僅有六小時課，到校第三日有一班學生趕了原有的教師，自動要求當局請我教，第四日，第五日接二連三地加上去，加到十九小時。

我每到一個學校總要和腐化勢力鬭爭，在學校當局方面我鬭不過腐化勢力（便是我失去位置，但在學生方面腐化勢力總是輸給我的，便是學生也反對腐化勢力。）
新青年的時代早已過去了，而我每到一個學校還不得不重演一次新青年時代那樣的新文化運動，因為教國文的人還是腐敗的居多數，所以我每到一個學校總是要先把學生的頭腦裏的陳腐塵灰洗刷一遍再說。

暨南大學的某院長是一個陳腐老朽的古董，我把他東抄西襲雜湊而成的著作，隨便翻了兩頁，發見了許多不通與荒謬，我與鐵民便向他挑戰，在各刊物上把他罵得體無完膚，魯迅，劉大白，王伯祥，趙景深都有文字參戰。

一九二九年暑假，因反對暨大校長與同事數十人同離暨大。暑假後，被我的朋友建議大學校長翟俊千邀去做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教六種功課。暨大裏我教過一年半的學生非常留戀我，校長請給他們的教師，他們都不滿意，二星期內趕了三個學生派代表來懇求我替他們設法，我介紹了一位朋友去，他們才算滿意了。

今年春間我的朋友南京中學校校長章警秋硬把我邀來幫忙做他南中第二院主任；暑假後改爲國文學門主任，兼授高中課二十五小時。

我應該補說一點我的讀書法：我讀書是有範圍的，專讀文學書，文學以外的書雖然也會流覽一些，但是很少。而所讀的新舊文學書中，詩，詞，劇，曲，小說等作品要佔十分之九而強，文學理論的書不及十分之一。

我讀書時必須拿紅藍鉛筆，遇有好句子便加一紅點，更好句於句旁加一紅線，最好句加紅藍二色線條。這種方法用了十一二年了，已成一種習慣，現在不拿紅藍鉛筆便不能讀書了。拿紅藍鉛筆有兩種好處：一，使你全神貫注，一字不肯含糊讀過。二，再讀與參考時很是便利。

還有錄萃也是我的習慣，十年來已摘錄精萃的警句五六冊，詩詞千餘首，四字的形容成語二千餘句。

三年來因爲鐘點教得太多，沒有一篇創作，只編了白雪遺音續選（已在北新出版）。

柳永戀詞選註、晏幾道戀詞選註、李太白代表作、杜甫代表作諸書，後四部不久可付排。職業是損害藝術的，我希望在二三年內能夠棄去職業，專事創作。

最後我奉勸青年學生，不要迷信學校，你自己埋頭自修十年，比在學校裏二十年所得的益處還要多。

一九三〇，十一，二三，蘭京。

中學生體驗實話

一 從臨畢業談到就職業

堤 柳

當我在中學臨畢業的時候，心裏差不多沒有一天，甚至沒有一刻不盤算着「畢業後還是去升大學呢還是去就職業」的問題。我把這個問題反覆的思考，知道無論升學或是就職業，這兩條路上，都有許多的困難和灰黯的色彩。想來想去，覺得這樣既不好，那樣又不好。胸中蘊藏着紛紛的思緒，織成了煩惱的網，罩住了我整個的心兒。

一天，國語教師出了一個題目——「給朋友的一封信」，叫我們一級的同学，各把將畢業的感想來談談，於是我就把胸中的抑鬱，開懷一洩，寫下下面這樣的一篇文章：

「某某兄：

年光過去，猶似流水，那是不消說的。轉瞬之間，春已過了一大半；酷熱的暑夏，就將接着到了。我們在中學修業的滿期，也只差三個月了。『好畢業了，』好畢業了，』低級的同学們，笑嘻嘻地對我們這樣說，在他們看來，畢業當然是一件可慶可喜的

事呵！我聽了他們的話，面子上雖是笑嘻嘻地應酬着他們，可是心中，把平時打量着的『跑到社會服務去呢還是升學去呢』的問題，頓時勾了起來。疑惑，焦急，憂愁，恐怖……一時都從四方八面跑了攏來，擠滿我的胸膛。

我細細地忖想：假使我跑進社會裏去謀生，只不過能夠做一個小學教員。坐冷板凳，吃粉筆灰，便是我將來的生活了。十幾元錢的月薪，當此米珠薪桂的時代，怎叫我們維持生活呢？想去改行找好些的飯碗嗎？社會上的人，有眼睛只會看文憑；有嘴吧，只會問資格；有耳朵，只會聽虛名；那裏會有我們的份呢？難怪呀！在這樣紛亂狀態之下，還有誰去講究學問呢！不會拍馬屁吹牛的人，終於沒有什麼進身的方法喇！

假使升大學繼續求學去，現在的大學，不是大都是資產階級化貴族化的嗎？像我們這般窮鬼，即使勉強強強的支持過去，給我大學畢了業，但是不會說大話，不會迎合權勢，職業問題，不是依舊要起恐慌的嗎？失業的中學生，會流落做流氓，大學畢業後的學士，找不到職業，不也會流落做大流氓的嗎？即使找到了職業，但沒有錢做

學士衣，買學士帽，同事和社會，又怎會不看輕我呢？

自己的問題，總該自己來解決，徒然空嘆幾聲苦是毫無用處的。這個道理，我很明白；但是我反來覆去的想，總是想不出辦法，所以陷在深沉的疑慮，憂愁，焦急，恐怖之中。

朋友，你也是個青年，大約也受到同樣的苦痛吧！你可想出了解決的方法嗎？請告訴我。」

現在尙在求學的中學生諸君！你們看了這封信，心裏作何感想呢？你們有的還只剛剛進中學，有的離畢業的時期還遠着，或許要把這個問題漠然置之，但是要知道畢業的日子，總有一天要來的。你們只要這麼一想，就要作和我同樣的打量，對我的話很表同情了吧！

這封信雖不會寄給誰，但我也並非單只做做文章，發發騷的人，那時，我會好幾次實地的去把這個問題和同級的同學（將和我同時畢業，站在同一難境裏的人），已畢業

的老前輩，以及師長們去商量過。但是結果，他們都是和我一樣的只會歎幾口氣，埋怨幾句社會，而想不出半點辦法。就是出題目叫我們做這篇文章的國文教師，也只在我的文卷上圈點點，末尾加上一個「意沉痛而語真摯」的批頭，並沒有什麼啓示我們應當怎樣去找出路。諒來他雖很替我同情，但實在這個問題太大太複雜了，他也想不出好方法來解決呵！

這個疑團，至終沒有人替我解決。後來還是我自己想，爲了減輕家庭經濟的負擔，和避免將來在大學畢業還找不到職業的更大的危險起見，把升學的念頭打消，而決計跑進社會裏去混飯喫。

我跑進社會後的處境又怎樣呢？

我畢業後，第一次是在一個縣城裏的縣立小學當教員。小學教員的滋味，固然盡人皆知其爲苦，但是其中底細，究非身歷其境的人，所能揣知其詳。上講堂講書，退講堂就改簿子，這是刻板的職責，此外還有學生課外作業底指導呀，自由活動底照顧呀……名稱

上每星期只擔任一千另幾分鐘的功課，可是實際上，每天要做十二三個小時的工作，一些也沒有空閑。近來各小學又互相競爭新法，花樣百出，弄得做教員的，更是忙個不了。連吃飯和睡覺都不能有充裕的工夫，你若要想去運動運動，以保養自己的身體嗎？兩屁股大的操場，既沒有足球可踢，網球可拍，又沒有跑道好跑，籃球好玩；只是在天井中設一座乒乓球架，而大部分的時候，還要讓給兒童們去玩的。你想去看看書，繼續研究些學問嗎？那可更難了。一來沒有工夫，二來沒有圖書可以借給你看。自己出資去買呢？一來限於經濟能力，二來縣城比不得都市，書坊中除了幾本小學校教科書外，買不出什麼別的書籍來。你想要把這些苦況，去告訴人家嗎？局外人誰來聽你？小學校又沒有校刊，那裏去發表？

這樣，學問是只會把從前學過的東西一些一些遺忘掉，絲毫也不會進步了；體格呢，天天吃粉筆灰，沒有運動，只會一天虛弱一天；自己有意思，有感想，心裏有苦衷，又沒處去發洩。因此，我懷疑起來了：我到底爲誰活着？爲甚目的來幹這些事呢？我不是已變成念幾元錢一月出賃的機器了嗎？這麼想來，我就變得很冷心，很消極了！我找不出人生的意

味。

幸虧我的忍耐力還強，平素又有虛心觀察的習性，我便退一步想：也許，人生的意義無處不有，不過現在的我，還沒把牠捉摸到；再靜靜的細心觀察一下吧！於是我便硬著頭皮在那裏住了一年。在這一年當中，孩兒們一天天的進步，倒也著實給我些慰藉。可是後來一年過去了，我想起自己的歸宿，覺得仍舊和以前一樣的空虛，不曾捉摸到什麼。至此，我不能再忍了。我要趁這年輕的時節，趕上有人生真諦的路徑去進行。否則，青年時期是一轉瞬就要過去的，將來年老力衰，不能摘那人生之果了。那麼千載難得的一生，不是虛化得太可惜了嗎？

我看穿縣城中的生活，決不能使我認為有意義，我對於人生的懷疑，在那裏至終不能得到答覆。最後我對這種生活宣告絕望，厭棄，而毫不顧戀了。同時我想：也許繁華的都市裏，多有幾條路，我去試一試，或許會找到有偉大的人生意味的路徑吧。於是我便改變方針，下午決定向國內的大都會——上海來摸索，打撈人生的意義。

我到上海來，別條路不能走，社會也不讓我走，我還是喫我的老米飯，在小學裏當教員。

當我未來之前，我倒總還以為上海的教育，一定要比內地的鄉村裏縣城裏辦得好，我到那裏去，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新教育實施上的經驗，那知一到這裏，看見成百的——有幾級竟還超過百數的——兒童，聚在一個教室裏亂七八糟的呼叫吵鬧，給我一個當頭棒嚇。後來我又漸漸的知道當局者只希望我們做教員的人擺出十二分的威嚴，把這一羣活潑的兒童鎮壓下去，弄得教室裏肅肅靜靜的，那末任你瞎三話四的講幾句，把你自己的知識灌注一些給他們，你若是醬油瓶，就把醬油倒些給他們也好，你若是麻油瓶，把麻油倒些給他們也好，即使你是醋瓶，把米醋倒些給孩兒們，當局者也不會慫你酸的。假使孩兒們有私語不守秩序的情形，那麼你做教員的就該扮起鬼臉來厲聲嚇罵一陣，或者拿起厚厚的戒方在他們的手心上拍拍的打幾下，否則你便是庸懦無能的飯桶教員，有下半年滾蛋或是立刻敲破飯碗的危險。至於講到兒童的個性要尊重呀，要讓他們

自由發展呀，那是更加可以談也不用談起。上半年教三點鐘，下半年教三點鐘，授好了課，就送他們回去。此外只要等月底到領薪水好了。你若掩不住良心，要做些事情，不但有「自討苦喫」的譏諷，並且還有「唔！下半年飯碗有保障了」一類的酸話聽哩！在此境況之下，從前學過幾年的教育原理呀，教學法呀，兒童學呀，學校行政呀……一無用處。回頭一想，現在的我，不是比以前在縣城裏時更機械化了嗎？從前在縣城裏做小學教員的時候，雖有幾處限於學校的經濟，不能依自己的理想辦法辦，但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總還可以照辦的。所以那時還可以大呼「爲教育而教育」的高調，以自矜「清高」，細察學生們進步的痕跡，以自告慰藉。而今呢？連這兩件小小的恩賜也失掉了！自己所有的主張，不能貫徹，經驗中得來的方案，又不能實行。做了一個人，自己不能有意志，任別人搬弄，要這樣就這樣，要那樣就那樣，用到的時候，就把你搬出來，像留聲機一樣的搖一下，用不到的時候，就把你放在屋角下，睬也不來睬你。人身機械化的程度，不是比前更進步了嗎？我到上海來，人生意義的路，不但沒有找到，倒反越走越遠了！因此我的思緒一天亂一天，苦

悶一天增加一天，煩惱的網，也織得一天密一天了。一直到今天，執着筆的此刻，我還是苦思焦慮着，在黑暗中摸索着。

回想從前在中學裏念書不會想到畢業後的問題的時候，碰到國語教師來上課，就跟他談談文學，碰到教育教師來上課的時候，就跟他談談教育上的各種問題，碰到藝術教師來上課的時候，又跟他談藝術……真和住在水晶宮裏象牙塔上一般，看社會裏的人物，猶如安徒生童話裏的角色，視世上的變故，猶以原始人神話裏的幻想，那裏知道實際上的世界會有這麼難堪呢？可是一到臨畢業的半年就漸漸地轉入苦悶的境況裏，後來竟終日爲職業問題發愁了。等到真的跑到社會裏來以後，更想到人生底無意味，感到非常無聊。在這兩年中，我可說無時無刻不是爲職業問題和人生意義而瞎撞，亂碰，奮鬥，就是如今，我還是這樣苦苦的在黑暗中掙扎。

我對於職業上的希望，要求，說起來也並不怎麼奢。我只要每天有兩小時的自修，一小時的運動，八小時的睡眠，兩餐飯後休息兩小時，因爲飯後要休息，並且看看報章雜誌。

星期日休息之外，應有一些正當的娛樂，否則生活未免太枯燥了。至於薪水，只要能供給目下的所需和將來的養老費好了。這樣的要求，自不算苛刻，但是這個最低限度的希望，還只能在理想國裏存在，實際上要差得很遠很遠呢！

在學的中學生諸君！你們現在還住在水晶宮中象牙塔裏做你們甜蜜的美妙的夢，絲毫不知世上實際的苦味呵。但是你們總有一天要脫離象牙塔水晶宮而到水深火熱的社會上幹事情的。除了一小部分被共產黨稱為資本家的兒子，可以天天在金屋裏陪他的姨奶奶外，大多數的中學生，無論從中學出來直接跑進社會裏來做事，或者往大學或出洋打了一個彎子再到社會裏來做事，個個人都要來一嘗這個滋味的。那末這不是和你們關係密切的問題嗎？——我們應當怎樣去找職業，什麼職業能使我们感到人生有意義呢？將畢業的中學生諸君，固然要計議及此，就是離畢業時期還遠的中學生諸君，也該預先把這問題來思量一下，想一想應當求些什麼知識，以預備將來就職業哩！

二 初中的三年

石 影

初級中學的三載光陰，今已隨着奔馳的年華逝去了。回顧在這三年之中，除了學業成績的寸進外，世情的認識和精神的刺激，對於我也有深重的影響，這三年的經歷，確要在我的生活史上，佔着重要的一頁。

民國十五年秋季，我在長沙——湖南的省會——投考初級中學一年級，竟在著名的明德中學校錄取。當時我纔十四歲；剛從鄉村的高小畢業，便跨入繁盛的都會中學校，一切都相形見拙，學業每不及人，自己也不努力補救，考試的分數常不及格；而粗野的鄉村習氣，更不能置身於文雅的都市同學的羣中，所以，學期終了，一紙成績報告書上，學業操行，都很惡劣，家人見了固不滿意，自己也有些慚愧。

次年——民國十六年——我仍舊到明德中學校求學，因為我的成績，還不到開除學籍的程度哩！

恰好這年北伐軍興，青天白日之旗幟，首即飄揚於我三湘大地，一時民氣勃振，民衆運動的集會，繼續不斷，學校都要停課參加，所以每星期上課不過二三日，而學生也以「民衆運動的先鋒」自命，無心學業。

後來共黨在湖南公開乘政，更利用學生爲宣傳利器，因爲農民運動宣傳，停課二週，接着又爲北伐宣傳，停課一週，整星期的連續放着假。又減少英文授課時間至每星期三小時，增加黨義時間至全授課時間的三分之一，其實自新功課表頒佈後，更不會上課了。此時我因年幼，自己所知無幾，自不能和同學們隨波逐浪的搖旗吶喊，作宣傳工作，但也無功課的羈絆，便樂得竟日在校園中和寢室裏逍遙。

及至劉共軍起，省垣勢燄沖沖的共黨，都逃的逃，死的死，頓時消聲滅跡。而我們青年學生，也被軍人視爲危險性質的人物，所以學生們人人自危，我也不免有童稚性的恐怖，也不候學校當局的許可，便自動地放假，和幾個同鄉學生急急忙忙歸返故鄉。

夏季度過，長沙局面更是不安，而且鄉間秋收也不豐，我便因爲時局和經濟的兩重

關係，不能繼續到長沙去求學，便在鄉間邀集幾個同遭際者，聘一位老夫子，專讀國文。

越年——民國十七年——湘省仍然不靖，鄉間金融更加緊迫，我仍然不能到長沙。

去讀書，恰好父親身任軍職，駐節江蘇鎮江，怕我在鄉間稽誤學業，便招我到鎮江來求學。誰知我僕僕風塵，奔走數千里的長途，來到鎮江，父親先已調往魯省作戰了。我看當地各學校，都開學已久，不能投考，便樂得在旅中縱跡於焦山，金山，甘露寺諸大名勝地，不復念及學業。

行將秋季，叔父在北平促我北上求學，恰是日本人佔據濟南未去，我便繞海道北去。

叔父深知我近年來的狀況，很不滿我因循自誤荒棄學業。便一片苦心的教導，鼓勵篤責，醒迷導惑，無所不至。人非木石，豈不爲所醒悟，每於清夜捫心，回顧年來荒怠之狀，不禁萬分痛悔，自責之餘，竟咬破手指，滴血作書，誓改前非，力趨正軌，努力學業，於是不分晝夜，儘力預備入學考試的事情，竟在北平考入北平今是中校初中二年級。

入校之後，對於功課，專心專力，而我的天資原也不壞，所以期終成績，竟冠全級，學校

給與隆重的名譽獎賞，叔父自然歡喜，我自己也不禁抱着那傷痕斑斑的手指，自慶有志竟成了。

這學校裏除普通學科之外，更注意軍事訓練，學生全照軍隊編制，學校既是軍隊化的學校，我也成爲軍人化的學生了。軍事知識既知道許多，而擔任訓練的人，儘都久歷世故，於處世之道對於我們也暗示了不少。

可惜次年——民國十八年——秋季，叔父要離開中國，到亞美利加去，我在北平，惟叔是依，叔父去了，我便將舉目無親，所以只得捨今是而去，不想在這裏兩學期就走了。

恰好我全家遷居南京，我便從津浦路南旋，到南京投考學校，不謂南京各名隆譽重的學校，都不招收初中三年級的插班生，我只得勉強入了一所不高明的某中學。入校之後，看見學校課程既淺，設備更不完善，辦事人都庸碌，我不禁爲我將來一年的光陰浩歎。

今年——民國十九年——春季，自得再去該校自計取得一紙畢業證書，再謀投考

他校。

不幸期中竟發生校潮，原因無非是不滿校長藉學斂財和不諳教育，這種學校的校長，原都是如此，實不足異，不過這位校長行之太過，所以激成大變，我向來是順天安命，在校裏開着一隻眼睛閉着一隻眼睛的過活，風潮既然發生，我只望他早日解決，不致妨礙我的畢業問題，不想雙方都走極端，不容調解，而校長方面更採取激烈手段，僱用流氓，進攻學生，雖是學生人衆，結果把流氓逐了出去，而從此後互相間之裂痕益不可收拾了。後來校董用狡猾的手滑，潦草結束，提前放假，學生纔散去。

我雖得到了一紙畢業證明書，然而實際是沒有得到畢業的學業。

三年的初中肄業，今已過去，我得到以下幾個意見。

一、政局的變遷，極有礙於學生的求學，我們若要想平安的求學，就要希望國家早日太平。

二、成績不好的學生，不要頹喪，只是堅決用功，必有良好的結果。

- 三. 轉學最有害學業，因為各學校的學程和教材，不能一一銜接，學者便受到無頭緒的痛苦。
- 四. 非萬不得已，莫去不良的學校，因為那不但無益於你，而有害於你。
- 五. 軍事訓練最有益於學生，因為不但有益健康，也有益精神，而學校若用軍事訓練學生，用軍隊的管理管理學生，於結果必遠勝於施行不普及的體育和施行不完善的訓育。
- 六. 學生對於主義，須要十分認識，纔可相信，若入歧途，不但貽害終身，也喪失了「學生為社會的優秀份子」的美譽。

十九年九月二十日脫稿

三 失學的故事

妻 兒

瓊芳胞妹：

今天由靈處方纔接到你的信。在這個離亂之後，你當會想像到我是怎樣的喜悅啊！我是僅有的這樣一個妹妹，生在這樣的社會背景與經濟狀況中，由於我之提攜，而被衝散於一陣狂飈裏面。愛妹，雖在我這樣久的飄蕩磨難，現在更在緊張工作中，我仍不能遺忘於我的唯一的愛妹。一無音信的期待至今，我也終於得到你的信息與披在紙上的你的最近的思潮了。所以，妹妹，我將怎樣的歡悅！

在此之外，我將歡躍着我們女性的一個之尙不會被滅亡，而詫異與歡欣着你的意識之長足的進步了。——在這個大大的教訓之後，實際的經驗將使我們幼稚的青年們有個明確的觀證啊！喜更何如之！

但是，我竟也爲你的太執着而感覺到詫異了！——在這個殘暴的屠場的世界，你還

會因爲失學而感到悵悶麼？

我的說話總不會使你煩惱罷？好妹妹，我的年幼的妹妹，睜開眼來罷！在這個人間，時代的車輪翻着壓着，血被灑在地上，肉被晒在猛烈的太陽光下，一切是在動亂更張中，你，以至千萬個可憐無告的失學的青年，會被重視麼？

打破這個夢罷！衝破這個網罷！是應該而也不得不這樣做的時候了。

這總不是矛盾了。正在兩個年前，我奔波着而煩勞地從事於我的事業，而使你能在學中，更在六七年前，我爲失學而感到的幻滅的心情也。正像你現今一樣，然而，在這個今朝，我卻不爲你的失學而悲傷，——我的悲傷已爲更大的事項奪去了！并且，我更將在這個可資訓練的時機中向你宣道。好妹妹，信我吧，一如往日；忍着淚讀完這封在百忙中爲你而寫的哀歌與進行曲罷！

你總算平安地回歸家鄉，卻苦訴着父親的冥頑不靈，痛訴着家庭破滅中的家居無味，再訴着在熱烈的動作後的幻滅的孤寂的苦惱，想努力從這裏謀個出路，心裏幻想着

如以前一樣的一邊就學，一邊從事於民衆工作。哈哈，我們現在之不能回復二年前的形狀，其確切的狀態一如今日的時代，莫能趨返於石器時代。妹妹，你的心情我是極能了解的，但是這種爲失學與有關的苦悶在此刻卻不應該，且也儘有最簡單而有用的路徑給你進展。這些連環的苦鎖只消一刀而斷。在你目睹與身經動盪之後，我的責任只消輕輕的將這重障蔽月亮的雲團抹開，那時你就非常容易地看見那個「光明」的掛在空中了。

爲了打破你的這個迷夢，趁着想將你厭棄家庭的觀念移開到社會的觀點上去。好妹妹，你以前住在姑母家幾年？你，這個嬌嫩的小姐，在你的無知而嬉樂的黃金時代中，你也會想像到窮人的苦況麼？（失學不過其小焉者也耳！）你曾想像到那時我家的窘迫麼？我的失學的故事麼？父親性情的轉變麼？爲了在你純潔的年齡上，也爲了家門的榮光（好一個榮光啊！）我們不會告你一言，就是你也不會從任何親眷中聽到關於這些故事的半言隻字；而在現在，在你的年齡與意識的擴大中，我卻有告你的必要了。

我家是一個真正的封建遺蹟；父親，你所苦惱者，他的地位是一個在沒落中的破滅的紳士階級。並且，因為我們所處的是熱鬧的市鎮，雖然這個市鎮並非工業區域，而究竟城市和鄉村因為經濟變遷程度之差異，社會組織顯已不同；這可使市鎮中的紳士階級的沒落更形有力。因為這，在別的一般鄉村中的紳士們遂力圖掙扎。因為社會的進化終究是迂迴曲折的，封建制度在此社會遞嬗之下既未能歸於剷除，而一般紳士們遂能更逞其凶性，變本加厲。他們化裝鑽入新的紛亂的社會機構中，施其貪婪，殘暴的手段使貧苦者痛苦不能翻身，以顯本階級的「回光返照」的掙扎的手腕。父親呢？明白的是在沒落中了；沒有鄉村較強的封建組織做他的靠山，而他也太懦弱，無能，不滑頭了，遂令他幾全丟棄於紳士階級之外。於是，我們固是他的兒子啊，我們的運命就受着這家庭環境的賜與呢！

妹，你會說這是矛盾麼？爲了身受痛苦而咀咒封建社會；更爲了封建制度的傾頹而身受痛苦然而，不，這種衝突只存在於我們地位的「心型」，在這個洗練之後，你將完

全把這個矛盾解除了。

大約是十年前左右，自我略曉得人事以後，我就只覺得家庭日甚一日的窮困了。實在，父親是太不會趨時了，太迂執了。他只是失業，失業，第三個失業。失業所惹起的是窮愁與暴躁；失業所惹起的是困苦與不安。這時，幸福之於我們只是一重薄薄的幻影。更加三伯父的無賴，五叔的陰險，家庭日在風濤兇險中，一直就到現在。妹，那些卑鄙的事情就讓我們忘掉罷；我祇想告訴你以我倆所身受的影響，和由此家庭狀況中所領受的生命之顛。

妹，不要說後來爲了你的學業使我們和家庭間發生一場小風波，就在我從學的時期中所受經濟的壓迫也就夠了。你想：那時思想未成熟，眼光短視的我，以少年們具有的虛榮心置身奢侈集團的氛圍中，使虛榮與經濟勢力在我的心潮中苦痛地劇烈地交戰着，是必然的了。眼見着小姐少爺們的同學直把金錢嬉戲着，而我卻一文也沒有；別的紳士階級中的兒子們尙能保存，承襲其父祖的威風與態度，而我卻變成一個窶人子；生

活的嚴威是一天一天的歷在我們家庭的頭上，而錢財卻響亮地閃爍在我的耳邊和眼前；你想這在一個富於虛榮，進取，抱有極大野心的青年是怎樣的一個打擊麼？

記得那年是十五歲了，母親照慣習同我做了一件新衣，並辦了幾樣菜說是專爲我十五齡而設的（這或者是古「冠禮」的遺蹟罷？）飲食間祖母囁嚅着爲着祝福；而二伯母也說：

「阿明是長大了，多兩年便該來同他討個好妻子罷。」

那時我眼角瞟着的母親仍是她那常有的和藹的笑容，而父親所表現的卻是一個苦笑了。妹，這個苦笑是我所不會忘記的罷？這個苦笑是我有生以來所能領會的可紀念的第一次的不規則的笑罷？那時，這個天真的孩童已是給銅臭壓迫的觀念所深深浸潤了！（在這裏，我們希求着：在未來的時代中，「銅臭的威權」這個觀念將不能賜與我們的天真的寶寶了啊！）

下午，母親教我穿着新衣入學了。在其先，我對於新衣本不會歡悅的，因爲這卻是用

假綴做的啊；但究竟衣卻是新的，後來我也不再思索的穿起來。卻不料進校第一次就碰着釘子：同學懷見我步入教室，瞥着我的新衣，立刻嚷着說：

「啊，阿明今天也美麗起來了！」

接着是一陣同學的嬉笑聲帶着一陣目箭射來，同時也立刻引起我心的反應了。我覺察到我的戴着假面具了，現在假面具給人家揭穿是顯出饕人子的真面目來了。天啊，你想像那時我是怎樣的憤怒，怨恨，不平和羞恥呀！我臉上的紅筋是浮起來了，拳頭握得緊緊地，眼淚是要跑到眶外來了。我幾乎跑到懷的身邊，突口而出：

「誰不知你的老頭兒在鄉下敲那些蠢豬們的竹槓……」

如果那時「打倒」二個字是時髦得和現在一般樣，也許我會喊起「打倒土豪劣紳」來了。

後來我終於忍住了；同學們也因為我的突然易怒的脾氣而沈靜下來。大概那時一班中算是我的年齡最低的，我的作為總會得到一些同學們的同情與諒解罷？

接着上課的鈴聲響了。我莫名其妙地昏了個半天。一陣陣的思潮在我的小心胸中跳躍着，血在血管中只是奔騰着，跳着，跑着；但一觸到「金錢」的上面去時立刻又凝成冰凍了。眼淚不住地要奪眶而出，我也爲了面具的保存起見，終於忍住，忍住，極盡殘忍地把這個熱情的發洩地按捺下去了。

這一個下午的時間就昏昏地，緩緩地，拖延地過去。一直等到聽了放學的鐘聲，抱起書兒風馳電掣般跑回家裏，一言不發，倒在床裏就哭將起來。也總算把這一場痛苦埋葬了罷！

妹，現在回想起來，雖覺可笑，也復可憐。但是對於這個可憐的虛榮心極重的敏感的孩子，其所以一觸即發者，也非無因罷！

就在上述事件發生的時候，家庭日益蕭條了。父親缺乏交際力，失業又將二年了。從前我家威赫的門風既於祖父手中揮霍無餘，在父親的少年時代，也尙是封建制度由所謂「皇清」所強力維繫着，我們的家庭生活也像能苟安一時。接着，封建的思想和行動

雖尙披靡一時，但社會是在不停傾頹，分化中，我家也正比例地每況愈下了。直到此刻，是「路窮山盡」的時候了！

在此的前幾天，記得學校裏是要授英文本的代數了。學校當局因爲本地書局沒得買，特託上海某書店代辦。辦來後，計算每本卻要四元左右。這在別的一些同學們或者不成問題的，但在我卻像晴天一個霹靂。果然，一幕悲劇的喜劇是因以發生了。

晚間，我大着膽子回到家裏把這個問題委婉地懇求般的提出了。我說：「這是英文本的，所以這樣貴了。」我說：「這本書不是本地書局能夠買到的，是學校託上海的書店代辦的，所以加了一重費用啊。」我說：「非是兒子不節儉，實在這本書從前學校未曾被採用過，就要向高級的同學們借用，也無從借用呀……」我最先只覺得父親的鬍子一勁，是要發怒的樣子了。心裏害怕得很，想着：「如果父親的老脾氣發作起來，那可糟了！」心裏捏了一把汗。後來他的臉色終於沈下來，一語不發，我也只得無結果地走開了。

夜間，我在睡眼朦朧間忽然發見父母親的吵鬧聲，在平時，父親的脾氣本來已不好

了；年來更加以所就不遂，家況日劣，於是他的脾氣因環境惡劣更加不好了。但母親是一個舊道德，舊思想，舊制度下的順民——良妻賢母，她從來是柔順的，也可說是無抵抗的，不知怎的，現在也時要和父親齟齬了。也終究是舊道德之屈辱於經濟壓迫之下啊！

對於這家庭幸福之破壞是惹起我的注意了。我坐起來，把耳朵貼在板壁上，靜聽隔鄰的舉動：

.....

「這樣，不要讀了罷，明天叫他不要入學罷……富家人的學校！」

「誰教你無能！別的孩子們都嬉皮笑臉地天天快樂地上學，而你的孩子連要買一本書就說出一大堆話。虧你也在外面給人家爺爺爺後的呼喚！也要怨誰？怨誰！」

「誰教……？怨誰？」父親是被激怒起來了。「都是你們這些秤錘，拖累我個半死要喫，要穿，要讀書；沒有你們我一個人會給餓斃？怨誰！怨誰……！」

以後的聲音是漸漸地囉唆地低下去了。母親祇是喃喃地唸着，並且是啞泣的聲音

了。

我不忍再聽，蒙起被兒就一陣眼淚流出來。這一晚又給我一個無眠！現在我的神經衰弱，——時因小小刺激而失眠，雖不能完全歸咎於孩童時代，但我的從神經系統尚未健全的時候就一直受劇烈刺激以至現在，卻不是一個健全的青年所應受的事象罷？

第二天早晨，我們的姪兒英是被招來在父親的房裏了；他的事業是被推託着去上當店。爲的是我家雖經破產，終究紳士的門第是該保持的；當店的事因之也總常地由英姪兒靜悄悄地包辦了。

那時，父親是坐在一隻椅子上，口裏指點着要拿去上當的貨色；母親揀找着衣箱裏的衣服；我們的姊姊——那時的姊姊尚未出嫁呢，和我瞪着眼睛呆站在一邊。

衣服是一件一件的拿出來了。父親仍是挺着他的灰暗色的臉孔坐着；母親卻垂淚起來了。那也莫怪她：眼看着家庭是一天一天的衰敗了，好點的東西是當盡了，現在纔搜及於衣服之類。並且我們應會知道的：社會是一天一天的浮華起來，服裝在今天時髦的，

到明天是變成廢物了。誰喜歡你的古式的服裝？這一大包的衣物又可押幾文錢？當店因社會金融的緊迫而一間一間倒閉下來，就是不倒閉的，他們只能盡量的剝削物主以求得利。於是窮人們是倍加困難起來了，阿們！我們的家庭啊！如此這般地……

後來，連姊姊的一件時式的較好的衣衫也在上當之列。我記得那件衣服從父親口裏唸過再由母親揀在包裹裏時，姊姊的眼淚也迸出來了。天啊，這是她唯一的一件好衣服呀！

事情是這樣幽怨地過去的。晚間放學回家，父親把幾張每張一元的鈔票丟在我的手裏，說：「拿去拿去……」下面好像有幾句牢騷話是忍住不說了。我也爲了將以之購用學校要用品和處在同學間的虛榮心之故，心痛地硬着肚腸接受了。

明天一本新書自是在我手裏了，但當我一翻上那本書時，禁不住眼淚又要流出來了。後來，一直等到這本書用完了，我把它丟在家裏箱子深深的一個角落裏。八九年以來我不會和它重有晤面。心裏想：讓這個傷痕深深地隨年華的消逝而淹埋了罷，爲了一

本書而使全家陷入苦惱中，未免太殘忍了，太難過了啊！是我的罪過麼，你天上光明的彩霞喲！

但心潮的打擊終究是莫能洗滌的，一陣陣的電影祇是飛過我的心頭。在這以後，經濟力與虛榮心的鬭爭是更形急激了，在學校裏，在與同學們接觸之間。

那時我們許多本地的同學們都是通學的：早上從家裏去上學，晚上從學校回家；中飯因為離家頗遠，就在學校寄食了。爲了這，使我又增許多幾許苦惱呢！

一般的社會狀況雖一天天的貧弱下去，而社會的資本化，奢侈化卻一天天的增高。在這種狀態之下，由有了許多小姐少爺們所組成的學校，自然在青年們的熱狂之下除非不能得到阿堵物，否則金錢是極被賤視的。他們——這些學生少爺與小姐，從他們的鄙吝，貪殘，老舊的父兄們手裏，把他們從勞苦，敲榨得來的錢財拿來盡量享受。在學校裏，我們就能看到一些同學們的「金錢遊戲」是如何的不爲他們的家長們所能料到的了。

對於同學們豐華的生活我自不能熟透，於今我也不想留一點意念去沾在你的腦中。我所要說的是我那時雖在校裏寄食只一餐，就是一餐的費用本來也有所限制；但同學們添菜的舉動足夠使我害怕了，他們每月的膳費常因添菜而漲至數倍；廚房老板也趁火打劫般在小姐少爺們的荷包裏扣求利潤。我爲了和同學們同餐之故，白白地領惠是不可能的，——在酒肉朋友之間，是有被美化爲「禮尚往來」這個雅名的。那時我祇深深地感到壓迫；我覺得他們對於我是在挑釁，是對於窮友的一種傲視和欺凌。對於這個不能忍的鄙夷心理的發生，我應變策了。

爲避免廚房老板討收膳費時家庭的不安，父親的煩言，和同學們的挑釁舉動起見，有時託着生病不去喫飯；或跑去學校附近城牆上溜一個圈子，回來對同學們說是在親戚或什麼人家裏喫飽了。接着就忍着餓的渡過這個長久的工作的時間。

那是怎樣的一個可憐的日子啊！在烈日之下，我負着一身汗汁，斜出校門，步入城巔。看着炊煙四起；立刻就會把眼轉向東面，望着我不能辨認的破敗的故家：我的家現在也

有炊煙麼？我的媽媽也會和我一樣今朝忍餓沒喫麼？我忍餓的緣故只爲要補救我的耗費的加多，但媽媽呢？她爲什麼也要忍餓呢？……這些思潮常在這個虛隙中侵入，使我茫然無措。在這風吹草動，全城好景的絕妙畫圖中，我卻可憐是個跼蹐城頭的自然的哀子了。

終於，這種「挖肉補瘡」的計策也還不能補救添菜費的增多（那時廚房的慣例是按月計錢，添菜外加，不喫飯則扣除本日飯錢）。我在家庭間既仍不得好感，在精神間又常被「跼蹐城頭」所苦，後來我索性決計完全不在學校裏喫飯了。

此後，我便寄食在上述城基下的一間小粥廠裏。這是一間屋頂蓋了稻草，下面空洞地撐住了四條柱的像一個亭子般的賣小食店；是爲供給過往的農人和工人們而設的。在我，這個堂堂的「學生秀才」（那時的中學生尚被佣人們襲稱着秀才的名號）如果就食於此，那可算是降節了。我躊躇了幾天，讓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在我心中交戰着。最後，終究又屈服於經濟壓迫之下了。因爲：我打算在這裏之受過往者和農工伙伴們的

詫異，總較之在學校廚房裏的忍辱爲更勝一籌的；更何況我那時內心的負疚是日更升高呢！「我可憐的母親啊，請你赦你兒子的不顧你的因儉約而半食半餓着，卻在我的消費的可能的界限外浪費罷！」至少，對於我以前心裏時時這樣默念着的句子，是可以免除了。

就這樣的經過頭幾天的羞澀的光陰，又經過了此後麻木樣的二個整年，我的畢業期是將屆了。於是，黑暗的陰影又一陣陣襲來了。——過去卑屈的學校生活雖漸在輕輕的消失，而未來的厚塊的黑幕卻壓近來了。

在將近畢業的最後一學期，我的腦筋陷在極大的混戰裏。未來的陰影把我悶死了。過去的雖極痛苦也尚和平的生活是將破滅了，實際的未來的經濟問題，生活問題，和在社會中所想佔有的地位問題等等，是令我嚇煞了，尤其是在這隻驚弓的小鳥啊！

就在這樣的情勢中把我做成一個矛盾，苦悶的人了；我希望着光明，而社會祇能給我以失望；我要求着向上，而實際的情形祇能挽我向於頹頹；我所萬分想望的是畢業後

能夠繼續填充我的知識的慾整，然而環顧我的周遭，其力量只足挽我向討厭的社會生活中去。於是，自然而然的我是陷於厭世觀了。我開始的憤怒，不平，煩躁，急激；我開始的厭惡一切，蔑視一切，咀咒一切。並且，因為人是缺乏同情與了解的，我對朋友間更是落落無歡。我是差不多變成在這個寂寞的人間的一個孤獨的人了。

然而妹妹，這又使我陷入更大的苦惱啊！我能夠純粹的表示厭世觀麼？不能，環境使我萬萬不能的！在我這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我的情感是這樣的熱烈，以致一觸即發；我的心地又是這樣的歇士的，以致碰着悲哀的事情便會流淚；並且不平的浪潮只是在我的血管中衝蕩着，衝蕩着。在我的眼光中社會是不平的，畸形的，缺陷的，污濁的……而我那個身當其鋒者是應該退縮下去麼？

那時，我不覺地是愛好文學起來了。我想以文學來慰藉我，熨貼我；想以文學來發洩我肚中的鬱悶；想掛起這個面具來和友朋們周旋……雖然現在我已覺得這種逃在象牙塔中的舉動是不可能且是不切實際的，但在那時我確是順着我的心情半自覺地半

不自覺地這樣走下去呢。

果然，我的這種舉動是引起幾個誇稱在文學的戰線上的友人們的注意了。他們要求我的文字稿件在本校的刊物上發表；他們一天天的和我打起親熱來。同級中的H君就是這樣的因文字緣而更加親熱的。

我想想那時H君和我的親密是有其複雜的原因的；日日在一起和因文字交往的緣故固是重要的因子之二，而更重要的原因卻是悲觀主義的相似了。——你雲山遠隔的H君啊，讓我們的前事付之一笑罷！——我非常明瞭那時我們的灰色雖相似而實不相同的；欲以各人不同的苦境而收互相慰藉之效，想是不可能的罷？並且我在這個無情的世界中所處的蒙昧的世態，對於戀愛，我豈但不懂，也且未能。對於他的失戀我自是不能有所慰藉的；我也覺得這種皮毛的虛辭也着實於他沒用。而在他，他又何能知道我這一個受經濟鞭策的可憐蟲固絕口不談戀愛；並且在他看來，經濟的一字是不值得他的一盼的，我也不敢用我卑鄙的灰色去打攪他的高尚的灰色，我也只得用沈默，蒙昧的面具

在我們的友宜的架子中間安置了。究其實，他——我的故友喲，你也得知道在我們這個老中國中國有百分的九十多老和少的中國人不能和你一樣從戀愛中領受失戀的苦痛呢！

後來：H君的戀愛是重復成功了，畢業後百事順遂的往S市升學去了。我呢，是必須走上社會之路了。所以，我們的友誼既因友誼結合條件的變遷而變遷，我們是漸漸的隔離了。到如今，天南地北，我們是在無形中藕斷絲連了。

妹，這些友朋間的結，我們何用說他。我敘述這事的原委祇是隨手談說我求學期間的苦悶。在你，野心頗大的你，聽了或許也有所裨益罷。

續後，畢業期屆了。我在這最後的一幕中慘淡地，冷落地渡過我的學校生活了；以後，是茫茫的人生大海了，是我生命史的第二頁了。

這是：

在畢業禮舉行的幾天前，我們同學們被動地發起募集「紀念堂」的捐金來。這樣，

是於各方面都有利的：一方面，在學校經濟支絀聲中能籌出一宗款項來建築一個講堂；一方面，學生們在「紀念母校」的大題目之下，經了這最後一次慷慨的捐輸，以後，他們是可榮歸故鄉了，是可以在社會上爭一個位置了，甚至有的學生們還可在這個高帽子之下，向他們老鄉的祖上公產中領得一筆錢，或每年分到一些豚肉羊頭之類；或許，這幾年求學的些少的資本，將贏得更大的利了。那麼，一個學生如果鄙吝地不肯捐一點錢在這個義舉——公私互益的行動中，他是很可惜地自願糟蹋他的機會了。（這是學校當局者的說辭。）

189

妹，對於他們的偉舉的詳細的經過我是不能明晰的。（這是學校當局和一些富家子弟在祕密外交後纔發表的。）在校長的意思說來：既然我們上一級的同學已有「紀念亭」之設，（並且還有紀念碑上的題名來留下自己的名字以垂之不朽呢！）那麼現在我們的建築物是應該援例舉行的，並且至少對於規模還應擴大一點；否則在學校和學生的名譽上是不好的：因為這是退化的表示了！——妹，真的啊，退化真是不好的現象

啊！尤其於知識階級的名譽更加有礙啊！於是，在一個日裏，一位級務主任是被委派來指導學生們開會了，一位家產巨萬的同學是被擢升爲主席了。接着，一陣喧囂就飄過了全個講堂。那時的我祇像旁聽般的呆坐在那裏，我心不在焉的全不關心他們說些什麼，偶然，當我的眼光和注意從野外飛回時，聽着我們的指導者是說着話了：

「這樣，請不贊成建築紀念室的同學們快點申說理由罷；否則應付表決了。」他顯然忍不住同學們這種遲鈍的舉動了。

經過了主席照樣的翻譯，不出所料地這個贊成的議案是照例通過了。

議案通過以後，那是應該討論着款項籌措的辦法了。自然，第一應該認定的贊成建築物議案的完成同時也就是肯出錢的表示，所差的只是款項多寡的決定罷了。後來，第一個問題總算解決了。大家同學們的捐輸是應該一致即是平等的。這是具有極大的理由。其次，第二個爭論點也莫明其妙地被分成兩級：每人認捐十五元或十元。終於，也照着這個巧妙的議場法付之表決了。結果，在同學們的動搖的混亂的舉手中，據說兩邊各佔

半數。好了，我們的級任先生就會歡悅地來請主席做最後的決定了；那，十五元的議案是很容易的被決定了……宣告散會。

聽說後來的主席還在自私的，慳於義舉的一些同學們的喃喃怨語中申訴他的冤枉：他是主席，他是被注視着，（而且他是富家子弟呀！）他的行爲是應被原諒的。是的，他應被原諒與否，我卻不管。但是突然，「弱肉強食」這個可怕的念頭忽然浮上我的心頭了。人，果是這樣滑稽的動物麼？

服從這個多數人的盲目的錯誤，和滿足幾個野心家的釣名的舉動，我頹然地，忐忑地又把這個問題提出於家庭了。——妹妹，這時我家已更在重壓下過活了；明瞭的印象所留給我的是：父親焦躁遞增，母親更憔悴了，我呢，一剎時一剎時祇覺餓虎在肚裏打滾。

父親反非所料地努力着把款項東一塊西一塊像破衣掇結般的聚攏來，他說：

「還了這末次的債項，以後便可完了！」接着呼出一個長長的氣。

真的，他的壓在心上的石塊是將要捨掉了。這一次文憑的權威也把他變成緘默哩。

最後，我更以一段天真的釋氣結束我的學校生活了。我寫了一封頗爲真摯、懇切的請求書給父親：（因爲我不敢而也不能口述的緣故。）我說無論在我心的希求上或爲父者在愛子的心地爲兒子未來的計劃上打算，都有再行求學的必需的；我說，我的年齡太少（那時我畢業只十七歲），對於生活和社會還太缺乏經驗的；我說，中學畢業的生活是最可憐不過的，他們可就的職業是最狹限的；他既不能像小學畢業生那樣便利和願意插入工商界（指小資產的說；是怎樣的一種地位思想啊！）也不能像大學先生們那樣的容易的在政學中混飯；我說，社會上的地位是有限的，而現在由學校的機輪中製出來的學生卻是整批整批的出賣，將來的中學生是必會到處受到大學生的排擠啊；（可憐的所謂教育啊，那時想。）我說，如果我要走到社會去，我也只得去當小學教員了，而小學教員的可憐的生活卻是父親所親知，所經驗過的啊。最後，我又把我的希求說出來；我請求父親以我求學的名義在富有的親朋間要求借款，然後我將以半工半讀的狀態再渡學校生活。

妹，我這種以一時的熱望做最後掙扎的豈不是夢想麼？對於這種淺薄的見解與可笑^多的舉動所得到的只有一定的結果。這就是說：只有失敗的一途了。你想，這在父親已是不敢和不能爲了；就是真的向親朋借貸，他們就能惠然賜與麼？親朋是只有建築在相互利用的基礎上的。貧窮，衰弱的我家既不能受惠於人；懦弱，傲性的父親又不能熱心於給人利用，那麼，建築在互惠基礎上面的金錢就會給我們送來麼？這，你看後來爲你的學業之故，我向至親的成千成萬家產的姨母借款，而結果只無補於我們也就知道了。

失敗！失敗！我祇贏得在冷冷的灰暗色的父親的面孔下流出一滴懇切，真誠，愛子的眼淚來，餘下來的只是一個空虛！

*

*

*

妹妹，讀完了這篇故事後，你可很明瞭在你小學畢業後爲什麼你要求父親再給你升學而在家庭間重翻起一陣小風波的緣故了。關於這件，父親是堅決地不給你再讀的，母親雖很愛你，但也因不信仰「新女子」和「好也總是別人的」這些觀感也抱着不

甚贊成的態度；就是熱心地庇護你在她家鄉讀了整個小學時期的姑母，這次也因事態之較為重大而不敢做主了，環顧四周的人都提反對論，你是陷於孤立的地位了。但，久客姑母家的你，也能知道家況的沈淪麼？也能知道家庭在速度的崩壞中已非以前可比麼？大約是「物傷其類」的原故罷？精神受壓迫的痛苦已使我永生不能忘記了，對你的計劃在四圍的反對聲中我自然獨表同情了，所以，我明知其無效，也還在親朋間為你宣傳和活動；而其結果，也適如所料的在可悲的被蔑視中失敗了。然而，妹妹，一個獨步着向光明的螢火蟲雖在黑暗的深夜中牠也會把牠的光明失掉麼？這是不能的啊！爲此之故，我更利害的在人叢中鑽動了；爲了你被繼續的學業和我們生活的消耗，我在教育和文字中奔波着；爲要換得金錢之故我榨盡我的心力與腦血。生活雖在背負千鈞的馱載下憔悴地爬過，而我，你，社會也會像螞蟻般的緩慢地蠕動了。

* * *

是熱鬧的W市的手在遙招我來，我隨流飄蕩般的北上了。然而我的心是那樣的窒

息，我的呼吸好像是停止了。光明在我們的眼前只如電光一閃，所留與我們的乃是夢幻過後的悵惘，無聊與苦痛；重重的厚壓留在我們的心頭。我們的朋友們是逐漸的升官發財，威風，死亡，下獄，逃散了。往事有如雲烟；而我們就是濃黑的烏雲過後的陰影。心情既死，死生，思想更只能在這個匣子般大的腦裏活動，澎湃，以至炸裂了。啊，好悶人的天氣啊！

妹妹，在這一切幻滅的時期中我只深深地印着這個不能遺忘的可愛和可憐的妹妹的身影，我深深地感到激動，悲哀，以至流淚了。我覺得我在社會的渦旋中打滾的是不值得矍矍的，惟是你，對於社會上的生活鬭爭尙未十分了然的，你的見識和腦筋尙未充分的，你還只是一個天真無染的好寶寶；這使我真覺掛記啊！雖然前事已如風流雲散，你一個人犧牲之小較之全般的是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可悲可憐；而你的意識總會跟着年齡漸達強健之域了，但我總深深地覺得煩愁。這若起我往事的低徊，這使我聯想起我們這對可憐蟲的失學，雖屬在事態的兩面，而究其總因則總有共同的基礎的。妹妹，無論我們在一起或是離開，無論我們的學業是積聚或分散，讓光明的繁星瞞住我們的眼睛罷！

四 畢業了

王 英

幼炯愛哥：

校裏定於七月一日放假，我們是初中畢業班，特別提前考試，大約六月二十左右就能結束畢業考試，算來距今祇有三星期了。同學們都預備着升學，也有預備幹事的。而我呢，升學嗎，錢在那裏？幹事嗎，往那裏找？卻又怎肯承認「船到橋門自會直」的一句懶話？幾日來我的思維是紛亂，我的神經是麻木了。

幼炯哥，我的身世，我的環境，有時你也能對人口述，但這還須是外圍的景象呵。我的內在的痛苦，這茫茫天地間除了我自己以外，可就沒有一人知曉了。唉！越是沒人知道，痛苦也就越深。我講到這裏，我想到那裏，不禁對你哭了，我要把數年來蘊藏在心底裏的至哀，帶淚帶寫的告訴你。因為除了你——知我的哥哥——以外，我沒有別一處地方可去發洩，可去訴情。雖然有時感情湧上來，會不知不覺的摸到荒草裏去伏着叫哭，但無情的

宇宙，愚頑的草木，從沒有一次給我一聲答覆，一毫慰勸呵。

炯哥，屈指算來，我父親亡過到現在，已有七個年頭了，我只記得那年——幾歲記不起——新月裏，爸爸囑咐媽媽給我整了衣，洗了臉，跟他到W鎮去看龍燈。爸爸緊握着我的小手，我便在人叢中的腰部穿來穿去。這種景象，現在溫暖起來，好像是在夢裏。唉！炯哥，仔細想來，人生的意味，祇是淒涼，祇是幻滅，否則，愛媽媽愛弟弟愛我的他，為什麼早早的輕易和我們決絕，頭也不回的自跑自路呢？

炯哥，我們家裏，本來就毫無盈蓄的。一家四口，都靠着牠——我親愛的爸爸——一手所入，餘外的五畝田七畝桑地，也不過小爲添補而已。當時爸爸在H鎮做布號的經理，那邊的生活，很有把握，滿想把田地一齊賣去，搬到H埠去住家，後來經媽媽的爭吵和二伯父的勸阻，才中止了。唉！那裏會想到這親愛的田地，會變成爸爸的替身的呢。

炯哥，我很奇怪，人們都喜歡戴上假面具，而且這副假面具，有時竟和本來面目相仿，使人不易辨白。我爸爸死去的第三天，因爲辦喪事，家裏頓時熱鬧。三位伯父伯母和許多

親鄰族友都來吊唁，把爸爸的名字都穿在嘴上，把他的病根和死狀，盤問得很詳。同時都用深情慰貼的言辭，來勸導我掛着淚的母親，把弟弟和我看得十分鄭重，由哀憐而愛惜到萬分。這時，炯哥，他們就成爲我們唯一的愛護者。我們便把他們當作理想中的信托者了。這該是錯的吧。過了第三天，這許多眷族，好似集在樹上的烏鴉，到了傍晚，一陣陣的散了去，祇留下媽媽，弟弟，和我。新的愁象佈滿了屋內的空間，說不出的悲哀占領着我們的心底，我們很明白愁苦之途，已在面前展開。凶惡之神便就要用他的武器，挾迫我們上道。母親握了我和弟弟的手，嚎啕大哭，一個「苦」字，在她的喉頭梗住了，連氣都透不轉來，我那時雖祇十一歲，很覺得爸爸這一去便不能復來。也對着母親，仰面嚎哭，後來弟弟也哭了。唉！世上真還有無父的人？此後一星期，母親便囑咐我們進校。她如比以前更愛我們了，當這次進校，她很不放心的樣子。吩咐再三，一直送到門外才戀戀回頭。我伴着弟弟在路上走，四圍的草木都呈出暗淡色，風匿在樹梢迎向我們苦笑。河水也凝着臉。田野的農夫吟出哀感的曲子來表示傷悼。日頭在掩着臉暗泣。烏鴉打眉梢掠過，嗚咽着對我們說：

「苦呵！苦呵！」我不禁連連滴下幾顆酸淚來，一進校，更覺得我們和同學是不能比擬了。尤其是我們的麻鞋，白帽頂，布袍，使我們明瞭所處的地位。炯哥，此後的我們，已變成天下最傷心的人了。

我十五歲那年夏季，在F高小畢了業。前面頓時現出兩條路：一條是學藝，一條是升學。這兩條路在母親的腦海裏盤旋着不止一年，她的決定是學藝，但是，炯哥，那時的我，已很明大勢了。在我的認識中，學藝是黑暗之途，升學是光明之途。我哀求母親，放我升學，我每次開口之先，一定要在肚裏轉輾了不少回數，起了劇烈的爭辯。炯哥，我覺得這種要求，簡直就是要挾，就是壓迫，因為我知道我家除了五畝田七畝地以外，毫無所入。而且每年總要按例的介三十塊錢給二伯父做息，不過，這時我總信人們的美滿的生活，是從困苦中得到的，而且從困苦中得來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才有回味的價值。我捶胸，我奮臂，我預備上戰線，預備伏刃。不顧一切，更不顧目前。

「母親，如果我走了前一條路，那麼三年後出了師，所入也很微幾，我們沒本的人家，將

來是難望創基立業的。母親，你若到街上去訪問一下，便曉得他們——商店夥友，工廠工人，多祇光能糊口，家庭是全顧不到的。倘若父母拿錢給他們娶了妻，馬上要受着壓迫，我常常聽他們說什麼『肉皮都帶脫了！』無妻的自由呵！與妻子只會用錢不會賺錢』一類的話。我如果走了前一條路，我們的門戶，怎能支持？而母親你呢，就要過人世全部的痛的生涯，地下的爸爸，怎能安全瞑目？至於我和弟弟的命運的決定，當然是依人作嫁，一世過牛馬生活。媽媽，這條豈非是絕徑，豈非是死路。反過來說，我現在耐着苦，進了中學，出來就可找較大的事幹，拿較大的俸金，算是三十元一月，那麼不消幾年，現在的一批賬款馬上可以償清，母親也可過些安閒的日子，至於畢業後——限初中說——能否找着事做，那是另一問題，祇要我痛心下苦，學就後自然不愁沒事做。母親，我也爲你着想，爲全家着想。你是愛家的，一定不願家身沉墜。請你擱開眼前，顧着將來，允許了我的請求罷！我在S中學開學前一星期迫急而且懇切地說了，呵，炯哥，這天下最難找人間最慈悲的母親，她卻也就恍恍惚惚的答允了下來，她望到將來，好似得了。

解放。頓時放開愁容現出微笑了。她不過說：「眼前進中學的一批款子呢？」當夜的議決是和二伯父借一百元。第二天清早，我和母親說了。免強壯着膽，老羞臉，跑進了二伯父的房，縮了出來，終於又跑了進去。炯哥，這時的心，好像風平浪靜的水面上，忽然起了颶風，達到十二分的震蕩。二伯父倒很自然的叫我坐，於是我坐了一百元的數目在我腦海裏迴旋着。一百元！這是多麼大的一批款。我一時起了內心的議論：如果講了，人微事重，但不能得他的允許，還要被他暗笑，輕鄙；不講呢，難關就不能解決。暗笑，輕鄙是一時的。而且像我弄到這樣地步，窮蹙到這般光景，恥辱，鄙薄……都應該要碰到的。我很安閑的準備給他拒絕，給他申訴。於是我擡頭看他了。呵！多麼和霽的面色。一副圖書頓時在我腦裏展開：「大伯，二伯母，椿雲哥，阿幸，二伯，大家掛開了嘴，圍坐在大伯家中堂裏閒談，哄笑。尤其是二伯，更手舞足蹈着。桂寶嫂子走了進來，也加入談笑。沒有多時，二伯便對桂寶嫂子發問今年的賬款。她囁囁而且膽戰了，二伯的聲浪頓時激烈，面色頓時嚴壯，會變到和以前相反的程度。」我愈加驚慄了。使他和霽的面色變到冷嘲，厭惡，鄙視是多麼犯不着的。

事而且從和霸變來的冷嘲，厭惡，鄙視是多麼難受的呵！但我的良心已追逼我到碰壁，我低下頭來，戰抖，驚惶……裝出從容的態度來和他講，一分鐘後，我比較舒快了，我已把我所要講的都搬出了口，雖然拒絕或允許我還不能預測。後來還是他自己跑到我們房裏和媽媽講定，我感謝他肯救我的急。我祝願自己有了生路，直到一月後大伯母私對我說，他曾對別人說借錢並不爲我讀書，因爲母親皮氣爽直，不失信，年年不少一文的把息介給他，並且有兩畝田單契爲抵，每月二分半利息。炯哥呵，他是我爸爸的親胞哥呢！

我在S中學三年，成績總算不差，尤其是自然科學，感到極有興味，教員也常加獎勵。可是我常常發生疑問，怯於向教員去探究，以至不能作更深的進取。我常常這樣阻止自己：「窮到這般身等，快要出醜了。再向教員去嚙嚙，他准要厭惡你了。」至於對同學方面，非但不能親熱，卻大大的抱起仇視來。他們的心目中，有了我這樣的窮鬼在裏面，什麼事都要礙手。他們無形中團結起來，我要免去被排擠的苦難，祇有自行讓步。以後連級裏的正式會團，都把我除了名。但另一方面，我卻也正不能供給這許多會的費銀，我是很可憐

的落伍了。這以後，他們非但不憐惜，且看做「打入籠中的鳥」，常常有意無意的向我取謔，橫加凌辱，每到忍無可忍的時候，我便咆哮着起來反抗，甚至毆打。每次的毆打，我總是失敗，受辱。從屢次的失敗中，我以後竟得到一種教訓，就是：「壓迫對無抵抗力的東西是始終屬於勝一方面，壓迫對有抵抗力的東西是始勝終負的。」因為我相信我在最近有一次爆發，會要使他們屈服。炯哥，不過我又不解，「人類是富於同情的」，為何在人類中間還會發生「壓迫」「屈服」的現象呢！而要去此「壓迫」「屈服」的現象，更有什麼方法呢？

自進S中學，每星期日總要跑回離校十多里的故鄉去看母親。本來平時就沒有一刻開顏，到了家裏，常常一進門，看着母親的一副愁臉，便嗚咽起來。弟弟也大起來，常常和媽媽吵鬧了，我直到現在，還是和媽媽同床睡寢。有時和她談天，很夜深了也會一齊哭起來，把弟弟驚醒來也加入哭。星期一的一清早我就起身，媽媽每回總要從枕下抽些錢出來給我做零用。但我曾經暗地發過誓言，我不忍再去虛費她那每個都含着血的銀錢，

我那敢接受呢？

第二學年下學期的學費是媽媽卸了一副耳環，連外祖母從前給她的珠花，和媽媽自己的幾件綢衣，我做三次跑進城去兌當來的，一共付去五十二塊學費，留三塊買書筆外，餘多九塊都給母親做家用，這一學期過去了，下一學期又來，這便是我在初中最後的一年，在開學前三天，母親眼裏含着熱淚對我說：

「崑生，你校裏開學之期又到了，自然，應當繼續求學，我牀頭還有五塊錢。你一共拿去罷！你年紀也不小，家裏一切想你能明白了。這幾年非但田禾失收，做的絲大大的跌價，而且今年銀糶又要先一年征斂，物價天天飛漲，人工年年增加。你不讀書尚且不能支持，何況你五塊錢一共拿去罷。餘外我已爲你費盡千慮。二伯那裏去年的息都未付清，這條路是走不通了。大伯，三伯你平時也曉得。你寄母那裏呢，這幾年你寄爺沒有事，連自家都顧不到。餘外你想還有那裏可以設法。本來，你舅父，他們這幾年店裏多錢，很可以商量借些，但是，你看他們這幾年見我家窮了，脚跟都不踏上來了，其實，我窮死也

不去累及他們的！從前你爸爸在世的時候，他們店裏虧本，他每年來借，我總看爺娘面上，儘量的補助他。唉！『人家求我三寸雨，我求人家六月霜。』這句話爲什麼這樣準確呢？峴生，我是另無別法了，倘若我的骨，皮，肉，值錢，你就剔割罷，我一毫不怨你。爲了你，我的心比放在油裏煎還難受，我不是連着兩夜爲你沒有合眼麼？峴生！我不知生前究竟犯了何罪，叫我受這樣的苦楚，自從到你們王家二十年，從沒有一天享受快樂，心地平安。痛恨當年爹娘瞎了眼，把我葬送到這墳墓地。峴生，我活着比死難受得多呢。」她一壁講，一壁流着流，幾陣酸楚，我不覺也陪淚了。炯哥，我聽這段話是怨恨悔喪到了極點才講得出來，我相信到死都不會忘卻的。

記得十五歲那年冬天——臘月底，醬園裏來了一個夥友，向母親索那欠下的十二塊錢賬。母親無法，走去向大伯借來付了。後來夥友出了門，大伯便很負氣的跑來對媽媽說：

「四嫂，我們王家在外面的牌子，到還響亮，爲何連油食賬都上門來討給人傳了出

去，豈不坍盡幾代的家名！你們要出羞，儘可到別地方去，爲何一定要在祖基上滴瀝，敗壞祖宗的名譽？本來兒子讀書是要看門第，照力量的。你們也配讀書，那麼阿幸的兒子也可讀書了，自己連一點主張都沒有，崐生要怎樣，就給他怎樣。會昏昧到這般田地，唉！總是王家的氣數已終，所以出你這乖婦來敗亂家門。老實對你說聲，十二塊錢我是爲遮祖宗的面子，外面的名譽，本來我有錢藏在家裏不會生霉，緣何要借給你們？」他說着拿着長烟管，邁步出房。母親聽了這一段話，呆木了，癡癡了。幾分鐘後，霹靂似的哭聲在她喉頭湧出，我更無話可說，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我滿想肆情一哭，但我抑止了自己，不使出聲，我要跑到沒人地方去發洩，我不顧媽媽了。在昏漠的天色中離開村落，一口氣跑到爸爸墓前，伏上坟，一面嚎哭一面把頭在坟上撞。我承認我們這樣被人恥辱，羞罵，爸爸一定也會在裏面發怒，我憑着頭顱，要把墓殼撞成洞給爸爸跳出來，同時變成三頭六臂，先把大伯吞噬，再把世上的萬惡的欺貧壓苦者一齊嚙下，讓我們這些被壓在千仞層下永遠不能喘息者一齊爬起來，攜着手歡呼，舞蹈，一刻鐘後，我的聲啞了，頭麻了，

我不能打成洞，我不見一毫動靜，更不見爸爸出來，我失望了！我不願回頭看那瘴惡的世界，更不敢再走上人生之途。我倦極了，我躺臥在幽默裏。

次年的冬季，弟弟在高級小學祇讀了一個學期，母親便主張要他學藝，託三伯父把他送到B城K工廠裏去。在進廠的前兩天母親已給他的行裝被褥弄得端端正正，並且給他新添兩身衫袴，又備些蜜食，糕菓——是弟弟平時最喜喫的。當夜又給他補了一雙襪子，因為明天一清早就要去趕上接到B埠火車的小輪，所以經媽媽和我的一翻切實的囑咐之後，母親就暖了火，命我陪他先睡。但我怎能睡得去呢，隨後我見媽媽獨自在燈下飲泣，再不願意回進帳來看那行將被命運奪走的弟弟，我也想到從壓迫中長大來的弟弟今年纔祇十二歲，從沒有一天離過母親，今後便要遠離，去遍受人世間的痛味，不禁也伏着枕滔滔流淚。這是極嚴寒的一夜，北風在屋外呼嘯，迫得屋的四角都格格地作響，好像是報告弟弟的前程是這樣嚴肅而可怕。我和母親一夜都不能合眼，黑暗跟着一滴一滴的淚流過去，還帶着六七分異暗，媽媽就離開床去弄粥，我想此後便很少和弟弟談話

的機會，從夢中把他催醒來和他親熱。晨雞喔喔的催曉聲中，我給他抹一抹眼睛，冒寒跳下牀來。後來三伯進來了，接着船夫也縮着頸子進來，噤着對媽媽說：

「這麼寒的天氣！怕河裏結厚了冰，小輪不會開駛的吧。」

後來不知怎麼一回，終於在哭聲中把弟弟送出門。

今年春假中，母親打發我去探望弟弟，於是我得跑進那森嚴的工廠。我在門房裏足足待了三個鐘頭，然後見他出來。呀！炯哥，別來不到半載的弟弟，竟使我幾乎不能再識了，他本是赤團團的臉兒，活溜溜的目珠的一個可愛的孩子，於今卻變成病態般的身體，乞丐似的形容了。穿着的藍色工人制服，骯髒得不堪屬目，頭髮有兩月不理，積着塵灰，聲音是這樣的顫抖着。

「阿哥 我回家去看媽媽！」接着執淚連連的滾下來。

我悲哀得無言可發，去握他的手。可憐那只滿橫着傷痕的小手，還沒有給我觸到，他就趕快縮了回去。我引他出廠來，揀一處靜僻的草場，同他坐了下來問他：

「你在這裏喫苦？」

「喫苦，我要回家去。」

「回家去更喫苦，媽媽不要你回去。」

「不，回家去學種田，沒人打我。」

「那個打你？」

「工頭，他每天都要打我。」

「爲什麼要打你呢？」

「不做就打，做慢了也打。」

「你爲什麼不做呢，不做快呢？」

「我痛，我痛得不能動手！」

「……………」

「阿哥，我痛！」

我回家把一切都瞞着母親，報告說弟弟是平安無恙。炯哥，我是欺騙了母親了，一方面又屏棄了鞭笞之下的弱弟了，我的心是何等地創痛呵！但我更有什麼方法呢？

唉！一切一切，我也不願再講了。意識重又回復到「畢業後之出路」的一個問題上來，這真是我目前最大的難關。也就是終身的判決。如果發現是「無路可通」，那麼，我將怎樣呢，母親將怎樣呢，鞭笞之下的弟弟又將怎樣呢？然而，炯哥，我正已發見了「無路可通了！」我的血由沸騰而澎湃而快要爆炸，我的髮已豎，我的臂已裂，我再不能執筆了……



中學學生雜誌叢刊

- | | | | | | | | | | | | | | | | |
|--------------|--------------|--------------|--------------|-------------|--------------|--------------|--------------|--------------|--------------|--------------|--------------|--------------|--------------|--------------|--------------|
| 16 | 15 | 14 | 13 | 12 | 11 | 10 | 9 | 8 | 7 | 6 | 5 | 4 | 3 | 2 | 1 |
| 哲學與社會科學 | 世界面面觀 | 中國面面觀 | 我的旅行記 | 都市的風光 | 人物與事業 | 偉大的人物的年少時代 | 火與手 | 發掘與探險 | 史話與史眼 | 數學與天才 | 英語的學習與研究 | 寫作的健康與疾病 | 讀書的藝術 | 學習與鍛鍊 | 給中學青年 |
| 朱光潛·高覺敷·祝伯英等 | 胡愈之·張明養·金仲華等 | 葉作舟·吳覺農·谷春帆等 | 王統照·許欽文·李宗武等 | 郁達夫·鄭振鐸·靳以等 | 徐懋庸·黃業封·徐調宇等 | 茅盾·巴金·趙景深等 | 向達·劉叔琴·祝稅江等 | 楊輝健·賀昌羣·周予同等 | 周予同·陶希聖·王伯祥等 | 陳建功·劉藻宇·章克標等 | 林語堂·方光燾·劉延陵等 | 尤墨君·葉聖陶·傅東華等 | 陳望道·茅盾·朱自清等 | 蔡元培·朱光潛·李石岑等 | 夏丏尊·金仲華·葉聖陶等 |
| 32 | 31 | 30 | 29 | 28 | 27 | 26 | 25 | 24 | 23 | 22 | 21 | 20 | 19 | 18 | 17 |
| 升學與就業 | 中學畢業前後 | 中學生的出路 | 中學生的切身問題 | 中學生的切身問題(上) | 游泳(徵文當選集) | 自己是燕子(徵文當選集) | 沒字的書(隨筆集) | 憧憬(隨筆集) | 投資(短篇小說集) | 三分鐘的科學 | 人與生物 | 化學與我們 | 從電子到宇宙 | 科學的創造 | 科學的創造 |
| 畢雲程·鄭振鐸·劉藻宇等 | 倪文宙·艾寒松·樊仲雲等 | 辜錫琛·胡仲持·汪靜之等 | 薛克非·徐潤球·其揚等 | 萬榮·忍寒·蔣元樊等 | 朱瑞廣·黃元龍·李鵬翔等 | 朱自清·章文彬·彭雲珍等 | 雙子愷·夏丏尊·王魯彥等 | 葉紹鈞·巴金·徐盈等 | 黃幼雄·顧均正·胡伯燾等 | 顧均正·王勤培·陳嶽生等 | 鄧貞文·程祥榮·孫君立等 | 顧均正·王勤培·陳嶽生等 | 顧均正·王勤培·陳嶽生等 | 顧均正·王勤培·陳嶽生等 | 顧均正·王勤培·陳嶽生等 |

實價每册六角

開明書店印行

K 430

民國廿四年六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中學學生雜誌叢刊
“中學畢業前後”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編者 中學生社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四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口 開明書店分店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六一五號

